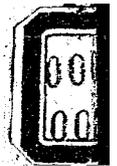


回想錄

(足本)





3 2286 1294 5

114
1021.29
16

回 想 錄

● 提 要

本書初不知作者爲誰。有友人供職於某機關。忽得一不具姓名之郵件。啟視卽本書也。細審封簽。似爲某軍事機關所發。余讀之既竟。乃知作者黃其姓。果軍界人也。黃君以醉心於共產學說。不惜以十一閱月之光陰。作此數萬里冰天雪地之共產遨遊。當時新俄實行共產政治失敗之餘。試行新經濟政策紛擾之初。天災人禍。險象環生。市虎杯蛇。荆棘遍地。黃君以九死一生。得歸故土。斯篇紀其見聞所及。舉凡俄政象之黑暗。社會之恐慌。黨派之傾軋構陷。與夫戰禍饑饉疫癘之慘酷。悉描寫而批評之。衡情酌理。立論透澈。要文尤精警。黃君誠飽學深思篤行明辨之士哉。宜可爲我國醉心共產學說者之當頭棒喝矣。願一學說之是非。一政策之得失。正可公開討論。以抵於完善。黃君以不必秘密而秘密之。此乃不可解耳。豈

(1) 要 錄 想 回

(2) 黃君以驚弓之鳥。深有所畏鯁乎。不知我國共產主義者。大多數皆智識階級。其行動雖傳說不一。要不致如俄黨之如此無賴也。以黃君之言之確鑿而成理其不爲向壁虛構。亦可無疑義。然則黃君何勇於前而怯於後哉。要之一學說之成立。足以引起世人多數之同情者。自必有其精神之所在。向者余之醉心於共產學說。初亦不亞於黃君。讀此書後。不覺懷疑滋甚。於是研究一種學說之外。更當及於社會之組織與其相沿之歷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共產學說本身是非之外。本書之足以供討論。昭炯戒。示來茲者。其功固不可沒矣。爰爲翻印。以廣流傳。校讎既竟。述其梗概如是。民國十五年四月陸友白誌

回想錄目次

- ▲自序
- ▲冒險遊俄失望之回顧
- ▲遊者對於俄人試驗共產政治之感想
- ▲旅行抵赤時之遙望羅谷
- ▲旅赤中之入俄交涉
- ▲旅赤中所得之韓俄關係
- ▲旅赤中入俄交涉之波折
- ▲途入俄之恐慌及所見
- ▲伊赤途中萍水相逢之俄良友
- ▲旅伊客館中之恐慌及所見
- ▲旅伊中同病相憐之華友
- ▲中國共產黨之構陷陰謀
- ▲黑暗中之一線光明
- ▲由伊西行之疑慮及華友之贈言
- ▲西伯利亞途中之所見
- ▲與蒙古寄書郵
- ▲風雪苦寒中之莫斯科車站終宵危坐
- ▲同志海通君之幸會
- ▲海通君之旅俄實際與收回外蒙消息
- ▲相偕為命中同志之維持熱
- ▲安居莫斯科後
- ▲次之俄新友
- ▲與俄當局會晤之準備
- ▲第九次蘇維埃大會之見聞及感想
- ▲蘇俄改行新經濟政策之主因與其世界革命之陰謀
- ▲勞農政府之所成功及其後志願之所以失敗
- ▲旅俄之轉韓與東方共產大學之所見所聞
- ▲中國共產黨之龍斷行為

917.418
 11/12

▲東方各國共產黨之擴張等 ▲勞農政府之舉棋不定與其對外運動之失敗

▲農政府蓋藏俄事之嚴酷手段 ▲俄非常委員會之殘酷及其偏私 ▲俄國巨災中遊者

回與俄外部之正式接洽 ▲非常委員會解散之消息 ▲保護智識階級之佳音 ▲投

想降共產之日本社會黨首領索俄與東方革命會議 ▲東方革命大會聲中之來客待遇取銷

目錄 ▲日內瓦經濟會議消息中之莫京物價 ▲對付東方革命大會邀充代表之計議

次 ▲東方革命大會各方代表之來俄與其傾軋之內容 ▲東方代表與第九次蘇維埃市會之

蒙古獻旗 ▲東方大會中中國共產黨之播陷行動 ▲東方大會之怪現狀及會後之

新組織 ▲東方大會中韓國老革命被擯之黑幕 ▲相俄為命兩同志在改變待遇中之

生活 ▲印度共產黨曼氏之無妄災 ▲民國十一年春之俄災情 ▲勞農政府治下

各階級之生活狀況 ▲新經濟政策中之俄國新資本狀況及其救濟法 ▲勞農政府之

紙幣世界 ▲經濟新政策中工業復興之企圖 ▲共產政府下之教育狀況 ▲共產

政府下之衛生狀況 ▲公共文化建築物與舊智識階級之生活 ▲禮拜寺與俄人之迷信

▲共產政治下之俄婦女 ▲旅俄華僑之鋒鏑歸生 ▲旅俄華僑曾與中國共產黨

- ▲畸零之華僑與俄人心目中之華僑
- ▲共產時代之遺聞軼事
-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之作姦犯科
- ▲各國救濟情形與俄國經濟政治實行後共產黨之消長情形
- ▲俄皇合家之遇難談與俄民戰因事災情之銳減
- ▲勞農政府對於出境保護照之故延
- ▲俄軍官學校之參觀與印度代表之出境令
- ▲由俄赴歐加簽護照手續之繁重
- ▲西俄至柏林道中
- ▲抵柏林後之俄事餘聞
- ▲遊者對於俄共產黨之思想手段與世界經濟革命前途之感想
- ▲遊者對於俄國式共產與中國國情之見仁見智談

回 想 附錄由哈爾濱循松黑兩江俄屬阿穆爾至赤塔遊記目次

- 目 錄
- 俄遊運動之盤根錯節
 - ▲由哈赴黑之行路難
 - ▲阿穆爾與赤塔途中
 - ▲中國八俄途徑與護照
 - ▲濱黑回與安嶺陸道之匪患
 - ▲俄國違背黑龍江航權條約情形
 - ▲哈埠及伯力黑河間之航路
 - ▲中俄天然境界與文野外觀
 - ▲黑河之金鑛與毛革
 - ▲黑龍江地質農業與墾植情形
 - ▲黑河商業驟盛之原因
 - ▲黃河之金砂業與銀行業

(3)

(4)

- ▲俄國阿穆爾省會之形勢
- ▲政變後之阿穆爾省狀況
- ▲阿穆爾省華工之攪擾
- ▲黑河鬻匪之橫行與其形勢之可危
- ▲阿穆爾省華人之慘史
- ▲阿穆爾省革命
- 回後政局現況
- ▲俄國前途之希望與其兵民之堅忍
- ▲起布林工廠之工作
- ▲在車
- 想
- 中與俄人之談話
- ▲朝鮮要人感嘆之言
- ▲阿穆爾與後貝加爾省之於我國紙幣
- 目錄
- ▲阿穆爾至赤塔之所見
- ▲赤塔之各機關與路政
- ▲東俄與歐俄兩政府之關係
- 次
- ▲俄商多與華人合資經商
- ▲赤塔政府之組織
- ▲遠東共和國之黨派及其政府人物
- ▲赤塔之教育狀況
- ▲赤塔之財政
- ▲歐俄之災荒消息
- ▲赤塔政府之國際貿易概況
- ▲我國對於赤塔國際貿易應取之政策
- ▲赤塔華僑會之爲奸八盤據
- ▲赤塔之華僑工會
- ▲赤塔之公商

回想錄

▲自序

余於民國二年八月初間（即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八月）首途赴俄九月中旬渡黑龍江入俄屬之阿穆爾省會十月杪抵赤塔十一月初抵莫斯科至次年之二月中旬始由莫斯科西出柏林在德法間盤桓兩月乃循海游返回統計此行凡十一閱月而旅俄殆七閱月有奇其時正當俄之革命事業由戰爭而渡入和平時代又在饑饉瘠瘵之餘可怖手段仍未解除社會人心依然岌岌歸國後每與見訪友人談及當日點滄與所聞所見皆以爲是有史以來不數之劇變其試驗一切經過關係於世界進化前途者甚巨大可錄其概況以餉國中之留心俄事及有志改造本國社會者因屏絕諸務以匝月之功錄成此帙緣非有統系之調查故不復別爲類目且皆屬於事後回想祇能就所知而未忘者依次拉雜書之至關於政治組織因專書甚多未以附贅脫稿後詳閱

(1)

(2) 回 想 錄 自 序

一 適意殊未愜衷藏以至於今而相知者展轉借觀皆以爲無守拙之必要爰再檢出付之手長俄國今之政治已着着放棄其產恢復資本以裕經濟絕非當年之比雖其現勢猶未完全脫離神秘時期然一切真象亦漸顯露於種種舉動中且中西紀錄言之者亦復不少證以近今事實似夫當日觀察尙無太過歧舛之感留心俄事者得此互證一切前因後果或可得其大凡至其中評論之詞本個人所見充類而盡之見仁見智闕者或有異同是是非非在所不較對人瑕疵之處則守忠厚之旨姓氏悉隱其真其於公衆有特別關係而應秘密者亦從其略若夫記者爲誰所以不明表者蓋吾之爲吾知我者當具知之其素不知我者不願其以知而復知我則非有所忌怯也

民國十三年五月

記公識

回想錄

▲冒險游俄失望之回顧

余厭見中國社會之惡濁。重以性剛材拙。與物多忤。久有避地之懷。瞻觀斯世。如內

國者。以爭權攘利之結果。早釀成兵匪遍地。無一片乾淨土。即深山大澤。亦恐無吾人可以

整頓耕食之鄉。至於國外。無論種界森嚴。不能容吾輩插足。就令不拘畛域。而拜金影

響。與夫資本流毒。米珠薪桂。亦非吾輩措大所能堪。誠夫生當亂離。進退失據。不圖

天地之大。乃令人有容身無所之悲。方歎天下滔滔。物極不返。不謂素以怪物著稱之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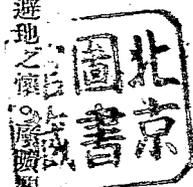
回國。乃有經農政府崛起其間。以馬克思共產學說。號召世界。環球之資本政府。與不操弧矛

想之龍斷豕。奔走駭汗。合全力隄防而錮閉之。猶岌岌若不可終日。吾乃不禁張目起舞。

錄以爲世之因不平而致不安者久矣。經此震撼。行見全世界風起雲湧。靡然嚮化。一切階級

畛畦。與夫彙併廢削所結成之惡果。將如秋風之於枯葉。掃地以盡。轉瞬雲雲衆生。各

(1) 得其所。將大快活。大自在。復爲羲皇上人。甚願皈依第三國際共產部下。爲之執鞭。



(南)

(2) 卽不然者。能於共產政治下。受一塵而容我。熙熙然於無機心之樂土中出作入息。亦大足以保吾真而返吾樸。果也。披荆棘而達天台。天如人願。但惜乎探驪珠而獲魚目。事

回竟違心。迄今仙境歸來。苟延殘喘於外族鼻息下。墊居兩椽矮屋中。於握管錄此編時。

想每際夫壽譽蒸人。疾揮扇而汗仍泉湧。然回想則此十一閱月數萬里之共產遨遊。今反覺錄出幽遷喬。大有此天字而彼地獄之感。嗟乎。豈吾生成俗骨。不足以作仙槎耶。何相期

之殷。而相伴之左也。猶憶方吾之未入俄也。以景仰共產政治之心理。平日在各報紙中

。對於俄國事情。特爲注意。但當時傳達俄國消息者。祇有華俄與路透社兩通信社。路透社

社爲資本家組織物。余不敢信其言。華俄社亦偏向於共產。究有無畸輕畸重之弊。吾亦

未敢武斷。此外由西報轉載者。時日展轉早已陳腐不堪。至於有人之先我而人俄者。亦

復音書梗阻。偶有通信。除對於主義學理。稍有敘述外。於政治進行。究至於如何程度

。俄國之現狀何若。共產之成績與得失何若。則毫末提及。余竊疑此等現象。皆於由各

國所抱之封鎖政策使然。就封鎖之是非得失而言。余以爲共產主義。方在試驗中。果其

不善耶。切膚之痛。人羣將自拒之。又何勞於政府之封鎖。果其善耶。馬克思學說

。早普遍於世界。既不能焚書坑儒。形式上之封鎖。又何損於主義之流播。在中國政治人物。向抱人云亦云政策。惟強者之是步是趨。所謂傀儡登場。無足議論之價值。獨怪夫歐洲之所謂大政治家。經歐戰之教訓。亦復眼光如豆。欲以隻手掩盡世界人耳目。豈非令人大惑不解。耶共產消息。已不足以供吾之咀嚼。吾於是乃有自入俄國。以圖飽沐共產膏澤之思。而囊空若洗。告貸無門。萬里裹糧。欲行未得。幸遇良友慨然助以資斧。又爲介紹之於俄代表倭林。得其贊助。始有成行之望。顧政府方盲從各國之防範過激政策。禁止個人入俄。關津搜檢甚嚴。非藉護符不足以言出國。念護照游歷。事極尋常。況余雖屢徵秩間員。而以官吏資格。加以自備資斧。乞一出國允可狀。或者不成問題。回。不謂齊既上而政府乃竟藉道阻且長之說。力阻吾行。吾憤恚之餘。乃有繞越關津。以想圖飛渡封鎖線之計劃。顧念異言異服。情意難通。萬里羶游。不易孤舉。以此嘆其鳴矣。錄。廣求友聲。冀獲辨人。相與提挈。不謂南北奔馳有一月有奇。而探險之迹。乃如歌曰雪陽春。竟無和者。誠乎非常之源黎民所懼。難與庶始。庶物恒情。至是吾乃知吾之欲入虎穴求虎子者。當以獨立進取。不然復有所恃於他人。於是往昔委曲求全之計畫一概

(3)

(4) 付之九霄。決意隻身荷糧。抱定見步行步本旨。堅恣以求達吾目的。乃姑息吾之家人孀子。輒又日訪求俄國饑饉疾疫與內亂消息。聒吾耳鼓。欲以止吾行。而愛吾以德之友人。回亦謂沿途荆棘危險滋多。不如留此身以有待。即昔允力爲贊助之俄國總林代表以吾不獲想政府護照恐中途有失。致起中政府之責難爲邦交之障礙。亦拒絕發給介紹書。吾以爲天錄災流行。國家代有。水旱疫癘。何篤俄國爲然。至於內亂消息。考之圖籍。悉在四郊。西伯利亞鐵道。並未斷絕交通。則所謂險阻。必係無稽之談。喉粗糲。受艱苦。吾所優者。國境數千里。在在可通。但得偷渡陳倉。在共產政治下。無國籍。無種族。無掠奪。無猜疑。飲食雖不免困難。而精神上必得無上之愉快。因此赴俄之阻愈甚。而吾赴俄之志趣乃益堅。託妻子於知交。備身後之遺囑。飄然遠引。不以一切縈懷。果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至濱江時。以友人之力。焉得駐在是間俄代表之介紹書二紙。又遇有善於俄語之友。以職務事將赴遠東共和國調查經濟事。天假奇緣。余得附驥以進。爲避免滿洲里惡探之偵察計。友並曲從余請。相偕循松黑爾江。渡俄屬之阿穆爾省會入俄。以兩閱月之時間。在冰天雪地中。備嘗險阻。始得前達赤塔。初以爲一達赤塔。前方便

是坦途。不料展轉多時。在瀕於絕望中。卒賴在莫斯科友人海通君先容之力。又經幾許恐慌。始得遷往農政府所在地。至是則所謂共產政治。已靈光巋然。而政象黑暗。社會恐慌。旅其間者慮患操心。殆無異孤臣孽子。蓋俄人既試驗失敗。在資本國包圍之內。人心浮動之中。風雨飄搖。不可終日。爲求國際宣傳之效計。既不便以真象示人。爲防範陰謀計。對內對外。均不能不爲精密之監察。顧黨風太深。持法太酷。措施每矯枉而過正。耳目又偏聽而失明。遂致內則政刑兩失。民不聊生。黨內之不良分子。輒竄緣爲奸。無復忌憚。而所招致各方之所謂革命代表者。爲求取得金錢計。亦各持包辦主義。爭爲共產嫡派。每利用俄人弱點以行其權竊營私之謀。以此致革命資源之皆善地。而攻訐之事迭起。傾軋之風盛行。杯蛇市虎。草木皆兵。誣謗叢生。指鹿可以作馬。天威不測。座客每致爲囚。更有久列黨籍。本係同枝。失歡權門。遂遭冷眼。亦有同情共產。異域歸來。偶爾失言。永被留禁。似此進退維谷。生活無門。飲泣吞聲。露衣物以苟延殘喘者。亦不一而足。至此吾乃悉夫數年來俄事之所以成其爲神秘者。不在於列強之封鎖。而在於俄人之蓋藏。覺吾往昔熱望。已無殊擲片於滄江。而消息梗絕。伺察甚嚴

(5)

(3) 去留已不自由。言動又多忌諱。饑饉災癘。且復相逼而來。直不啻身陷重圍。楚歌四面。雖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僅給糜餼。款以上賓。然見聞所及。皆足令吾人生不快之回感。試思荆棘遍地。錦宮何別於愁城。方寸不安。珍饈何補於愉快。以視今日吾之爲吾想。吾尙可以自由操縱者。區區居室餘飲之奉。甯復可以得失計哉。

錄 ▲游者對於俄試驗共產之感想

竊吾之感想雖若此。而究夫俄事所以至此之故。戰禍饑饉。固爲其一種原因。而俄共產家之黨見。操切。與夫偏激。自是。四項弱點。要不能不尸其咎。至謂是即爲共產主義之過。藉此以證明此後各國共產革命之不可現。與夫共產政治之絕不可能。則吾尙未敢遽下斷語。蓋自由資本制度。苟無調節。其流弊必致社會生活極感不安。因而勞働者羣起反抗。以成其所謂社會經濟革命。此實事實之無可逃避。及夫革命以後。德爾塔後。而新政制以生。而此等新政制之要素。必根於革命之原因以立。此亦理之所固然。故將來資本制度革命後替代資本主義而興之政治起。即令非現俄國式之共產。然其必近似而不甚相遠者。要可斷言。適當其事者。須知革命是一事。政治又是一事。革命是破壞。

政治是建設。天下事莫不破壞易而建設難。在青黃不接。新陳代謝之交。任改革者。要必有精銳之目光。輔以適宜之條件。逐漸蛻化。乃可期克底於成。若顧預剛愎。壹意孤行。欲速不達。反動隨起。殆未有不失敗者。吾不解俄國共產家於既握政權之後。毫無準備。何以進行共產政治。乃必如是之急激。吾又不解俄當權之布爾薩維克。既倡行新經濟政策於後。復與資本家攜手。何以對於本國採取緩和態度之社會革命黨。竟不能妥協並進。乃必摧殘虐殺。如冰炭之不相容。更不解布爾札維克。既目的在於使人人勞動。何以所由途徑。又復破壞生產。向養成多數不勞動份子之途徑進行。更不解現在之勞農政府。明明係以少數智識分子。操縱多數之愚民而自臨其上。其所謂勞動專政。究回成立於何界說。倒行逆施。朝三暮四。洎乎人材消歇。百務廢弛。經濟不通。生機斷絕。想。資本家已盡。而勞動之利益毫無。乃自認手時錯誤。改變方針。取昔日神聖共產主義錄。而視為萬惡不赦之資本政制。改頭換面。一一復舉而行之。顏之曰新經濟政策。復觀顏號於衆曰。革命之後。必有反動。與其爲他人反動。不如自己反動。是以求濟於共產之手也。非目的也。嗟乎。果如是者。反動復反動。反動不已。吾恐共產目的。尙

(7)

(8) 不知達於何年。而布爾薩維克之所謂手段者。變幻無常。出爾反爾。朝令夕更。更隨之以刀鋸鼎鑊。已足使俄人趨於萬劫不復之境。刑者不可復生。斲者不可復續。以今昔之回政制相比較。爲固俄之布爾薩維克。撫心自問。何以對數千萬因釀成封鎖而死之飢民。想又何以對數百萬因反抗當日手段錯誤之政治而死者。改造社會。非所以求人類之幸福乎。果必如俄布爾薩維克反覆無常之手段。然後可達於共產。則種種人類罪惡。皆可假革
命手段之名以行之。而人道從而掃地以盡。是布爾薩維克手段之罪。且浮於資本家萬萬。
。吾輩願丐資本家之餘瀝。以了吾殘生。而不願共產之實現矣。

▲游者抵赤時之進退維谷

吾自抵赤塔後。所有自哈爾濱經松黑爾江入俄。沿途所見所聞之事實。業經錄爲長(詳
本書附錄)編。舉以告吾友。吾友又爲之登於某某兩報。以公諸留心俄事之人。願當日
遭際。頗陷於困難。所記者雖均實在情形。而感於妾身未分明。下筆時。輒覺間有非所
欲言。言不盡意之處。蓋在赤塔時。赴莫斯科之交涉。展轉凡二十餘日。消息沉悶。旅
况蕭條。窺察前途。勢已如蓬島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而默計歸途。在滿洲里之前後。

兩國偵探如織。搜檢特嚴。倘紀錄中或措詞不免深刻。或來歷稍涉嫌疑。偶爾不慎。均足以文字買禍。自嘆似鼠。不免畏人。是以語氣則求務掩來蹤。立論則在稍留餘地。蓋已預定中途而廢。即賦歸歎矣。乃不期特允入境之音。忽又從天而降。匆匆囊筆。收拾登程。猶冀於征途僕僕中。飯後茶餘。尚可僥闢以共產德音。因北風續惠之吾友。殊不料自茲以往。郵亭梗塞。魚雁不通。況當宵小弄權。僉王構煽。非入獄。勢等幽囚。爲防間諜之嫌。不得不謹守瓜田之訓。是以三緘其口。絕筆紀游。所見所聞。祇有付之必領神會。竊爾時心煩慮亂。事過多忘。迄今天幸歸來。回首西塵。都如夢寐。事成已往。固不啻明日黃花。然拉雜記其一二。固以續吾前通訊之未盡。亦以公諸同好。俾略見俄國之現象也。

回想

▲旅赤中之入俄交涉

錄 先是余在哈赤途中。聞遼東共和國外交總長優林氏。已取道滿洲里回赤。優林氏固曾經在北京接洽。而允爲吾助者。吾心甚慰。以爲抵赤後。前方便是坦途。不料至時。訪優林踪跡。則已轉赴莫斯科。其赤外長原職。已易楊茲氏。且聞優林頗不得意。抵赤時並

(9)

未下車。就攔僅一日。隨即西發云。舍館已定。不得已偕余友向楊蘇氏交涉。投刺外交部。辭以翌日。翌日復往。坦蘇氏照例接見。余出駐哈俄代表介紹書。且道來意。楊蘇氏詢余係何黨派。在黨中曾辦何事。此來有無黨中派遺書。赴莫斯科何事。言時滔滔不絕。余爲之失驚。蓋楊蘇氏所問。乃強半爲余所未備者。余本無黨。不得已乃僞託於爲

回想

錄 吾介紹入俄友人之黨下。并聲明余因係軍人。故未在黨辦事。且余雖在該黨。而係黨中研究社會主義分子。隨行本有黨派遺書。第以屬於秘密行動。過某處時。因經過嚴密之搜檢。臨時業已燬去。赴莫斯科目的。係爲有事接洽。且研究共產主義。余有數同志如某某等。現在莫斯科。至余之來歷。貴部前總長優林知之甚悉。足以爲余證明。言時。楊蘇氏取紙筆俯首速記。如審判者之錄供詞。錄畢。昂首謂余曰。莫斯科非人人可往者。能否前往。須待勞農政府之命令。余當先爲君代達勞農政府。俟有覆報。當再以告足下也。余詢以何辦法。楊蘇氏曰。大約一來復可矣。余詞以欲通一電與同志海通君。第未知其居址。未審有何辦法。楊蘇氏曰。君電擬妥。余可爲君代發也。談判已畢。余等與辭出。夜間與吾友同擬一致海通君電文。余與海通君對於俄事。本有預約。但電文中

不便明言。當時同行友。以俄文爲余構成。詞甚單簡。大意係告以余已抵赤。關於余前進事應如何。請示覆等詞。次早懷電稿再往外交部。部長楊蕪氏命其秘書出接見。款洽發電事畢。相約一星期後。再來候消息。遂歸寓。

旅赤中所所得之韓俄關係

自是以後。余與同行友。日則外調查遼東共和國一切情形。夜則在寓振筆紀錄。兼習俄語。自阿穆爾省會同車來赤之其臨時政府總長其甲。與其秘書某乙。訪尋至寓。亦間來品茗作劇談。日漸相諗。余因詰其來赤目的。甲初不肯言。久之吐露實情。乃知渠係大韓國民議會首領。爲本黨與旅俄韓僑之共產黨相齟齬事。特來乞赤塔政府當道爲作魯仲連者。蓋旅俄韓僑。有大韓國民議會。與共產黨之分。大韓國民議會。以阿穆爾省會爲中樞。勢力漫於阿穆爾及東海濱兩省。共產黨則隸於俄之勞農政府部下。勢力在伊爾庫次克以西。大韓國民議會。與內地韓民通聲氣。在我國延吉沿邊及東海濱省一帶。均有軍隊組織。而共產黨則無之。當俄勞農政府分建遼東共和國時。欲利用大韓國民議會之勢力。以牽制日本。因以接濟餉械爲條件。勸大韓國民議會。與韓僑共產黨相攜手。大韓

(11) 回 想 錄

議會某甲。當時經代表赴伊爾庫次克接洽一次。而其產黨特有勞農政府之接援。欲將大韓國民議會軍權。改隸於本黨支配之下。兩不相讓。卒無結果而散。嗣日人以兵力援助海參威舊黨。並迫逐潛伏延吉一帶之韓軍。韓軍倉皇遁走。避入俄境之伯力。日軍至伯力。俄新黨亦敗退。乃以所儲軍械。散給附近韓僑之爲礦工者於是礦工軍與韓軍聯合。均退入阿穆爾省會附近。嗣兩軍不相能。互起激戰。伊爾庫次克韓僑之共產黨派。乃乘機慫恿俄新黨。以兵力脅逼韓軍。使皈依於韓僑共產黨之下。於是伊爾庫次克之某將軍。以兵至阿。臨以威。礦工軍不服。某將軍不分皂白。玉石俱焚。圍兩派韓軍而殲之。擊斃數百人。解除其一部分武裝。迫令入山採礦。除者驅入伊爾庫次克。置之韓僑共產黨指揮之下。而隸屬於紅軍。願韓軍中多大韓國民議會派。頗有反抗者。韓僑共產黨又假俄軍之力。變夷纒果之。死者又數百人。而大韓國民議會中堅分子。多有曾經掛名共產黨者。至是俄共產黨並以黨令令其脫離大韓國民議會關係。大韓國民議會。自是遂一落千丈。勢力頓失。而韓僑共產黨。仍摧殘之不遺餘力。大韓議會派。遂岌岌不可終日。某甲是以來乞赤政府人物爲之調和。蓋欲相約此後各行其是。不必自殘同族也。某甲

自述時。悲憤之氣。現於詞色。若不勝其感慨者。其秘書某乙。亦言連夜夢爲韓僑共產派所戮。恐爲來此不祥之兆云。余詢以爲自存計。爲援助計。當日何不一時權宜。俯首於共產派之下。以待發展之機會甲曰。是何言。共產主義國。人多反對者。一旦誤會。內外將解體矣。且無論共產主義不可行。卽能行矣。而韓僑共產派。不過少數浮薄少年。性質等於鬻匪。君試思之。吾豈能與共事哉。至於俄人援助之說。不過欺人之詞。彼等膽小如鼠。畏日人乃如虎。日人一角外交文件之指摘。彼不爲虎作倂。已大幸矣。安復望其實心援助耶。余開言。不禁爲之慨然。一日其秘書乙獨來。余詢以甲之家世。

回 想

錄

據謂甲係俄籍之東海濱省人。農商並營。有膏腴十餘頃。資本數十萬。嗣資本以戰事折闕。適韓僑密謀起兵革命。甲貨其產供軍資。幾傾其家。失敗後。雖瀕流離。亡命在外。願仍自折不回。其人本無甚學問。特以毅力可敬。故大韓國國民議會奉之爲首領。日人占領海參崴。及議會派爲共產派摧殘以來。兩方消息不通。人心渙散。黨費告竭。無可籌措。甲形單影隻。無家可歸。流落阿穆爾省會。幾於生活不能自保云云。又自述本係海參崴大學畢業生。曾在某商行充書記。頗足自給。爲復國之事失敗。與妻逃至阿

(13)

爾省會。任大韓議會秘書長。月薪僅二十元。而人事蕭條。會務不振。卽此區區。亦不能按月籌發。早欲設法脫離。願以同志遭羈者不止自身。爲國事故。義不能自己。故忍

痛以至於今。此次來時。妻方臨燬。且復抱恙。家徒四壁。寒無衣。飢乏食。此時不知已成餓殍否。願亦無可如何云云。言次清淚滿腔。幾不能成語。余亦不禁惻然。繼而論想知集客中資斧將罄。因與吾友商。以褥一床。麵一蒲遺之。嗟乎。山河破碎。身世飄零錄。亡國餘生。英雄末路。是亦大可哀矣。

韓人甲。旣以身世告余。間亦詢余所爲。余知其人無他。且頗通知俄事。故亦以赴莫斯科事具告之。甲訝曰。君共產黨耶。余曰否。不過欲研究共產主義。及其施政之方耳。甲曰。俄以共產主義。國將不國。是亦足研究乎。余曰。此固不能全爲共產咎。蓋俄歐戰之後。復經兩次革命。而饑饉又隨之。社會改進。千頭萬緒。非可一蹴而幾。此時方在試驗中。吾人當察其立新規模。與執政新人物之舉動。然後可以知其將來之結果。固不能以過渡現象。遂斷其得失也。甲曰。俄自施行共產以來。農情於耕。工情於業。民心如此。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余曰非常之源。黎民懼焉。此或不習慣與懷疑之結果。

待其了然於共產之利。則此弊自免矣。甲曰。此君之恕辭。固亦言之成理。願以吾所知。正恐未必然耳。余曰。君對於貴國復國前途之希望如何。甲曰。俄國未革命之前。金甌無缺。其東海濱省。與貴國吉林之延吉一帶。土地膏腴。爲韓人休養生息之所。況接近韓境。易通聲氣。故謀復國者。輒利用此爲策源地。日人雖明知其事。固亦無如何。自俄共產革命起。失各國之同情。日人藉口派兵援助海參崴政府。又侵入貴國之吉林。因利乘便。大肆其封豕長蛇手段。既取我子。復毀我室。累我輩羽毛未豐之復國事業。一掃而無遺。迄今根據已失。生機盡絕。而奄奄一息。退入俄國之軍事組合。彼韓僑共產派又以黨見之私。自殘同族。若唯恐日人不能盡絕韓人之命。而更爲之落井下石者。至於上海臨時政府人物。毫無實際。徒耗金錢。似此現象。韓國前途。復有何希望。所期者貴國能早日自強。加以羽翼。則復國事業。或可重振旗鼓耳。余曰。韓雖亡國。僅在一國蹂躪之下。若韓人能始終不懈。如愛爾蘭所以對英者。可以應付某國之法正多。若中國者。則在列國含有軍事勞力之聯合資本包圍中。國雖未亡。而所受束縛之重。實有較之亡韓萬萬者。以此而言。自強復談何容易。况民族與民族間之相與。被壓迫者

回 想 錄

(15)

(16)

之反抗愈力。則行壓迫者之壓力亦愈深。而壓逼之術愈演而愈精。被壓迫者因是亦愈處於不利地位。余以爲今日世界潮流之激盪。在社會問題之不平等者爲重。而在民族之不平問題者爲輕。列強之資本政府。方欲藉世界民族問題。以消滅國內社會問題。我若以民族主義。激增民族之反感。豈非揚湯止沸。適列強之計乎。故爲今之計。弱小民族。不如放棄民族問題。而注重社會問題。如列寧所謂由國與國之戰。轉變而爲民與民

之戰。卽以經濟問題。激起全世界之社會革命。爾時各國自顧不暇。則民族問題。自有不解決之解決。況民族主義。此時尙有存在之必要否。尙屬疑問。勞農政府。方以社會問題。進行世界革命。大有登高一呼。山谷響應之概。通力合作。則衆擎易舉。吾以爲此實中國脫離各國羈絆之要著。思所以圖之。故冒險而來。韓人欲圖自拔。何莫不然。此余之所以勸足下俯伏於共產派也。甲曰。如勞農政府手腕。又焉能喚起世界同情。大言欺人。吾見其終不濟耳。余當時覺甲對於俄政府。似殊不信任者。余未知俄國內事。亦無以釋其意。惟此談話。略略關於韓俄現狀。茲以特錄之。

▲旅赤中人俄交涉之波折

余在逆旅守候。屈指一星期。往外交部詢音耗。云尙無覆電。越三日復往。亦無消息。再越四五日。仍不見外部通知書。余同行友間晤外交部中人。意態亦殊落寞。日需昂貴。旅况蕭條。余與同行友頗極厭倦。一日韓人甲來。詢知其故曰。果爾。君等未必能前進矣。近日俄共產黨。在伊爾庫次克。召集遠東各國代表。將開反對太平洋會議大會。貴國代表。後君等至此數十人。來時由共產黨沿途招待。到此後。又由共產黨中隨荷遣送。未有留難者。今君等遷延至此。蓋公時未得在中國方面與共產黨之介紹書。俄共產黨見甚深。疑慮甚重。君之來此。手續不中窳要。恐終不得要領。且以君之志。即能入俄。亦恐乘輿而來。失意而返耳。余聞言。頗志忘。其同行之乙。亦以爲於事無濟。徒多此一。余與同行友熟商。決定再切實與楊蔭氏交涉。果再不得確息者。即行東裝回國。不料次日至外部。晤楊蔭氏秘書。則云莫斯科已有復音。允予入境云。時楊蔭氏方列席國務會議。該秘書囑余等稍候。嗣楊蔭氏出。以一紙書付余等。囑持此赴駐赤非常委員會支部。(非常委員會係俄國最高監察機關權力甚大)取護照。余詢以友人海通君有無回電。則曰無之。意態蕭索。絕不款洽。余等深惡其無禮。固亦無可如何。及出。

適遇非常委員會支部長。入總統辦公室。余友急與爲禮。出外交部書示之。該部長囑稍待。頃之出。遂偕余等步行赴部。沿途詳詢余等居址。及赴莫斯科旨趣。余具以告之。

因

余友頗有意入莫斯科大學。研究社會經濟學。詢以入學手續。該支部長曰。欲赴莫斯科

想

。當研究共產主義。回東方社會服務耳。研究科學胡爲者。言次抵部。支部長偕余等入

錄

一室。棹椅四五。布列四周。似係辦公者。顧筆墨狼籍。散亂不整。復聞無一人。該支

部長謂余等曰。僕事甚忙。本欲囑秘書與君等接洽。今秘書不在此。君等可於明日來。一

切事卽與秘書商之可矣。言畢。偕余等出部。握手而去。先是余探友得西比利亞鐵道並

無梗阻。由赤塔至莫斯科。快車十二日可達。至是以余居然有成行之望。渠職務事已告

竣。而計預定考查期限。尙有一月之餘時。卽去卽來。尙不至逾限太久。因與余議。同

赴莫斯科一行。考查大學內容。兼領略其產情狀。以定將來留學之行止。余以友精通俄

文。同行有種種利便。當然極力贊成。因決定次日再與非常委員會支部中人交涉。翌晨

同往。門者云。秘書尙未來。余等具述來意。門者入。頃之偕一人出曰。秘書某君將至

矣。請君等稍候。言次引余等入一室。室內左右列單人眠臥之無架床十餘具。中列方

案一。而無椅。余等就床坐。床上席以粗麻包構成之墊褥。實褥中者。不知何物。極堅硬。厚而不溫。又無衾被。不知何等人起臥於此。時已十一月中旬。寒暑表在零度下之三十度。無取暖之具。室森然如陰府。余等與招待者寒暄。知彼亦爲其中辦事人之一。渠細詢來意。余等以接洽事具告之。久之。秘書來。招待者引余等入秘書室相見。室甚小。棹二。榻一。椅三。書架四五。滿積印刷品。秘書年二十餘。衣質樸而不潔。目大而多髭。神氣尙和平。握手畢。余友具道接洽經過情形。並申述欲加入同行之意。秘書曰。莫斯科來電許入境者。止黃君一人。今君欲同赴莫斯科留學。亦無不可。惟須先請回示於伊爾庫次克東方管理部。候渠覆允放行。乃可前進。余今卽爲君發電。候覆到後。想當告君。護照卽辦。行期再定可也。詢以携帶金錢手續。秘書搖首曰。金錢不能帶。且錄行去一切皆有供給。亦無須帶款也。友詢余意見如何。余以爲長途跋涉。略帶款似較放心。友乃僞言係因有同志數人在莫斯科。恐其費用乏絕。故略帶以資接濟。且款亦不多。

9) 秘書曰。既係屬於黨費性質。可交來本部。當爲代寄。俟到後可持收據往本部取還。詢以携帶糧食事。秘書曰。此去自有供給。但食物不佳君等初到。恐不慣。是可酌帶若干

僕當電達前途。一切放行也。詢以再晤期。秘書以爲覆電卽晚可到。約以翌日九鐘。并詢余等寓所。余具告之。秘書曰。吾每日下午必在君寓所殮室晚殮。相見固易耳。接洽畢。余等遂辭出。晚在寓。檢點一切。適二韓人來。余等語以成行消息。因渠往覓會代表入伊爾庫次克。詢以該處情形。甲曰。伊爾庫次克車站。在江之東。城市則在江之西。相距約數里。到後必持照至市。赴共產黨部報到。立候支配住所。並糧食券乃能按照覓寓。持券領糧。站上有黨部迎送之汽車惟非黨部人。不能乘坐。車到站之早晚不定。而黨部中之辦事者。悉於每日上午九時到部。下午四時歸家。若逾此限。則無辦法。須在車站守候一夜。故前往者。若有友寓伊爾庫次克。則較爲方便。否則種種棘手。又行李以少爲宜。否則上車下車時。極易爲人攔去。所幸君等有二人。可無須慮此耳。頃之。又自述其在伊爾庫次克故事。曰。吾在伊市時。糧食正缺。寓一室。出入者日絡繹如織。有識者亦有不識者。入必詢有無麵包。答以無。則已。答以有。必索少許而後去。一日有留待晚食之麵包少許。置抽屜中。偶出小遺。及返視之。則已不翼而飛。卒以糶腹。今則因實行新經濟政策。貿易既通。金錢可以作用。此可無慮矣。友詢余帶款

事。是否盡付黨部代帶。余請教於甲。甲曰。例本不許隨帶金錢。但出門人隨身酌帶若干。則較爲方便。但以慎密爲宜。余遂決意以二之一付黨部代寄。三之二設法私帶。翌日九時赴部。逕入秘書室。則祇一錄事在。秘書尙未來。守候數小時。無消息。詢之錄事。則謂秘書行止無定。不能必其何時到部。余等不得已。快快而返。越日往。仍不見。余等心滋不悅。議明日相見。若再不得要領者。當責其無誠意。決計東裝回國。不復前進。不期第三次到部。仍不見秘書踪跡。茫然不知所從。余等詢錄事。不覺憤然現於詞色。錄事逼查數日往來電稿。並不見有伊爾庫次克覆電舉以示余等。余等責秘書不應屢次失約。錄事曰。此吾不負責。因吾乃一雇員。惟晤秘書時。吾必爲轉達。吾意君等明日午間來。必得見秘書。余友憤然語錄事。謂吾等抱誠意冒險而來。初貴國代表優林氏。謂遠東政府。必竭力贊助。今不圖乃至於此。錄事亦反唇相稽。謂君等來歷舉動。自在本部耳目中。至於優林氏。在貴國重要視之。吾勞農政府治下。乃不覺其爲如何重要人物云。余等覺其不可理喻。且非當事。與談判。殊無益。遂歸寓。次午始復往。至則秘書果先在。方與一人談話。見余等入。起立握手曰。伊爾庫次克已有覆電。悉允

回 想 錄

(21)

放行矣。星期二晚。或可動身。但有車位否。此時尙不能一定。或須延至星期五。亦未可知。君等可於星期二早來候確息也。余出託寄之金錢付之。秘書檢收畢。書一據付余。余友與先在一人通款曲。知爲新自莫斯科來者。余目之。其人衣履頗整潔。願體段甚短。而骨幹奇粗偉。目光炯炯。顴骨突起。鼻高長而準銳。準尖突出。幾掩其唇。狀至可厭。度其貌。似係猶太產。因其來自俄京。以海通君夫婦踪跡詢之。其人曰。是一頹然而鮐背。兩肩不平者乎。余曰然。曰。是尙未離俄境。吾曾見其人。聞將與彼得格勒。願末知果否。其遇甚佳。想尙未有去志也。余自四月間在津。得海通君自赤來書一通。以後消息斷絕者已六七閱月。至是得此梗概。知此行抵俄京。他鄉尙有故知。頗以爲慰。且日爲星期日。余等歸寓。同行友感於到赤後交涉之棘手。深慮途尙有阻滯。不能如期言歸。而前方之伊爾庫次克。爲勞農政府地界。若能到該處一爲觀察。亦可以領略其產政情。因與余議。決送余至伊市爲止。余聞之忽忽不樂。願友之所以助我者亦可謂厚矣。此時遷於時會之不就。確乎無可如何。因亦不以所難相強。星期一整備行李。並購備食物。區分爲臨時需用。與到後取用兩部。計皮篋一。貯衣物。篋篋一。貯餅乾茶葉及

大被。布袋一。貯米及黑麵約六七十斤。此三件均預備到莫斯科應用者。此外竹筐與
番布小筐各一。均滿貯麵包。及糖果肉食紙煙等。又隨身帶暖水壺一具。此一件均係備
沿途取用者。糖與紙煙。準備尤豐富。蓋俄人均嗜此。而又甚缺乏。擬藉以爲沿途聯絡
情誼者也。及星期二早。往晤非常委員會秘書。詢前途事。則是日果無車位。不能或行約
以星期五日十二時以前。在赤車站相候。乘伊滿通車西發。余友託他詞。以中止赴莫。
祇送余至伊市之意告之。秘書曰。君既不入俄京。亦不必入伊市。祇黃君前往可矣。友
以余不諳俄語。恐有困難事告之。乞其設法照拂。秘書曰。有女黨員亦於是日入伊市。
余當囑其照料一切。可無慮也。索護照。則約於登車時交付。并相約若在站不遇。則可
於伊滿車抵站時。登某號車。詢共產黨部。便可相見。蓋每次運車。例必有一二房間。
專留爲共產黨人出入之用。一詢便可待也。約既定。遂辭出。晚在寓。余囑友爲余用俄
文撰一詞。叙余之來歷。與赴莫斯科之意。以備在途中有不能達意或阻難時。可以此並
護照乞助於俄人。又以隨身帶錢分縫之衣履夾縫間。準備畢。次晚韓人甲來。乞余便道
入伊。爲作寄書郵。且謂二友在伊。均在共產黨部辦事。能中國語言。諸事可以相助。

回 想 錄 (23)

(24) 余大喜。即取筆令作書。並乞先爲電達。使到站照料。甲不可。固強之。甲曰。吾世中

具有苦衷。蓋二人均係原大韓國民議會重要分子。而隸於共產黨者。往歲韓僑共產派。藉端奪我議會派兵柄時。同時鼓勵東方管理部。以黨命二人脫離議會派。入黨部辦事。回。欲藉此以解散議會派。二人以黨命。不得不入伊。然共產派仍以非我族類視之。時加以媒孽。今若發電。電必經共產派之手。共產派知爲余電。將更與風作浪。以爲傾軋之資。是不但無益於二友。且無益於足下。不然者。電與信有何別。僕愛惜胡爲者。余曰。箕豆相煎。乃如是之急乎。因不禁爲嘆息者久之。

▲首途入俄之恐慌及所見

赤塔人民。困飢寒。每當火車過赤時。輒蟻集車站之內外。攫取上下車乘客之行囊。以爲苟延殘喘之計。其勢洶洶。乘隙掠奪。警察森立。亦莫可如何。在日間尙稍有顧忌。若在晚則尤爲猖獗。故往來赤塔之人。除行李簡寡。可以自行提携。或同伴有人。方能相顧之外。鮮有不受損失者。余訪知其事。因行李不少。登車不易。因並乞助於韓人甲。甲慨然允諾。伊滿通車例於每星期一三五日之十二時抵赤。及星期五日。命旅館侍

者往詢之站長。則云車須延至晚間七時。余友與韓人甲。因於下午六時。僱車送余赴站。時已入夜。且天氣奇寒。余等入站時。則見站中諸候車室坐臥已滿。幾無隙地。候車之客。行李多爲糧食品。及破敝衣包。人則鳩形鵠面。似均係近處鄉人。家赤糶糧以歸者。爲余搬運行李之夫役。盤旋久之。乃在殮房中出入口處。覓得數尺地。即置行李其中。余三人卽席行李以坐。以車到時刻。詢之站中人。則謂須候至夜十二時。坐久之。倦甚。余出站小遣。及返。則滿貯食品之竹筐。已不翼而飛。詢之二友。亦不覺其何時失去。筐中物。爲途中重要品。余不禁爲之氣沮。不得已。函乞韓人甲在站外。爲余更購食物少許。及曠歸。品不佳。而價更奇昂。無何。以失物告者。紛紛不絕。擾攘至車到站時乃已。蓋候車人。久而倦怠。小竊卽於此時乘機而入也。余等三人。自失物後。振奮精神。如防大敵。至十時。始見非常委員會秘書。反御老黑羊裘及黑氈靴。質實然自外來。既見余等。點首微笑。囑俟車到時於二等車身房相見。且曰。吾每於車到時必在此也。言訖匆匆去。至是余等始知凡過赤之共產黨人。皆爲該秘書接洽。余等坐已久。又不敢行動。夜深氣候益寒。腹且飢。兩足如在冰中。幾失知覺。苦守至十一時。

。知車將離站矣。乃奮力將行李運越站外。及車到。余友先登車。爲秘書。已相晤。繼與韓人甲。偕余往來運行李。余則在站旁守其未及運者。及畢登車。則房內去下座坐者已回六七人。行李堆積。幾無坐立餘地。委員會秘書語余友。謂再過二站。則諸客均下車。想房中祇三人赴伊云云。繼謂余友曰。因某君不通俄語。故以護照交妻友。俾得代爲應付。諷舉。爲余介紹於女黨員。甫以通行證而付之。又謂余友曰。此行赴伊。須車費三十俄金。戈答余。余知其卽在所託寄之金錢中扣出。頃之。又一人來。乃俄民食醫某某。余與友曾於某旅館中識之者。渠此行亦係赴伊。與女黨員原係至友。相見詢知。各尤歡喜。余友又獲俄語重託女黨員與民食部員。爲余照拂一切。兩人均許可。接洽甫畢。鐘已鳴鐘。余遂與余友及韓人甲。與秘書等道別隻身而登矣。乘客擁擠。余行李有在房外者。車既發。余查點無訛。因亦置之。擬俟同房中前途有下車者。騰出餘地。然後爲查點之計。終夜營營。儘寒交迫。疲憊達於極點。因入房。就上格一榻。與一俄人共坐。房中除女黨員民食部員及余三人外。餘均似農工中人。行李單簡。而籍其內容莫非食糧。車內門窗緊閉。呼吸窒塞。雖無煙汽管。亦不覺寒。余側身支頤。寐。不覺入夢。車行

二三站。同房客果均繼續下車。僅有與民食部員及女黨員三人。余至是乃乞兵食部員爲助。移行李入房。將安置於頗放行李之處。不期查檢諸物。又失去一滿貯食糧之蘇袋。余受此打擊。懊喪非常。民食部員及女黨員。詢知余兩次損失。亦不禁惋惜久之。而取其時携食品示余。以手指劃。表明可以共食之狀以相慰。余實逼處此。已無可奈何。謝之而已。自念幸而饑饉尙存。不乾糧不少。因亦安之。頗放已畢。天猶未明。余仍和衣而寢。及覺。取視時表。則已十一時半矣。時女黨員與民食部員已起。余亦起。三人依次赴廁盥洗畢。女黨員與民食部員取食品出。招余早殮。余亦啓籐篋。出所儲乾糧共食。食已。共收拾訖。女黨員詢余姓氏。余具告之。女黨員取手提皮篋。出委員會秘書所付之護照示余。曰。君此名耶。余取視之不符。返之曰。否否。吾名乃某某。此非吾名也。因取筆書余名示之。女黨員取讀大驚。余亦頗驚訝。女黨員操俄語告民食部員。並語余。余亦入曉。其亦度。其係言委員會秘書。錯以他人之照相交。渠當時然。亦未及檢視。不意言錯此錯之意。余早訪知勞農地界。因外防偵探。內防反動。故對於乘往人士。檢察甚嚴。稍一嫌疑。禍且不測。因與女黨員商。欲乘此未入勞農地。即在

漸方下車。復返赤塔。寫照而行。女黨員沉吟久之。照以手指劃。語刺刺不林。余亦度知其係命余將錯就錯。即認照照人名。待混入伊爾庫次克。再爲聲明之意。余覺此事未免牽強。期期不以爲可。念余尙遠東共和國駐哈代表之兩介紹書。因取出示之。女黨員閱之。並以示民食部員。議久之。乃刺刺而之。余亦度知其係命余將駐哈代表所給照并予收存。若檢查者來。余但伴爲不明俄語。一切由渠對付。俟到伊後。再掛號換照前進之意。余時加醉如痴。所說俄語不多。不置置答。遲疑久之。乃思得危險二字以答。女黨員似疑余。明其意。乃詢余有無中俄合璧之書。語久之。余始悟。乃敢過哈時所購中俄文并具之雜話書。及隨余友習俄語抄本等數冊予之。女黨員翻閱逾時。得(驗照)(不明俄語)(我替汝)(伊爾庫次克 東方管理部)(掛號)(換照)(查斯科)(放心)(不怕)(無危險)等字示余。加以口講指劃。余深明其意。蓋係言驗照者來。汝但伴爲不明俄語。一切由余應付。待到伊爾庫次克。余當再到東方管理部。爲爾聲明掛號。然後換照赴則莫斯科。儘可放心。絕無危險等語也。余不禁點首大笑。覺亦無如何急彼係黨員。與赤部秘書又極熟。必係重要人物。而民食部員亦以爲可行。因遂安

之。嗣余出。小遣畢。立過道中。窺遠眺。間壁房有俄人出。操俄語詢余所往。余觀其狀態。似係商業中人。因答以卦伊爾庫次克。復詢赴伊市商業乎。余曰否。詢票價幾何。余方思索俄語爲答。女黨員急探首出曰余。余會意。因以不諳俄語。彼復操不完全之華語以詢其他。余置之不答。遂入房。女黨員戒余勿與他人傾談。意謂偵探甚多。恐有意外者。余頷之。晚殮畢。女黨員與民食部員絮絮語。既而似謂寒不可耐。遂出。久之回。隨軍守一。爲之收拾臥具。告民食部員。似係謂頭等座有火爐。且有空位。故移於早間石。民食部員。亦殷勤爲之助遷。自是房中遂僅有餘與民食部員二人。余因連日奔走。焦慮不得安寢。且晚眠甚酣。味爽。車抵上烏金斯克。民食部員披衣起。告余謂下站有事。須就攔一小時。房門緊閉。無讓他客擠進。石叩門聲。似以共產黨部答之便可。余允之。起爲下鍵。不半小時。外間叩門聲甚急。余起操俄語。告以共產黨部客仍叩不已。余堅臥不爲啓。始去。久之。復來。叩門愈急。余小得已啓門。視其人。乃一下級軍官。手提布囊一。余告以係共產黨部。軍官面色連聲反應曰。共產黨部胡爲者。共產黨部胡爲者。余見其勢不可阻。只得聽客所爲。軍官入。置其布囊於余之對

盛。復掛運無數行李入室。未幾車發。民食部員歸。見狀大詫。詢軍官所自來。余具以告。軍官亦自述一切。顧神態和藹。殊不似對余之兇橫。民食部員大怒。執而擯之出。復陳陳擁之以行。若將有以治之者。軍官屹立哀懇。繼之口泣。民食部員乃釋之。許以行李暫行安放。人則他徙。其車始寢。早發畢。民食部員言赴頭等座女黨員所。囑余安坐。未幾。車已駛入勞農地界之某站。停頭時間頗長。檢查者來。索護照。余告以在同座之女黨員手中。詢女黨員何往。余告以在頭等車中。檢查者作色操俄語詢他事。余告以不通俄語。惟以手指車前方。使問女黨員。檢查者再言其他。余搖首置不答。檢查者無如何。遂去。頃之復來。仍力索護照。余答如前。檢查員不得兜領。見車棹上置紙烟其富。頗不垂意。余滿握以餉之。則露顏稱謝而去。軍未幾發。檢查員亦不復來。意其殆與女黨員接洽矣。余阻慮前途尚有轉輾。願自是亦不復見有檢查者。

▲伊赤途中萍水相逢之俄良友

是日下午抵貝加爾湖時。值隆冬。北風復大作。氣候益寒。余在車中。憑窗遠眺。見湖外羣山。鋪白雪如銀。湖中水爲烈風所激。則白浪掀天勢極洶湧。固尤未淺冰也。過湖

後。已。已。晚。天色黯淡。極目荒涼。念彼與圖所載。此間雖伊市已不遠。女黨員一去不返。余隻身陸遊。言語不達。護符又復錯註。在冰天雪地中。到後究棲身何所。如何辦理。寤。頭緒。回憶在赤登軍失竊狀況。神志益覺不寧。起檢拾行李畢。燃爐枯坐。夜深。民食部員始自他車回。余託其到後爲余安置旅館。民食部員覺余煩懣。以掌拍胸。擁撫余肩。霽顏溫語。表示東方任維持之狀。余心始稍安。然萬緒縈懷。益以是夜苦雪凄風。凝體反側。總不能寐。至早間七時。天猶未明。車已抵伊市。民食部員起。喚吾力肩級及余之行李登站。僱馬車一輛。置行李於下。兩人席其上。匹馬曳而前。久之渡一長橋。始入伊市。天漸曉。見市中巍樓幢幢。鱗次櫛比。頗極壯麗。露車曲折盤旋而進。約經半小時。至一所門牌三十二號。民食部員下車。入門。民食部員先進余入。俟於外室。與夫則續續運行李至。內室寒暄。老婦聲。少婦聲。壯男聲。起床聲。軒然並作。久之。部員出。引余識盥洗室及廁室。余盥洗畢。部員引余入。與婦人相見。一老婦。爲其母。一少婦。爲其妻。男子。則其弟也。余至是始知部員家於此。余之所

(33)

以得此待遇者。必係女黨員與部員相商之結果。心爲之慰。部員家人頗殷勤。母妻下廚其

回 想 錄

早茶與余共食。母主席。掌茶爐。食時。詢余所業及黨派。赴莫斯科是否欲見列寧及杜
 洛斯基。余一一摸不完善的俄語以答。自承為軍人。係信仰社會主義。而表同情於共產
 主義者。則莫斯科。必請謁列社二人。並以吾友為余所撰俄文之意見書示之。諸人皆會
 意。亦自承為共產黨。談笑甚歡。食已。於廳內設一榻。並取皮襪出。為余易革履。使
 余就臥。蓋逆知余客途疲憊。俾得稍資休息也。繼而部員之妻與弟接踵出。察其狀。似
 皆有職務者。而部員亦與其母談別後事。余解衣就榻臥。不覺酣眠及覺。視時表已晌午
 。因起披衣。部員笑。余曰。寢美乎。余頷謝之。老母下廚。備午餐。招余共食已。
 部員告余。謂將赴女黨員處。囑余安坐以俟。既出。其母就余絮絮語。余雖不盡明了。
 然亦度知渠係自述其老病侵尋狀。大抵謂患頭痛者數年。時作時止。醫亦束手。又謂莫
 斯科大饑荒。人民餓死者無數。勞農政府運災區幼童東來。分給人民撫養。現逗留於伊
 站本數列車。皆十歲以內。頗皆瘦骨盈把。死者亦甚眾云。既而出其家藏畫冊。以為余
 遣悶之需。已叫入厨滌食器。未幾。部員夫婦續歸來。客亦接踵至。中有對部員夫婦
 詳詢余事者。余察其狀。似係共產黨中人。至下午五時。有摩托自外來。部員夫婦。

指以示余。促余登車。並爲余提行李出。余知係東方管理部。使以迎余者。因辭別鄰員家人。與鄰員共登車。車僅十分鐘。至一巨宅。外觀頗似旅館。中有人出。爲余負行李入。鄰員即與余在門外告別。

▲旅伊客館中之恐慌及所見

余隨負行李者入一室。室在樓下。號數爲二十二。既入。頗溫煖。知室有暖爐。惟聞其無人。室內設榻三。方桌一。椅四。皆破舊不堪。其一榻稍整潔。且氈褥。餘則僅具破敝草墊而已。余提行李至室之一隅。盤膝約半小時。一俄少年自外入。操俄語詢余曰。君名某乎。余曰然。曰。君來自北京乎。余曰然。曰。君將赴莫斯科乎。余曰然。少年謝畢。乃執指指桌曰。君食於斯。指一榻曰。寢於斯。言畢招余出。指一處曰。盥於斯。又指某他二處曰。遺於斯。取飲於斯。言畢即向余作別。匆匆出門去。察其狀。似係招待來人者。願此後即未再見其人。不知其究隸何所也。招待者所指定之榻。即房中最整潔者。俄返入室。即就榻假寐。未幾一二十許黃色少年。偕一僅及成童之白色人。排闥入。驟見余。頗驚愕。已而操日語詢余。余搖首操華語答曰。否否。余中國人。非日人也。

少年語曰。君中國人乎。僕乃疑君爲日人。僕屢赴貴國。且曾到廣東。與其僱人接洽。又嘗接引貴國代表來俄。不知君此次乃從何方來。余曰。余從北京來耳。少年曰。君來俄佳。此間開反對太平洋會議。中日韓三國代表來者不多。蒙古僅一人。西藏向未有至者。君來固甚佳也。余曰。否。僕乃赴莫斯科。非來會議者。少年曰。君赴莫斯科乎。即赴莫斯科。待會事畢而後往。是亦何妨。余曰。僕非代表。其可濫坐乎。少年曰。是無傷也。且此間代表。正嫌缺人耳。余曰。開會何時。會期預定幾日。少年曰。本定十二月初一日開會。今以代表人數太少。將展限至中旬。聞莫斯科來電杜洛斯基以代表人數太少。不足以壯聲色。將率在莫之東方人士來此開會。大抵於後二星期即動身東來。會期大抵一月。君俟會事畢。再偕來者赴莫。不尤愈妥。余在赤受韓人甲託爲代寄函書。本欲即以詢之少年。今聞其語。知卽韓僑共產派。係與黨部有關係者。恐生嫌疑。不敢復出之口。因答曰。吾以原非代表。是以不敢冒充代表。果黨部以爲余可以備員代表者。余亦何不可之有。少年乃介紹余與俄童相見。曰。某某名。乃莫斯科大學畢業者。年十七矣。余與俄童握手。頗異之。蓋其人乳臭未乾。以年齡論。似不能大學畢業者。既

而導操英語。詢余能英語否。余曰。略知之。渠乃操淺淡英語與余週旋。發音極遲鈍。而不甚嘹亮。余亦勉能肆應。然不四五語。渠亦窘於詞矣。余乃知所謂大學畢業者。其成績實不過如此。無何。操華語之黃色人紛紛入。有西服者。有仍其華服者。有與余款洽者。有不與余款洽者。入則卸外衣置之空榻上。頃之。鈴聲作。乃紛紛出。云赴寢室。食畢。又各陸續入室來。卸外衣而去。余爲係同寓之代表。願以舍宅。煖爐。殊不解其御外衣而來者何故。衆人赴食後。待者亦來具食。食事有一湯。一肉。一素菜。及黑麵包約半磅許。味雖不佳。亦能下口。且甚豐富。足果腹而有餘。食已。周旋室中。念始終不見女黨員來。不審余挂號換照事如何又以高麗少年之言。不知能即赴莫斯科否。一身進退。如墜五里霧中。頗鬱鬱不自得。無聊之極。乃以暖水壺取水滄茗飲已。卸衣就寢。覆者僅一氈。嫌其過薄。因加襪皮外套於上。臥頃之起小遣及返。聞戶內響響有聲。入室。則一俄少年。衣中兩架花布所製之西式衣褲。兩手插袴袋。循牆而走。雙目炯炯。意態滯惡。視余床寢。衣物已挪置他榻。余方駭異。俄少年慈目操俄語詢余何國籍余答以中國人。彼方操華語詢余所自來。余曰。來自北京耳。曰。何故佔吾床寢。余曰

。是乃一少年招待者命余眠於是。余固不知爲君寢也。少年曰。是固余臥榻也。余曰。是何也。既而君榻。僕當就他榻眠耳。余於是移至少年之對榻。惟榻除草褥外。既無褥布。又無床氈。余乃呼侍者至。告以故。侍者張兩手作無可奈何狀。少年知余非故據所有床榻者。至是色亦稍霽。指侍者謂余曰。彼固無如何。蓋物料缺乏之過耳。余聞言。乃慰侍者曰。且無傷。乃略掃草褥寢其上。而以隨帶之皮外衣覆於身。是晚頗酣眠。蓋數日勞頓。至且乃得安息也。

次早七時起。視榻之俄少年已不在。知爲出門去矣。盥洗畢。以滾水盥漱茗。取所攜之乾糧當早晚餐已。自窗外眺。見大霧四漫。霧丈不見人。意緒頗覺無聊。欲出外一行。念身無護符。人地生疎。恐有意外。又恐女黨員或來。且不容黨部何許命余首途。故不便遠離。惟在小室中左右盤旋。以遣無聊之時間。至十一時半。侍者來。設午餐。食品如昨。惟無湯。侍者招待頗殷。余以烟糖餉之。食未半。一黃色少年自外入。卸外衣與余款洽。詢姓名及自來。余悉語之。余審其音。知爲湘人。轉詢其姓氏及來歷。少年書蕭權二字示余。自述係自滬來此。代表某工會。應反對太平洋會議之招者。余曰。

回想錄

俄人發起太平洋會議。曾有通告書與吾國各工團乎。蕭樵曰然。非通告書。乃有俄人及高麗人到滬見招也。余曰。各國體見招。即英會公舉代表乎。曰。何必集會。祇須由當事者詢定願行之人。即予派遣耳。且如余尙真在團體。其偽造團體證書以來者。固比比也。余曰。足下來。貴國給川資幾何。曰。是沿途皆俄人供給。且有隨身零用更有衣履頒發。此等塗路。若復需自具川資。誰願來者。因指其所御靴及外衣。曰。是皆俄人所發者也。余曰。君屬何所。曰。吾寓在鉅鹿馬路二街之代表者宿舍。宿舍無食堂。食堂設於此。代表午晚二餐。均須到此就食。人數既多。不能一次食。則分兩班。至於此間。乃來賓招待所。固無代表也。正款洽間。不余室者紛紛。鈴聲同時作。交着皆鉅外衣出。蕭樵曰。午餐矣。因亦起出食堂就食。食已復紛紛來。取外衣而去。蕭樵亦在數中。余見蕭樵質直而誠篤。樂與之遊。因以早晚相過從爲約。蕭樵諾而別。余以女黨員杳如黃鶴。一切事如盲人瞎馬。黑夜深池。余非見女黨員。絕無解決法。又思識女黨員者。惟民食部員。憶昨自部員家出至此。爲時不過十分鐘。相鉅當不過遠。因取部員名刺。錄其上市註居址。決意往覓部員。以探女黨員消息。既出。行不百步。

(37)

過俄人家。詢索何來。余告之。即以址詢之。俄人審視。詔余隨之行。從之至一通衢。南指曰。前方可見矣。余按號前進。果得部員家。入而部員披外衣欲出。見余至。覆手引余入。余詢以女黨員何在。掛號換照事如何。部員曰。君且候於此。余爲君往詢之。

想 余與部員毋款洽至六時許。部員始歸。曰。女黨員必可自君。君可歸矣。因送余歸寓。至而偕入。至余室對對之室中。叩門入。一步婦出應門。部員對之語良久。榮度其意。

錄 係爲囑託余事者。繼而少婦訖訖操華語謂余曰。我們們們先生回來我我我告訴他他他他。他會會會說中國話。余諾之。部員乃謂余曰。君必能見女黨員也。乃告別而去。

余返居室。侍者已具晚飯。殘顏豐實。余不能盡食待者笑曰。食殆不佳乎。余曰否。余果腹矣。侍者曰。食同確不佳也。言次收拾去。而蕭樵已自食堂來。余詢以代表之數。

蕭樵屈指曰。中國人二十九。韓人三十餘。日人纔六七人耳。蒙古則有來者。但其數不多。合各方總計。將來或不满百人也。余曰。君等循何途來。曰循滿洲里耳。余詢其何以避關吏及偵探耳目。據云。沿某鐵道。均由東方管理部所派出之俄人及韓人監視。至某處。即俄人以其種方法過關。(事關秘密從略)又謂探嚮導之俄人言。沿某鐵道。某國

人之偵探最多。俄各代表至滿塔時。向住某所。均受戒不可出門。是以居赤室日。未幾遊覽。大伊爾庫次克時。亦非常秘密云云。言次。亦詢余何以能隻身入俄。余具舉以告。並舉在赤入伊時。護照如何舛錯。女黨員如何照料。如何爲余護法。據理伊據就護照。及今如何杳無消息等情語之。蕭沉吟曰。君身無護照。此事在俄至危險。且其中有詭代寄疑關係。尤爲可懷疑慮。余曰。以沿途情形論。女黨員與其友。所以維護余者甚周。且交歷可恃。余可決其必無意外舉動。况黨部既迎我至此。必係女黨員已代余在黨部接洽矣。余之所以不安者。在於欲明黨部對於余前途之辦法如何。及何日可以首途耳。蕭曰。在俄手續稍有舛錯。前途甚爲可危。此事宜亟向東方管理處探詢。以明真象。此間在東方管理處可以言事者。惟有委員長章某。君何不訪章某而請之。余曰。章何人。蕭曰。此間各國代表。均組織執行委員會。掌理代表事務。中國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即章某其人。與前在第三國際會三次會議中國代表張某爲同學。乃中國上海某團之主要人。其人庶係中國某大學學生。英語甚嫻熟。中國代表事。悉歸其支配。今中國共產黨。即某團之化身。與俄人最有關係。中俄斷絕國交後。已無領事在此。能爲國人與俄人接

治者。只有共產黨代表。君若訪而請之。吾意必樂爲之。且亦不容辭也。余曰。甚善。第余與君素未謀識。君能爲我曹與乎。蕭曰。可。余當先告之章。道君欽慕之誠。回明晚必有以報命也。言已。作別去。余自晤蕭。意頗愉快。蓋以爲由蕭而得晤章。不但想余事可以水落石出。且得晤共產主義要人。聆其言論。亦必有所以餉吾共產之慾者。嗟呼。孰知余爲此反幾陷入泥塗。不能自拔耶。

蕭去後。同室之俄少年歸。余以其能華語。與款洽。少年詢知余赴莫斯科。曰。貴國事君不顧念耶。余愕然詢其意何屬。少年曰。此間東方各國代表。開太平洋會議。君不聞乎。余曰然。謂之。願吾實非代表。非不欲參與也少年曰。吾亦將赴莫斯科耳。余曰。僕甚喜得與君同行。不知能如願否。少年曰。是必不可。且須待至新歲後。蓋吾待黨部之命令也。余曰。然則君何以知黨部必於新歲後命君赴莫斯科乎。少年曰。否。余請入莫斯科大專肄業。黨部已允許。惟聲明須待至新歲後耳。蓋黨事甚忙需人甚急。然屆期能如願否。此時固仍未敢必也。余曰。君在黨部司何職務。少年曰否。余職不在部中。乃司外事。余事已告一段落。此時固甚曖昧。蓋余方自貴國之上海招待代表至此。待會

議畢。代表歸。吾或可無事矣。余聞言。始知少年即爲在中國方面奔走之一人。因詢曰。君之華語如是馴熟。想在敵國之日不淺耳。少年曰。余本家於哈爾濱。故吾能華語。今吾母亦在彼也。余曰。君以敵國。想年來遍游各處矣。少年曰。否。吾祇往來上海數次。吾於貴國於蒙古方面較熟悉。在數年前。吾固嘗與商人乘駱駝遍遊蒙地也。繼又曰。吾在哈爾濱可以自活。且極知哈爾濱有肉及白麵包可食。生活其佳。願吾當棄之爲棄。走於黨事耳。余聞之。知其入乃確能爲主義犧牲。頗表欽敬之意。少年亦似頗以此自豪者。余詢以斜對一房。有少婦在內。所寓者何人。少年曰。是卽此間之管房者。亦能華語。君有所需。可向彼言之。願需用品甚缺乏。恐不能事事應命耳。余至是始知民食部員。所以爲介紹於該室主人之故。願是晚數數往謁。俱不見其人。不知渠何以事忙至是也。余以終。枯守一室。頗厭倦。以故翌日眠至九時三十分乃起床。午飯後盤旋室中。倦則仰臥榻上。以遣無聊。惟盼日晷速移期俟晚間獲見章某。可以解決一切。至五時許。有二俄人入。與余握手爲禮。余視之。一中年者。一少年者。其中年者。操華語詢余曰。君即某。將赴莫斯科者乎。余曰然。中年者因與少年者絮絮語。似道余事者。少年亦頻

回 想 錄 (41)

頻點首。言已。中年者先作別去。少年者操華語謂余曰。君事可悉與僕言之。僕嘗竭力相助也。余謝之。乃具述入伊事甚悉。言已。少年喜曰君華語甚佳。吾聆君之音。乃億及吾師。余曰。君曾師華人乎曰然。昔吾在哈地習華文。吾師固一北京人。其語音與君乃無別。吾是以云然也。余詢其姓名。少年索筆書曰武溜攝爾五字示余。繼而一華少年入。白謂之曰。其君乃真自北京來者。以其語音足知之。若委員長章某。其語音吾隻字不聞。吾殊不信爲真自北京來也。華少年力爲章辯。證明渠確係北京派來。叨叨然反覆再。若甚注意者。余頗異之。乃釋爾白曰。北京爲一華人士會萃之區。各處華人之旅於北京。亦多有不善京語者。代表係團體公推。不限於地址。固不能以非京音。遂斷其非北京派來。白聞之無言。余詢同來之中年人爲何人。白曰。是此間管房者。余知其卽爲對房少婦之夫。已而鈴作。華人出就食堂。白亦起作別。告余曰。君明早九時以前。候僕於此。僕俟君往謁吾中國部部長。探問君事也。余諾之。已而侍者具食。食已。蕭亦自食堂來。曰。吾今此來俟君往晤章某耳。余喜。御外衣隨之出過。通衢。約里許。至一巨宅。頗壯麗。蕭曰此卽代表寄宿舍也。兩僮余入。人所見樓下有棹一。椅四。三人

不躍。聞。正相警語。余隨蕭方舉非欲奪樓。而三人暴起牽余衣。不令前。一人以手向余曰。票票。勢頗洶湧。余錯愕不知所爲。蕭見狀驚悟曰。是須護照耶。余出入慣。未經檢查。乃忘此。乃謂三人曰。早吾友。寓在來濱賓宿舍者。護照已交東方管理部掛號。此亦未隨帶也。三人不可。蓋謂余曰。是乃東方代表團。輪值檢查出入。以防偵探者。三。中一韓人二日人。以無照不允放行。君請候於此。余當爲君元。章其耳。言已。急於樓。久之。一少年拾級下。及半而止。注目視余。余以爲章某。與爲禮。章亦含笑招余登。三人見章某相招。乃不加阻。余既上樓。隨章後緩步進。見兩旁寄宿室極整潔。一切陳設。遠勝於來濱賓宿舍。已而入章某臥房。除蕭外。尚有華人二。年約四十許。見余入。均起爲禮。齊余坐。章亦坐。意態頗傲慢。余極致傾慕之誠。章亦殊不爲謙昂。首操贛音詢余曰。君赴莫斯科何事。余曰僕以傾慕共產主義。欲實地研究其設施。是以決赴莫斯科耳。余早具此志。原約與友人海通君同行。不料以護照事。獨爲政府所阻。不獲如願。而來時以無照不得不繞道松黑爾江。是以遷延至今。乃克抵此耳。章作鄙夷狀曰。海通乃舊唱社會主義。非宗馬克思學說者。余曰。然。願渠自視共產革命以來。亦頗

注意馬克思學說。章曰。君在國。亦有小團體乎。余曰無之。友人中本有幾爲團體。以研究此事者。余以曾見招。顧余意以爲與其憑空構思。不如實地試驗。是以余獨來也。章曰。友何人。團體何名。余曰。友亦無團體。不過集其同有性癖者。於每星期爲二次之會。討論茲事耳。既組織。安得有名。因舉其三五人名告之。章又作鄙夷狀曰。某爲其系。某係某黨者。余曰然。顧人類已有進化。思想尚有轉變。信仰亦當然有時而異。昔雖某黨某系。固傷於今日之研究學說也。章聞言似頗不擇。久之曰。如某者。似尚有軍事組合。確否。余頗異其言。答曰。是或有之。因余尙非個中人。不能言其究竟也。章曰。君在何界。余見其叵測。因託詞曰。昔在軍界。嗣亦在學界。章曰。君曾在何處執教鞭。余託詞曰。曾與友人在天津組一私立兩等小學。去歲以不能支持。已解散矣。章默然久之。同座者詢國內現狀。余略舉以告。發言時。竊窺章。則見其怒目視蕭。蕭則垂首至臆。不敢仰視。余頗奇訝。知蕭必因余事開罪章。顧明章於人類平等主義之下。乃何以能作威至是。余詢既畢。同座者取視時表。曰。近十鐘。將下鍵矣。因起辭。余覺現狀不佳。不欲盡其詞。因亦告別。蕭送余返寓。意態頗不安。余亦未便致

詰。翌早九時。俄少年白氏來邀余赴東方管理部。至則在代表招待所之左約百步許。巍樓峻宇。頗壯麗。白偕余登樓。至一室。以指叩門。內無應者。啓視則中無一人。謂余曰。部長未到。君可暫俟於是。乃引余入一室。室外有素紙。大書中國共產黨本部七字。白氏入室。肅余坐。已則趨趨一席次。閱文件。室內先有一華籍少年在。方習俄文。余趨與爲禮。詢姓氏。彼亦不起立。但坐答爲華姓。亦不轉詢余。余審其音似浙人。察其舉動。似卽此中辦事人。可假虎威者。枯坐久之。所謂部長者尙未來。白氏以反河太本津會議布告書稿件之屬於華文及日文者。囑余爲繕之。繕畢。余以爲華氏既係此中辦事人。必知余請換照事。因復與款洽。具述以詢之。華略不顧瞻。安坐書寫所習俄文如故。俟余言畢。乃搖首曰。此事時期尙早。此間不代表團。若未審查君來歷者。能令君赴莫乎。余知其言出有因。諒余事已陷於奸人之手。因曰。甚佳。余固代表團之選爲審查。僕果來歷不明者。俄人固亦不能令僕至此耳。至下午四時。白氏語余曰。部長今日未來。余今偕君歸。明日再來見部長可耳。言次。披外衣邀余返寓。出部時。大霧迷漫。白曰。伊市每冬季春季輒如此。霧嘗數日不散也。既抵寓所。白氏約翌早再偕余赴

(45)

部。遂告別去。

(4)

▲旅伊中同病相憐之華友

余入室。正沉吟無主間。忽有少年華人三推扉入。與余爲禮。余察其舉止。頗溫雅。詢姓氏。則一虞。一嬌。一季也。虞等轉詢余姓字畢曰。吾今日乃聞人言有同志到伊。寓於此。是以相偕奉訪。欲一詢本國情形。余曰。君等何時自國內首途。嬌指季曰。吾二人來此考察。於十月由本國動身。若虞君。方來自莫斯科耳。余曰。然則君等之中國

浙事。將更近於僕。僕蓋八月途者也。虞曰。聞來到此已數日。何以總不獲相見。余等固寓所間樓一耳。余乃告以所苦。并詳敘護照錯誤種種棘手情形。虞驚曰。在俄地無護照。事頗可危。君之身命所關。何以能寄他人手。況其中更有金錢關係乎。此事宜速向前途探明。余曰。茲事吾知決不至有意外。蓋與僕偕行者。皆切實可靠。而有正當來歷者。豈若不切實。僕亦決不能至此。吾此時所願者但欲知黨部對於余行止之辦法耳。嬌曰。此間總機關爲東方管理部。總其成者爲俄人威金斯克氏。部內分設東方各國共產黨部。中國部主持者爲一俄人。次即威氏之秘書。威氏與其秘書。均諳英語。僕與季君

。雖通俄語。亦能以英語與威氏通。今方在此辦事。倘君欲與威氏相見。僕等可供君通譯之用也。余起謝之。具舉本日偕白氏赴黨事以告。虞曰。既與白氏接洽。事有頭緒矣。渠固中國部之華語通譯。理應供君驅遣者也。余詢章氏。虞曰。是此間有權勢者。君何以知此人。余舉蕭樵介紹相見。始末語之。虞曰。君何爲道及海通君。海通君固彼等所痛惡。在莫斯科曾大肆攻擊者也。余曰。則余初不知。且海通君國人知而與交者亦衆矣。若謂道及海通君石。均犯忌諱。又安得盡人人而誅之。虞曰然。傾軋場中。真令人有不可以理解者。余曰。吾之未入俄也。以爲共產家天下爲公。持來生平等。自食其力宗旨。當無機心無機事之可言。今亦如是之猜忌乎。虞曰。各國行封鎖政策。陰助白黨。則謀四布。勞農政府爲防範陰謀計。故於交通上檢查極嚴。此間東方巨鎮。出入要津。某國人於交界之烏斯克里地方。又假同業以布偵探。故此間往來者。尤備極注意。嘗有至此實非偵探。而偶以誣擊。竟被下獄者。亦有即拘留車中。日給以水一盂。黑麵包半磅。至數月之久。不許進亦不若退者。先數月間。有吾國奉籍某少將若抵此。自稱爲吾國南方某偉人代表。爲此間黨部扣留。不允放行。即居此招待。樓上凡數月。

日循道而走數千百次。衣物與醫殆盡。至無可澆濯。垢臭滿身。日始始獲放行。狼狽而去。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然此終得放行。尚係不幸中之幸。其間不幸且有竟致喪失身命者。冤慘重軍。實不可以數計也。余曰。俄人方以世界革命號召全球。入國者。已有駐外代表之諍明。又須經勞農政府之允可。是謂「歷者」。已盡審查之能事。今於入境後。又復加以種種留難。是不啻陷人於阱。且亦無事自擾。是卽爲來者計。亦不爲世界同情之得失計乎。虞曰然。吾於途中。嘗見一俄婦。以「諍書」故。被檢查者牽下車。俄婦大哭。向檢查者哀懇。又向途人陳訴。卒無效。彼等不但外人如此。卽於其國人亦然。顧以吾人之在數十里冰天雪地中。來往非易。倘一嫌疑。一經發覺。卽幸不受捕。亦逃無可逃。東方人異言異服。無可掩飾。不與俄人比。豈有如此斗膽偵探。俄人亦矯枉過正耳。顧如君者。亦未免太過鹵莽。試思數萬里之長途。酷寒天氣。在戒嚴區域。語言又復不通。隻身踽踽。豈可以嘗試。况途經阿姆斯克地方。尚須換車一次。而阿姆斯克赴莫之車。又不定何時到。既無運貨。客之往來者。均須在站坐候。會遇其適。候至六七日亦未可知。且秩序混亂時代。駭僮者流。結黨四布人叢中。稍不昏睡

。行囊使不翼而飛。試思萬里孤臣。苦寒中。夜不得安眠。日不得飽食。其苦其何堪以。願吾殊不明。君既非共產黨介紹。又非外交官有正式護照者可比。何以竟能至此。吾聞來俄之人多矣。願未有奇特如君者。余笑曰然。願吾以爲余之來不奇特。而俄事現聚至此。乃真奇特也。事已至此。欲罷不能。余來時已妥辦後事。聽其自然可耳。虞曰然。君已至此。欲不進將益啓人疑。予議者以口實。當然隨遇而安爲宜。但不審君之夾俄。究有何希望。倘坦懷見示者。僕等或能爲君借箸。要未可知也。余知渠此言意在刺探余隱。營曰。吾意以私人資材來俄者。心理大抵相同。以此言之。君之希望。卽吾之希望。太可不言而喻。願希望是一事。能達到希望與否是一事。此當在後見事行事。及視其所得之機遇如何。此又烏可得而預言者。虞曰然。此確情也。言已不復致詰。余轉詢其入俄始末。虞曰。吾之所以入俄者。正如君。心理大抵相同。願余乃自海道入歐洲。有善於俄語之韓人同行。故途中絕無阻滯。入俄後居留凡四十五日。因受某團之攻擊故至此。今已兩月矣。所以不能東歸者。以東方部輒藉口於未得莫斯科放行電報爲詞。尙不知何日方能出境。至嬌季二君。皆係志在入俄考察者。到此後。威氏以將開太平洋會議。留在此

(9)

錄

想

回

間辦事。故逗遛至今。二君在俄。皆原有職務。與已滿。急須回國。恐開會後不克西進矣。二君同來者。尙有一軍官。會充川中某師團長。今在俄人所組之華人紅軍軍官學校中充教授。間亦來此作劇談也。余詢學校之內容。曰。是不必問。徒有其名而已。學員多紅鬍子。不識字。且多係因受排擠而被安置於此者。皆網羅中人也。余詢海通君消息。曰。是在俄亦曾受某團攻擊。加以中政府偵察之名。願俄人遇之尙厚。未遭毒手。

科以其夫人臨產。一時尙未解離俄也。因取紙筆書海通君寓址付余。余詢以不韓人某某在此否。虞曰。君何以知其人。余述在赤雲韓人託寄書事。虞曰。是不在此。均赴莫斯科去矣。言次待者進晚膳。三人起告別。曰。僕等卽寓樓上某號。無聊時可來劇談。遣興也。

是日代表來就食。無一復入余室。蕭條亦絕迹。自晤章後。遂有此現象。余頗覺有異。默念虞嬌季三人言論。雖隱約其詞。不能盡情吐露。然其必俱爲同受某團之害者。已可於言外得之。同病相憐。或者所與傾吐心腹。尚無聊。因再樓訪之。至明章其亦在是。虞等閒談。至於俄幣日落事。余偶舉所聞以應。曰。可憐農政府以現行新經濟政策

。恢復商業。不得不整理幣制。曾經會議。將於明年鑄金幣千萬。及銀幣若干。實行統
復行使現命制度云云。不知確否。章某作色曰。此說若於何開之。余曰。在赤塔時余同
行友遇其同學之俄人言之。此人固共產黨。而供職於遠東政府。章曰。果共產黨必不
爲此言。余聞之愕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己而虞等詢余同行友之歷史。及赤塔情形。
余舉以相告。中言及赤塔恐慌現狀。連類及於一事。曰。吾友亦赤。與其同學行。偶以
手抱其腰。叫手槍在焉。余友詢其何以懷手槍。其同學曰。如此時勢。焉得不備手槍。
吾共產黨中人。固無不具此者。卽此可見赤塔人心浮動之情形。章某又作色曰。是殆尊
回友之謔言。共產黨必不如此。余曰。然。共產黨或不人人如是。願吾友亦非相欺也。
想余言時虞等目余。余目是不復撻言。未幾章去。嬌曰。當此人前。君何以小謔言如是。余
錄笑曰。是不過閒談。余殊覺其無傷於事。豈覺讒畏譏之下。謂笑啞皆罪者耶。言次一
七八歲小女入。戲與之戲。謂余曰。此女與其母及弟。亦寓於此。母子三人。日祇領
(51) 糧食一份。忍飢度日。至可慘也。余見其案上有黑麵包。因詢其購自何所。虞曰。是卽
領得之所謂糧食。余等在地。名爲辦事員。待遇降於代表一等。食堂日祇供半殮一次。

至於早晚。則以所領之黑麵包果腹。黑麵包鬆劣不堪下咽。故居此辦事者。若非携有金錢。卽須典質衣物。蓋食物惡劣。有時不得不在外稍購佳品。以潤枯腸也。更有苦於我輩者。沂某團有五人由滬經海參威而來。中途迭經戰亂。幾危及生命。展轉半年。乃抵此間。衣服破敝如丐。行李俱無。近日委員方發起捐款。以爲救濟之計。我輩亦不得不略破懷囊。如嬌季君。已將床頭金盡。恐區區存儲者。不足一月之零用矣。既復注視。曩麵包曰余未來時。老母力勸余不必作此行。余少年氣盛。乃違慈命而來。今若令吾母知吾在俄。乃日以嗚爲果腹石。恐豆大紅淚。濕透青衫矣。言次高唱鄉歌。若不勝感慨者。余亦慘然。

○中國共產黨之構陷陰謀

是晚歸就枕。感懷身世。展轉反側。徹夜不能成眠。將曉。體極不覺入夢。朦朧中。忽聞爆炸聲甚厲。猛然驚覺。起視。同室之少年已出。其他殊無異狀。以爲係一時神經之甯所致。擬復就寢。而取視時表。已七句鐘有奇。爲須應白氏再赴黨部之預約不敢。寐披衣起盥漱已。取暖水壺。赴水房取沸湯瀉茗。方灌沸湯入壺不期沸湯熱刀太甚。

致盞之內管轟然炸裂。玻璃盞盡成碎片。以爲是不祥之兆。心忪然不樂者久之。念盞破無可代者。卒傾出玻璃屑。潔滌外管。卽以外管取水滄茗。早茶已。枯坐候白氏。而白氏竟不至。午有扣門聲。以或白氏矣。起而啓視。門一四十餘織足之華婦。與一二十許少年。乃向未謀面者。與款洽。女曰珠華。少年曰傲南。爲某省工會及女界代表。蓋亦反對太平洋會議代表人物。今來就午餐者。珠華詢知余隻身陞遊狀。極贊余爲有心人。余曰。以足下織織之足。尙不憚勞至此。僕有愧色多矣。珠華曰。吾初不明俄國現狀若此。若知之。豈敢來。試思在此旣毫無自由。日給兩殮品旣惡劣。不堪入口。寓所距此一里有奇。日須走風雪中而後得食。吾以一織足婦人。豈能堪此。况開會無期。尙不知何日方能脫此災厄。今方悔不當初也。余聞其言。知爲誠篤。非偵探者。因笑曰。僕之感想。乃微異於足下。蓋俄屬飢荒。食品必不能充美。余所深知。余所以來者。以爲共產國。雖不能恣口腹之慾望。必能得精神之愉快。今精神痛苦。乃百倍於資本社會。是吾所大失望者也。少年曰。誠然。在俄國幾於完全失却自由。此實令人所最難堪者。言次鈴作。侍者進食。二人亦出就食堂。余午餐旣畢。忽見章某掩然入。知渠係從食堂方散食

夾。蕭公坐。章殊無謙讓。亦絕無寒暄語。但微笑。默誦謂余曰。此間俄人甚欲知君任屬內所附屬之共產黨內容。擬請君作一報告書。亦余慮。以便轉示諸俄人同志者。余聞意

回

。度渠必意在設阱相陷。因故訝曰。余前與君言。不聲明。祇研究共產主義者並無附屬之共產黨乎。章曰。君之言有友人組織共產團體乎。余曰。友人。友人耳。余共余耳且友人所

錄

想。加入其中。此來亦非代表。等情形。皆曾與君道及。君云云。試余。何資格可以作此報告書。告書中。更以何名稱加諸團體之上乎。章曰。此為俄國同志之意。囑之於余。似不可

無以應其請。余意君固無妨為之。言次有咄咄逼人之概。余曰。無根據可以作此報告書。即以個人論。所知於吾國之共產組織事亦甚少。亦無可作報告之材料。且余武人。文理

殊不爾揚。不足以當筆述之任。倘君必以為不可無以應俄人同志。如君以暇時辱臨僕

處君以所欲知者詢之僕。僕亦以所具知者告之君。君則耳聞而手記之。即以此應付俄同志

似此辦法。一則報告中可不致有所非所答之弊。二所以君大筆。一揮立就。亦可不致久延時間。君意以為然否。章不悅曰。余無暇寫。擬仍請君之。余曰。余極願有以副

尊命。但所苦者。讀書少。不能文。鵠表之於口。不能筆之於書。驚馬加鞭。愈見其劣。無益於事。恐反資笑柄。以君文豪。區區稟告書。想亦需時無多。且僕所知有限。亦無多言。故以爲加僕意便。章頗猶豫。更欲有言。余笑曰。天下事。人各有能不能。如君聰明。此何待勉強。僕晚間准候君於此。辦理此事可耳。章無如何。諾而別。

余念自晤章後。新相譏忽縹迹。白氏與余赴黨部。人又爽約不來。茲章忽又以相告相逼。意頗自危。因復密樓訪虞嬌等。告以章索相告事。虞以爲余必以應付之者甚佳。旣而語及諸人縹迹。及白岳爽約事。驚曰。此等現象大不佳。彼等恐有意外動作。君其慎之。諸人之不來。必受奸人臣君爲偵探之蠱惑耳。余忿髮身寄虎口。險任其咀嚼外。已無可如何。因亦安之。轉笑謂虞曰。虎威狐。小人尙未待志。稍占上風。已猖獗至此。一旦待志。國、其尙有瞧顏乎。且吾國自開海禁以來。尙未派偵探出國之歷史。現政府果能知注意及於外事者。又何致各國內之紛亂若是。小人誣謗。何所不至。願上等手。亦未地太過卑劣。而諸人之爲其蠱惑。亦所謂太無意識。況余來歷自有真。可以清查。以一語言不通。身以樊籠之。卽確爲偵探。亦何足畏懼。誠乎諸人其臆細於鼠

(55)

矣。虞曰。中國人向少正見。何意識之可言。然世途險惡。至今亦可謂江河日下。試自一種主義學說。亦有龍斷包辦性質。寧非千古奇事。余曰。卽龍斷包辦。亦當大開門戶。廣予招徠。試思世界豈有閉門自守之託辣斯。俄人以世界革命號召全球。乃寄於此等宵小之手。亦可謂誤矣。虞曰。俄人先入爲主。何所知於東方事。且某團動輒以團體名義。以挾制俄人。俄人對於中國關係較深者。唯該團。亦當然受其愚弄耳。余曰。白話今日之爽約。此中亦有黑幕乎。虞曰。此甚難言。但君不妨再與接洽。觀其動靜如何。亦可諒其大概。此人與余等同寓。在左方之某號房。下午四時後。卽散部歸矣。若不待要領者。嬌李二君。可偕君赴部。一詢究竟也。言次。視時表已四時。因起引余下樓。經廚房通過後。復登樓。曲折至一室。曰。白卽寓此。言次以手叩門。應者。因復備余返。曰。諒彼歸不遠矣。君稍待。卽可再往訪之耳。余謝之。返入己室。候至五時許。因獨至自所。至則白已歸。方與曾在黨部相遇之浙人華某。方箕踞據爐。共煎乳汁。室設榻二。案檯俱備。其一榻上大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八字。筆力頗健。案爲中國式。余審爲華氏榻。蓋華亦與白同寓也。余入室先款洽華氏畢。因謂白曰。吾終日候君不

室。想君亦事繁。忘預約矣。余不審君寓於此。果早知者。余自來踵門候駕。不敢勞玉趾矣。白微笑唯唯。余曰。明早願隨君復往黨部。卽來候君同行可乎。白諾之。既而華煮乳汁熟。亦分余一杯羹。余起謝。詢曰。此乃領得者乎。華曰。否。此乃自破慳囊者。如此美品。烏有可領。吾等在此。殊苦食品不慣。幾餓損。日前方市豚蹄。與白君共酒枯吻。不然真不可耐矣。不審君到此何如。亦與代表共食否。余曰。否。食則如代表。願乃侍者送入室。不與代表共也。華曰。是或一時辦法。匝月已無幾日。想下月起。君或留此辦事。亦常有食券如我等耳。券中應得之物亦不少。但稍惡劣耳。余曰。是無傷。余在軍中久。固慣惡食。甚願得與諸君共事。研究共產政治耳。華曰。食品雖劣。幸此時商業復開。祇須有錢。不憂無救濟法。此間新商。華僑甚衆。蓋領一營商牌照。不過銀餅二枚。物品缺乏。求利不難。故趨之若鶩也。今通衢中有小木屋陳列商品。十九皆華人耳。余唯唯。頃之。華復詢余曰。君諱海通君乎。余曰然。故十年前故雨也。華曰。渠在莫斯科頗受人攻擊。謂爲中政府偵探。君知之否。余曰聞之。但不得其詳耳。平心而論。海通君如別有予人可以攻擊之處。則余不敢知。若謂爲偵探。則吾敢決

非。蓋中政府非對外派偵探之政府。且海通君果受偵探使命。亦大可以外交官資格入俄。何必以私人名義。自取危險耶。華曰。然。言次。余即視時表。已六時許。因轉與白約。於明晨九時前來相候偕行赴節。白諾之。余遂歸。侍進晚殮已。余枯坐室中。以爲章其必來。乃久候竟不至。余思華氏爲個中人。頃所言留辦事之事。必出有因。余素聞俄人對於外人。輒以留辦事之名。爲拘禁之待室。果爾。則余尙可徐圖爲力。勝於下獄囚禁。及銅車上香多矣。因之心亦爲稍慰。盤旋小室中。念余無可指爲偵探之憑據。祇有韓人書二封。該韓人且與此間韓僑共產派不合。是稍可慮。因取出燬之。至十時許。知代表厲所已下鍵。章必不復來。因復登樓訪虞等。告以再約白氏情形。及與華某談話事。至十二時歸寢。因先夕失眠。頗倦怠。未幾入夢。惟終夜警覺者五六次。神志頗不寧。翌早七時起。盥洗畢。淘茗以所攜乾糧作早食。

▲黑暗中之一線光明

至八時三十分往赴白氏約。至則白氏與華氏方盥洗。歎冷畢。俟甘早食已。白氏乃與余先行。方下樓。侍者已羣跡至。與白氏絮絮語。已而以手外指。操俄語告余。余但明東

方管理部等字。不知其他。輒詢白氏。白曰無他。黨部命我偕君赴部耳。及部。白氏偕余。赴先次到部時即門外人之室。入則見兩人各據席坐。一在室之西北隅。一在室東南隅。方持筆俯首疾書。白氏引余至東南隅席次。介紹曰。吾秘書長某某也。余知即爲東方部秘書長。兼管中國共產部者。西北席坐者。必部長或氏。因與爲禮。秘書長亦起握手。肅坐。白氏亦旁坐司通譯秘書長詢余曰。君即某某欲赴莫斯科者乎。余曰。然。曰。君有何憑據。余曰僕在赤已託外交部。請得勞農政府之允許。有非常委員會駐赤支部之證書。惜交付孫在登車時。爲時匆促。不及檢校。我所得者。乃別一人之證書。至中途方查出有誤。幸有該支部介紹之女黨員偕行。允爲余和伊在部掛號換照赴莫。余時隨身。尚有赤塔駐哈代表之介紹書一紙。因悉付之。但到此後。至今未見其人。不審赤支部有無電報通知此間。及女黨員曾爲余掛號否。秘書曰。無其他憑證乎。余曰無之。秘書曰。有金錢關係乎。余曰有之。係託爲代寄者。其數三百。秘書曰。是矣。悉在此矣。君赴莫斯科何意。余熟譯者有誤。致生枝節。因在衣袋中取出友人爲余所撰俄文之入俄證見書示之。秘書長取讀。似甚驚異者。閱畢。詢余曰。此君之友所撰。而君

回 想 錄

(69)

於君之意乎。余曰。然。秘書書長因指紙向東方部長威氏絮絮語久之。威氏點首。秘書長復謂余曰。君欲速達莫斯科否。余曰。倘貴部允余速達者。余固深願。總長曰。君今日晚間可曾途。下午二時來取君之憑據。余曰。甚感謝君。但余言語不通。倘部中有西行者。乞爲介紹一人。指導一切。秘書長曰。然。有一蒙古人偕一蒙古學生。亦今日赴莫斯科。正可伴君也。言訖。余起辭出。別白抵歸寓。加重因遇敵。心爲大慰。未及入室。先走告屢嬌等。屢等喜曰。敬賀君。君運乃大佳。脫離鬼門關矣。余曰。此亦可見俄人尙能權不下移。甚剛徒枉作小人耳。虞曰。是不可知。彼等在莫亦有黨羽。不過君若到彼。則一切事海通君可以照應。且首善之區。衆目所屬。無論如何。亦決不至似此間之暗無天日耳。時已近午。余遂歸。侍石進食已。章某復來詢余報告會書就否。余諾曰。余昨與君約晚間相會。君詢所欲知者。僕言之而君書之。君已諾。而爽約未幾。余方以爲異。今若所云。是何言也。章曰。僕昨無暇。今晚當再赴約也。余曰諾。章遂出。余亦不以得東方部許可卽口入莫之事告之。急收拾行裝訖。以白氏不歸。因約同嬌君偕同赴東方部取照。嬌君允之。至則巡招待室之管房者自內出。見余至。招入室。取所

託寄之金錢還余。余亦交付收據訖。管房者曰。君此行途中必須用款。顧不能用現金。今爲君兌勞農紙幣三十金盧布。以便應用。按現時市價。每金盧布值勞農紙幣二萬九千元。三千金盧布應得紙幣八十七萬三百元。言次。因卽金櫃取紙幣付余。余起謝。並謂曰。現金不能用。固可携帶乎。曰。可。交殆已。適赴莫之蒙人二。一中年一少年者。亦入室。候取護照。管房者爲余介紹。余與爲禮。顧蒙人以不能華語爲詞。意似不屬者。旣而管房者以赤塔駐哈代表所發之尋常護照紙還余。命余俟於閱室。余視照中並未加簽字。疑當別有護照。入室以俟。見室中陳設甚精。印刷品亦富。除俄報外。有東方部自辦之華文日刊。及宣傳用之小冊甚夥。偶出探視。見前同來之女黨員。自辦事室內出。余大喜。急趨與爲禮。女黨員亦喜。俄曰。赴莫事如何。余曰。今日首途。甚謝君。余正在此。候取通行證耳。言次。並詢通行證發出之所。並以發還尋常照示之。女黨員引余入一室。室內一人據席坐。持筆疾書。五六人鵲候於側。似係專司辦護照者。女黨員爲余陳述頭末。辦事者領之。似已知余事者。頃之。索余發還之尋常護照去。命余回寓以待。余已出。極表感謝之意於女黨員然後歸。至是余始知女黨員亦係鄒中辦事

人。咫尺之地。終不一見。且以經手人。竟經不知余首途事。亦不早以實情相告。遂令吾如墜五里霧中。入於備極恐慌之地。豈女黨員亦處於爪田手下。別有不能相見之隱歟。是真令人不可思議矣。

想

▲由伊西行之疑慮及華友之贈言

余歸約一小時許。一俄人偕管房者入。以巨絨付余。曰。此君之護照也。車於今夜八時出發。惟車僅至尼哥來夫斯克市爲止。在該處尙須換車。然後可達莫斯科。到尼哥來夫斯克市後君可下車持護照與乘車券赴交通處。(夫比利使堪姆)換彼方之乘車券。此車到後。經過約四五小時。彼便出發矣。言次復出紙一方。書俄文之交通處(夫比利使堪姆)字樣付余曰。君到尼哥來夫斯克市時。以此紙詢人。或僱雪車。卽以至交通處矣。余於今晚五時三十分來送君首途。請君候於此。余聞其言。知爲專司送客者。其人發音洪亮。甚有順序。而辭氣和平。態度亦從容不迫。察言觀色。似老於辦事者。因起謝之。客亦立辭出。未幾。嬌季二君來。余不以照。並告以送客者所囑。虞大詫曰。奇哉事也。伊莫換車。向在阿姆斯克市。未有在尼哥來夫斯克市者。豈此中別有作用歟。余

曰。以今日經過之接洽情形而論。則毫無可慮處。余意余隻身萬里。橫逆之事。有前定。即前前途無意外事。吾寧早日就死。亦勝於在此日受凌折。憂讒畏譏滋多矣。虞曰。然。事已無可奈何。聽之可耳。余索贈言。虞曰。君果西至莫斯科。一切事詢海通君。矣。海通君在彼頗受優待。必能盡指導維持之責。總之世途荆棘。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有事可行。尤以秘密爲主。蓋某團曾決議無論何團體來俄。決不許令與勞農政府接洽。以分其固有權利。倘有接洽者。誓以全力對待之。若行止不密。稍有洩漏。則事危矣。余曰。余此行志在研究共產政治。本不注意於接洽何事。信仰主義。乃吾之自由。某團所以能阻。至發其關係與否。當聽俄黨之自動。余決不染指。以觸某團之忌。虞曰。是則更佳。次之。君將來無論如何。卽至行乞。亦當自歐洲歸。再不可再經伊市。自陷於羅網。三。則君於離俄之前十日。卽須將所欲去方向。預告黨部定奪。若待彼通告令出境時。再出境方向。彼已規定。不能更易矣。四。俄地鐵道各列車之中。必有一車歸共產黨支配。此車陳設甚精。座客亦少。君於換車處見開行列車中。其下有軍士站崗者。卽等車。可逕登其上。不必猶豫。倘軍士攔阻。但厲聲告

之由。余共產黨。彼即鞠躬退避矣。蓋俄人之於共產黨。聞風胆落。爲途中利便計。不妨利用此策。五。君之通行證須隨身旁。切勿落他人手。途中檢查者。或日不遇一次。或一日而遇十次。均未可定。此以性命有關。不可忽。至於西比利亞道中。災區不廣。一切食物。沿途可以購買。可不憂受饑也。余。謹受教。己而鐘鳴五句。侍者即進食。較之往日特早。似已知余首途在即者。虞等三人亦致辭珍重而去。余候至六時。送客者來。入電話室發電話。時間甚長。似係爲余事與人談判者。久之入室。則余行篋出。僱一雪車置行李其中。兩人席其上。匹馬曳而前。至站後。送客者先下車入站。爲余購二等車券一。付之余。繼又爲余負行李登車。安置畢。又在同車中。覺得同日啓行之輩人。以羣事囑之。一一周到。井然不紊。復沉吟頃之。乃起。欣然作別。余亦操不完全之俄語。極表感謝。意。送客者。謙攜再三。始下車去。余人視車室。精潔遠勝於赤塔列車。因倚榻假寐。思章七時半始到食堂。食已已至八時。余車已發。即令知照行者。而在晚間不能辦事。待至翌日。余去已遠。彼即有毒計。己不及施。渠能流毒至於莫斯科否。雖不敢知。然幸暫脫虎口。頃之汽笛作。車西發矣。余必爲之大慰。

▲西伯利亞途中之所見與蒙古寄書郵

由伊至莫斯科前後凡九日。中間在尼哥來夫斯克換車一次。就攔約四五小時。兩方分計。由伊市至尼市四日有奇。由尼市至莫斯科亦四日有奇。沿途車行甚疾。不似伊滿通車之緩。且事事有序。亦不似伊滿通車之凌亂。由伊至尼一段。余所乘者爲二等臥車。車甚明潔。同房者三。皆俄人。余與款洽。甲與乙爲赴尼市者。丙則赴莫斯科者。甲似軍人。乙則似工人。丙則似公務中人。至東方部爲余所介紹之二蒙人。則在間壁房中。余兩間周旋。三俄人與余感情頗洽。甲乙二人每下站爲余取沸湯。余亦以所攜食品與之。至於兩蒙人與余。輒有格格不入之態。余不明其所以然。亦爲種族性修劣之判而已。車抵尼市時。方味爽管車者預告。凡赴莫斯科者。概須在此換車。原車再開至阿姆斯克爲止。即回伊市云云。余始知在伊時。虞氏對於懷疑換車地點之誤。蓋東方車行由莫斯科爲止。而換次段車之地點。則在阿姆斯克市。西行車首段至阿姆斯克爲止。而換次段車地點。則在尼市。故阿姆斯克。乃東方車之換車地點。非西行車之換車地點。虞氏自西來。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將抵尼市時。三同房之俄人告余。謂一切相助。幸無憂。余

起謝之。收拾行李畢。走告蒙人。不知二蒙人尙高臥未起。余告以故。蒙人不以余語爲信。謂換車在阿姆斯克。須午後方能達到云云。余操不完全之俄語言之再三。而蒙人不信。余初亦甚猶疑。繼思仍以篤於送客人所指導者爲是。故車抵尼市。余即偕三俄人下車。甲乙二人助余負行李。其聚一站外。丙則索余護照去。將俟天明時爲余前往交通處換乘車券。時正陽歷十一月杪。天氣奇寒。兩足幾僵。久之。二蒙人亦下車來相就。余亦始知二蒙人係初赴莫斯科。未明東西行列車換車地點。異者。嗣甲乙二俄人與余作別。蓋彼已抵家矣。蒙人向余索護照。爲換券之需。余告以已交俄人丙代換矣。蒙人聞之。年長。現不豫色。喃喃語余。詞不辨。意謂恐有意外者余以驚弓之鳥。雖明知俄人丙無他。然蒙人係東方部所介紹者。比較似較有根蒂。因向俄人丙索還護照予之。俄人丙似余視彼爲不可恃者。意願溫。即取護照還余。自携行李他去。余亦赧然。又不能以言語逆意。慷慨而已。余以照付蒙人。蒙人因囑余與少年者守護行李。自入站中去。久之來。命三人共負行李入站內之一室。室內容積頗小。祇有一小火油燈。奄奄然欲滅。而人甚擁擠。俄人丙亦在其中。蓋皆候車者。余與兩蒙人置行李於地。即席坐其上。

室無爐。願以人多氣盛。亦頗溫煖。頃之。天明。蒙人囑余與少年者候於室。自懷三
嚮往交通。換乘車券。余與少年者株守至三四小時之久。室中人及俄人丙。盡登車久矣。
而蒙人猶未起。汽笛嗚嗚作。若催客者。心惶惶然殊虞或有意外。意頗悔與蒙人共事。
但已無可如何。又久之。車待發矣。蒙人始跟踉歸。持新券急登車。則一三等臥車也。
而俄人丙亦在其中。見余頗落落。余亦頗安。管車者以券視其號數。分配臥位。余
得其一。座客滿車。却無逾額者。頃之車發。以上下極匆忙。且有同伴者虞氏杜伊所囑
大共產黨部車之事。未能親自試驗。亦不及實地考查。余自念萬里陞遊。繼以安其常而
處其頓者為合宜。天下事可已則已。若事事越乎常軌。務貪心而好奇。一旦誤會。反有
不美者。故無論虞氏之說。確否尙未可知。即令有之。余亦決不願以言語不達之身。在
禁荆棘叢生之地。儼然嘗試也。

(67)
三等臥車中。地位逼窄。人聲嘈雜。不似二等臥車中之靜謐整潔。且車窗玻璃。係單層
者。感受人氣。凝而為雪。厚寸許。不如二等臥車之雙層玻璃。不能凝冰。可以外望景
物。車中盥洗所及水廁亦祇有一所。人數已眾。俄人盥洗之時間又特長。稍不撻足。即

終日垢面。幸臥位寬廣。頗有餘裕。倦時尚可安眠。余於悶極無聊時。輒取小刀刮去窗上凝雪。發一穴俾便外窺。以資消遣。盥洗及大小遺。輒於夜間俟各人就寢後行之。蒙人此時與余較接近。每到站輒命其年少者爲余取水滷茗。食亦相共。一日食後。出其行篋中之布包示余。纍纍皆函件。余始知爲東方部寄書郵。而函件中並有祇裏佛經。且有張家口北京雍和宮之舊函件。自謂曾在蒙古北京間甚久。行李單簡。御衣殊少。日間無事。輒取經典。相對合掌喃喃。余審爲喇嘛。又疑其僕僕道途。必於俄蒙事件有關係者。惜余不能俄語。無由偵其內容耳。

沿西伯利亞鐵路。兩旁皆森林。道之外有土路。間見農民以馬曳雪車。載物來往其中。車每行一二小時輒有站。站附近爲大村鎮。除車站外。沿途村鎮民居。類皆以木製成之平房。每半日或一日。經過大河流附近。必有大城市。大城市附近。必有工廠。烟突矗立。頗爲壯觀。惜匆匆過。不能一察其革命後之內容。沿途鐵道橋梁。皆有鐵絲網圍於四周。並具兵衛軍車每過橋。橋之首尾。軍士擎槍以俟。司車者輒不許人外窺。似恐人對於鐵橋或有意外陰謀者。以此可見勞農政府戒嚴之狀況。而數萬里酷寒荒野。僅二三

十年經營之力。已致闔閭撲地。擾攘如此。輒令人不禁驚奇。俄國昔日帝政力之偉大。與其當事之宏猷。反視吾國區區之黑龍江省。以數百年開闢之版圖。猶荒涼至是。殊令人生優劣盛衰之感矣。

余經過此中。係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沿途各站。均有食物出售。食物中大抵爲麵包魚肉豬肉肥腸鷄鴨牛乳等品。其一切習俗狀況。與吾國江浦京漢途中。大致無殊。余以恐有失車情事。途中常用乾糧。下車購食物者僅四五次而已。每購物必與少年蒙人偕。以其能俄語也。麵包每磅。似約新幣七千。熟鷄中大者。每隻新幣三萬。鵝鴨則七八萬。以伊市幣價計之。似甚昂。若以莫斯科幣價計之。則殊賤。蓋伊市紙幣。每令盧布僅值二萬九千。若莫斯科則已至十萬有奇。其相差之懸殊。乃至於此。幸余身所儲有八十餘萬。八九日客途。固不虞其缺乏也。顧此等現象。係專就西伯利亞而言。若自烏拉山。以西則間有無食物可購之處。且每遙見小村莊。竟有無人烟無牛物者。附近車站。亦常聞其無人。車上所需薪水二事。每須乘客下車之營連。蓋西伯利亞。不過以共產影響。農民短絀。尙未至歎收地步。若烏拉山以西。則多屬災區矣。但沿途並不見災民。意者其

回 想 錄

(69)

非死即遁耳。數十座客。無不懷愁愕之人。蓋皆自東方來。未大受飢饉之害者。人種顏色不一而足。恣態亦不相同。以此足見俄國民族之複雜。然言語如一。毫無相爭事。對於余及蒙人。亦毫無歧視驚奇態度。以此亦足見其大國民風度。與夫言語統一。能滅除種見之效果。沿途中同座頗有與余款洽者。余以所知俄語太少。且耳官對於俄詞亦尙未能容納。爲省煩起見。輒以不明俄語答之。一曰。余以事取行篋乞座下俄人爲助。操俄語曰。請助我。俄人起助畢。余謝之。俄人曰。君業俄語矣。何云不能。余曰。太少。俄人曰。請助我。謝謝。太少。業三句矣。何云少也。座客皆大笑。余亦莞然。一日。蒙人年長者得寒疾。余諸葛行散。掩納於鼻。俾作嚏。俄諸座客見之以爲奇。各向余索取。亦如法納之於鼻中。未幾滿軍之嚏聲與笑聲大作。是亦旅行中趣事也。烏拉山祇深廣。並不高峻。車行約十小時始出山。經過山中時。曲折沿溪而進。溪水尙未盡凝冰。若西北利亞河流。則皆凍結矣。顧以天氣寒度論。以余身所感者。烏拉山以西。實與西伯利亞無殊。然則水之冰結與否。固地氣之差耳。

途中八九日。無他意外發生。惟行抵距莫都之先二日。抵一站。地極荒僻。站中又無

人。車道前方。竟有數空車阻塞去路。且空車之一在軌外。而前方鐵軌。亦損壞不少。滿車座客。皆憂形於色。車停四五小時始修復。并將空車曳出軌外。然後啓行。余以爲前方或有亂事。然卒安抵莫都。不復見有何異狀。意者其反對黨藉此以洩憤者也。

▲淒風苦雪中之莫斯科車站終宵危坐

余之抵莫斯科也。爲陽曆臘月之五日。車抵站。已在下午八時。此日也。風雪極烈。余與蒙人負行李出站。檢查若驗照畢。余視同來乘客。已紛紛雇雪車而去。余命蒙人之年長者。亦僱車入旅館。蒙人奔走久之。以無旅館獲。其實自新經濟政實行後。莫斯科已有小旅館。特蒙人亦初至。困於所聞。性又顛預。故不得其門。余當時亦不深明。以其言爲實。立風雪中。遑遑無所主。余出海通君住址示之。令僱車一同前往。蒙人亦不聽。固執謂必先親黨暫聽候支配。乃有寄宿之所云。余語言不達。不能獨立作主。無可如何。惟振奮精神以與風雪相搏而已。已而蒙人又奔走多時。始覺得站中行李寄放處。三人負行李入。頓放畢。卽於候車室瑟縮粘坐。雖較勝鶴立露天中。然殘風飲雪。已逾三小時。困車之中。腹亦隨餒。而站中殘室。夜深又已閉歇無可尋購食物處。方倉皇間。

回 想 錄 (71)

車中司事人。又以滌站故。遂諸客至其他一室。室兩大間相連。僅有長坐椅三五。候車客在其中。席坐者與臥者。無慮數百人。出入之途。爲之阻塞。蒙人展隨身小袱。在其中占得數尺地。三其各抱膝席其上。席未及暖。滌站客已由內方漸滌至外方。驅諸客出站外。時風雪愈厲。客大譁。不允出站。車中人則以兵至。擊槍扳機對諸客。兩方勢洶湧。蒙人尙隨衆逡巡。不悉棄其數尺地。余以事頗危。力曳之出。於是三人又復盤旋風雪中。已而諸客以手無寸鐵。亦卒不敢與兵敵。相率魚貫出。約二時。滌站事畢。諸客始復紛紛入。余三人捷足先登。於室隅間在二三女子旁爭得三尺座椅。據坐其上。顧不敢起。蓋起則鵠巢鳩居。物不能復歸故主矣。惟不時起立。稍活動筋骨而已。飢寒交迫。腰足麻木。可以其苦不言喻。堅忍久之。愈不可耐。顧近座俄客。有隨帶汽爐者。取出煮水。余渴甚。見之。饑涎欲滴。俟其熟。乞得少許飲之。如得仙露。繼而復有華人售雪茄者來。購數枚吸之。精神亦稍振。瞑目默念。俄政府若稍留資本主義者。則余今日早安臥於旅館中。何至受此痛苦。雖共產亦未嘗廢客館。然交通如織。到者不能限何時。而司客館者之辦事時間。則日有常晷。在青黃不接之頃。試問何以善之。可見天下

事無極端之是非。彼國執一端之見以量天下者。亦因噎廢食。削趾適屣而已。腦海正迴環間。有數少年紅軍。負全副武裝入。即卸於余等旁座數少女之對方。數少女俯首假寐。少年紅軍。乃眈眈其目。如將肆噬石。少女偶張目舉手。少年紅軍即作態入以游詞。女意殊不悅。嚴詞拒之。少年叫瞋目喃喃不已。女轉其首他顧不置答。余熟視之。偶呵欠腰伸反視。則三軍士已悉俯其首枕於數女子膝上矣。女子等無可如何。含溫聽之而已。余頗駭詫。蓋以解放女子之共產國。又在大陸廣衆之下。竟有此等舉動。實非異事乎。近曉時列車陸續發。候客亦紛紛去。天既明。余與衆人等復移至前方之候車室。蓋是處較雅潔。座位亦較多也。八時蒙人之年長者。持照及郵件赴黨部去。囑余與年少者候於是。相約十二時以前即回站。偕赴指定之寄宿所。是時已有小販提籃售白麵包。麵包每枚。其重量得一磅四分之一。余詢其價。案七千。較西比利亞高四分之一。余出資購兩磅。與衆少年分食已。精神煥發。懣倦氣爲之一除。惟缺飲料。遍視站前後。無可取沸湯處。吞涎而已。站內客。入者出者。絡繹如織。七八幼孩。周旋乞食其間。單衣敝履。黃瘠無人形傾倚而前。頗艱於步履。似飢極將暈厥者。至人前。則以手指胸劃十字以丐食。不得則又

(74)

顧而之他。顧座客十九無顧者。余惻然購麵包分濟之。又有婦人二。自站出。一中年者。病甚。一老年者。雖不病而龍鐘異常。各負大布包二。蹣跚而前。至候車室。則卸所負休息椅上。俯首至胸。氣喘忽斷。若不勝其荏弱者。久之兩人起。欲復舉所負於肩。兩手已不爲用。蓋腕力竭矣。兩人盤旋久之。卒無可如何。余座稍遠。初意鄰近俄客。必有助者。顧窺各人意。竟漠然毫不動於中。余憫之。乃起爲提所負。置其背而結帶於其肩。句殊不重。兩人亦免能起立遂相率鳴謝。攙扶而去。余默念兩婦人不知趨何所。能冒風雪而抵其目的地否。正不可知。惜余初履此。言語不通竟愛莫能助。願俄客均淡然若罔意者。世亂年荒。各不自保。宛轉而死於飢寒疾病者。殆已司空見慣。憐不勝其憐矣。

△同志海通君之幸會

下午一時。蒙人尙未歸。腹亦漸餒。復購麵包果腹。顧渴甚。無所得水。余惟盼蒙人即歸。顧至三時仍未見來。出站外四眺。則見風雪愈甚。蒙人御衣甚少。出站時商震震作聲。余深慮其倒斃風雪中。意殊焦急。四時許天色漸晦。始見蒙人自外來。乃雇無恙之

大車一輛。取行李實其下。三人席其上。同赴寄宿所。馬殊羸劣。行一小時始至客館。入室并無守門者。蒙人引余與少年負行李登四層樓上。置行李於過道中。覓管房者尚未歸。摩頃之。管房者來。乃爲余等開一室。中右二人在。喁喁語。視之乃前隨德林駐京之書記加氏。蓋南華語者。余方喜得遇故知。而加氏則意頗瑟緒不安。自述不過係暫寓此間云云。劇寒喧數語。卽託故去。余方訝其落寞。週視室中。頗方廣。四周列小鐵床數十具。一長案據其中。案之前後。置以長板燈三。酷似病院中之三等臥室。床上無鋪設者祇有其三。恰足余與二蒙人之用。余乃悟加氏之所以不安而去者。以昔在北京享用如王候。睥睨不可一世。今遇舊相識。窮形畢露。蓋乃下勝今昔之感也。

聞余與蒙人負行李入室。取篋出被褥。鋪陳已。出過道散步。見少年軍官自外來。蒙人趨與語。似詢寄宿事。軍官知余爲華人。乃操華語告余。謂此間住客已滿。故屈君於此室。錄待有空舍。再當量移。余謝之。詢其所事。據述供職外交部。余詢海通君消息。軍官曰。是君友耶。余曰其人。現在沙飛旅館一百二十號。距此固不遠也。君欲見之乎。余曰然。軍官乃絮絮語蒙人。告以道。命引余往。蒙人偕余出循衢曲折行。盡至沙飛。門海通

君外出尙未歸。及返迷失道。雇雪車始獲歸寓。蒙人不知何故。忽與余離廳。操俄語喧嘩。若將與余決絕者。余頗訝。不知其所由來。亦無以詢知其意。以其爲下流人物。置不較而已。

回 余念余入沙飛旅館地兩疎。前途事必兩海通君乃有正當之解決。逾半小時復乞蒙人借余赴

想。蒙人怒不許。余念相距。遠。尙恍惚得其道途曲折狀。以自披衣出。緩步細察。竟達沙

錄 飛。至則海通君已回。相見大喜。詢其夫人。已在醫院。蓋產麟方一星期許。病頗劇。仍在調養中。海通君頃亦自醫院問病歸也。海通君爲余娓娓述其受俄。厚遇狀。旣而詢

知余寄宿舍之不適。曰。吾當爲君向外部交涉。毋君遷寓於此。此間較佳也。又曰。余今夕得外交部大戲院劇券。有女友約同行。君可僞託爲余之書記也者。相偕前往。此間

劇甚佳。券不易得。機不可失也。頃之女友來。海通君爲余介紹。因相偕出行。不遠即至劇院。持券向當事者交涉。不意當事者互推諉。奔走多處。竟不得覓領。海通君與女

友懷券均不得入座。不得已復偕歸。余頗詫。海通君曰。是不足奇。俄自政變以來。辦事頭緒。尙未完全安理。卽些須小事。亦每致彼此互諉。無人負責。展轉不能解決也。

余自車站至是。滴水不入口者已二十小時。因以所苦告海通君。遂別女友。相偕歸寓。

至寢室時。余所御者係海通君夫人名下之食。食頗豐富而味美。同座客有在外務辦事者。海通君因悉爲余介紹。并以余移寓事託之。諸人皆允可。是晚余遂寄宿於海通君處。

▲同志海通君之旅俄遭際與外蒙收回消息

海通君在館中占二室。一爲寢室。一爲客室。外部並派女書記一員予之。任紀錄繕寫之事。初國際大會。各方所來代表。俄政府止允招待三月。是時海通君與其夫人均與代表同寓某旅館。三月屆滿。海通君以考察。請展限三月。俄政府允之。乃移寓於此。嗣又以其夫人分娩期近。又請展限三月。彼至今尙未離俄。海通君商之外部。擬以餘暇搜集各種材料。著新俄國一書。外部允之。並許爲之助。故特派一女書記予之。女書記原爲教育長薩氏秘書。嗣乃供職外部。兼任海通君書記。乃其自願。蓋館中食品優美。可得分一杯羹故也。

回 想 錄

(77)

余詢海通君曾否接余自赤來電。海通君曰是右之。外部曾以此詢余。余謂其同志。本擬同來者。以事不克成行。今既來。請予通過。外部允之。故君從至也。余詢其在第三國際第三次代表會中被某團攻擊之事。海通君訝余預知。余告以在伊所聞。及遇自莫赴

虞基之情形。海通君乃以始末告余。曰余初抵北間時。本以社會黨代表名義。出席第三國際會。已就緒矣。聞某國代表張某。爲中國共產黨代表。係由東方管理部部长舒氏所介紹而來者。因往訪之。欲窺對於東方事得一致之主張。某將來改造世界之協調。不意相晤之下張闕襟其詞。不自承爲代表。余方異之。及到席時。見張與舒氏在座。因詢之曰。君代表券乎。來賓券乎。張相示。張不可。而詢索公券。余立示之。張乃以其券相

示。則亦代表券也。相席二三日。不意國際會竟將余券收去。余據理力爭。經二日。國際會乃託爲開會道余。於是余乃得出席。至終事後細訪。始知張某等設爲種種證據。致書於國際會。謂中政府偵探目余。不知彼所指爲證據者。余到時均一一預有詳細聲明。國際會察之。故卒將余券也云云。言次以人心之險惡。對於改運之前途。若不勝其惋歎者。余以爲入俄人士。一受誣陷。殆無不合冤莫解者。獨海通君經此。而俄政府反遇之益善。雖云厚幸。亦不可謂非二十年講社會主義學之效果也。

▲相依爲命中同志之維持熱

余覺海通君可車可塵。且以鷲弓之鳥。對於此後應付俄政府事不能無戒心。因并以商之

。海通君曰。無他。但出身來歷。勿須聲敘明白。不可掩飾。二則來此之意見。亦須準備。但云考察。未免太過空泛。余等在國時。對於蒙疆之意見。曾有討論。主張相同。余到此後。曾以國日資格。與俄政府討論及此。俄政府甚以爲然。當時我國某使有出兵消息。俄不欲與中國啓釁。又甘讓讓。故此事當時業有具體接洽。頗有進行之希望。不意此後俄駐京某代表。與我國某方業有秘密協商。對於蒙疆。與某代表已表示諒解。俄政府得報告。知中國因內爭。無暇及此。樂得蟠踞一時。故其原議又復沉寂。今君不好以此舊事重提。成則中俄蒙及我輩均大有光明。不成亦可爲一身寄過渡之藉口。得另從軍事考察之實。願以勞論之。此其決無復成功之望。蓋俄人對於外奪權利。事急則放棄。緩則把持。所謂平等外交。不過藉以喚起衆弱小國之同情。並非真正之不易主張。即如當局某氏。昔乃主張中東路無條件歸還中國者。今則主張食言者亦係其人。蓋昔者中國白黨同盛。故彼不惜放棄權利。以買中國之歡心。冀制白黨之死命。今則時移事異矣。可行與否。君其酌之。余熟思海通君之說。一則期實澈吾等主張。不背失來俄本旨。二則對於待俄政府心理。亦頗能自立地步。因贊其言。決意循此以進。不定之神志

(79)

回 想 錄

。至是亦略有歸宿。至所謂蒙疆意見者。蓋吾等在國際。勢難軍方逐去舊黨而佔據外蒙。吾等論及此。意以爲外蒙一地。日美豹虎視眈眈。他日封鎖政策終了。該地必爲中日美俄之糾紛點。此事若今日美樂指。將來勢力侵入蒙地時。蒙境又多兩強隣。決不能如中國和平民族一易與。況俄政府方以扶植弱小民族表示於世界。又經屢對中政府聲明。係爲驅逐舊黨起見並無佔據之心。蒙地已爲中國五族之一。且以物產論。亦非依附中國不足以及自存。爲俄人實踐前言計。爲將來絕却糾紛計。爲中俄兩國國交計。與其據內蒙爲將來外交交換品。貽人以口實。毋寧自立的。以正義接近人物爲主持之條件。慨然交還中政府。由我輩第三者完全担任計劃扶植蒙古自治。爲社會改造實驗地。且以樹兩國國民之親交。蓋當時主張如此。顧未料及海通君到俄後。業以向俄當局交換意見也。

翌日。余仍留海通君處未歸。食其夫人所應得之食。海通君以余出身來歷。告之俄當事。並爲余親發電話至外部交涉。請量移此間。外部初答以無空舍。允俟二三日後騰出餘房。再爲改遷。海通君謂其夫人尚在醫院。一時不能歸。爲兩人辦事利便計。擬先移其夫人之空位寄宿。俟騰出空位後再爲遷移。惟請先備食料。外部允之。令知管房者。

余於是暫宿海通君夫人之餘位。而自食其食。與海通君受同等之待遇矣。海通君喜曰。幸哉君也。此間屬於外部。招待最佳。且自吾與俄當事交接以來其解決之利而速。未有過於此者。既而海通君往醫院問其夫人病。余亦與家人赴外部交涉。請發居留證書。事畢歸寓。海通君介紹兩同寓之共產大學生來相見。兩生原係中國某大學校肄業者。歐戰後來俄最早。備極艱辛。到時歸外部招待。以歷史關係。今雖撥入共產大學。而寄宿則仍在此間。不與他生等。蓋食共產大學之食。而宿外部之宿舍者也。兩生頗淳篤。余約其一赴原支配之客館移行率至此。據人見余有所憑藉。不敢復加白眼。轉以善意對余。余亦以所隨帶食品慰其勞。三個月有半。冰天雪地中之險阻恐荒。全且稍得安枕矣。

△安居莫斯科後之俄新友

回 想 錄
不數日有同寓之外部辦事員俄人余氏移他室。余亦承其乏。於是宿舍亦定。然此以彼。彼莫斯科凡三個月有半。以余之生活別之。約可爲二時期。一爲上客時期。二爲廚役時期。三爲廚役而兼採辦時期。蓋余初到時。與俄當事人物交接談話。除談話外。每日三餐。皆客館所備辦。豐潔優美。安坐而食。此外尚有烟絲及零用品頒發。故曰上客時期

(81)

(F2)

。至臘月終。余與俄當事之關係暫少。外部忽藉口於新經濟政策。驟然停止客館飯食。凡數十區。沙飛亦在數中。甚至要索取房價。經海通君數次交涉。始改發上等糧料。但已無廚夫代辦。須由自己執爨。海通君夫人尚在病中。而海通君事亦較余爲繁日設兩殮。回半由余著手。故曰厨役時期。發糧料僅一月。外部又下令取消。改爲發給招待費。此時日須上市備辦食物。時間不足。則早晚兩殮改爲乾糧。午飯始作熟食。如是者又一月有奇。始束裝西去。故爲厨役而兼採辦時期。在厨役時期。雖與俄當事交接較少。然正當東滿革命大會中。東方代表。來者甚衆。其中頗多在伊新識之人。各舒臆聞。亦頗不寂寞。至厨役而兼採辦之期。則東方會已散。又再奔走於市場之間。與俄社會接連。間赴華僑會閑話。亦頗可一窺旅俄華僑之內容。生活之時期已不相同。耳目因之而異。雖云苦事。然而不資於聞見者。亦良非淺鮮也。

余遷寓沙飛後。與俄人士接談最早者爲威山氏。蓋威山與其夫人。亦寓是間。且與海通君時不過從者也。威山年約三十餘。帝政時代。曾爲駐華滬領。旅中華甚久。善英語。性情活潑。亦頗知中國語言文字。第不能應用而已。辛亥之役。渠與吾國革命人士甚有往

來。故華友甚衆。而其平_一華人好誠亦特深。旅莫華僑亦嘗得其指導。余於海通君處遇之。海通君爲余紹介。遂得相識。縱談甚歡。渠訪_一余隻身極旅行而來。甚贊余勇。海通君指余等謂咸山曰。吾兩人皆深知俄遊不易者。來時輒書具遺囑置家中。備不返矣。咸山笑曰。既安然至此。必可期安然而歸。行覓遺囑尙有後命耳。既又謂余。君之目的必可達。但須耐守。蓋俄政象未固。一切尙無頭緒。辦事亦因而非常渾鈍故也云云。

余後訪知其人。原爲社會革命黨份子。以此不見信於共產政府。頗佗係無聊。蓋爲一不得志於時者。其次接談之俄人。爲外部中國科科長沙培盧氏。沙頗蘊藉而善詞令。晤時極意相慰藉。謂知君_一嘗艱苦。數閱月始得至此。客途久困。今始_一肩。幸安心休養。

回 想 錄

恢復精神。再從容約期作正式之談話。倘有所需。務望直言。不必客氣云云。語和藹而不着邊際。且除此未及其他。誠平其爲外交人物矣。其二接談之俄人士。爲路士騰白克氏。路氏_一軍人。帝政時代。曾任駐英使署武官。故亦善於英語。其人頗與杜洛斯基接近。時方奉派來華有所調查。據自言將以新聞記者資格入華。其目的欲_一於中美俄三國經濟之連鎖有所盡力。因余與海通君在此。屬於國民代表人物。故甚願一聆言論云云

。余先聲明余之目的。係爲中俄兩國國民永久之關係。及國際改造之方法而來。並非外交官。一切談話。重在坦白與。意。絕不欲持外交官口吻。請其注意。既面互爲問答。縱橫一切。意見頗成協洽。路氏謂聆余言論。頗有感動。如余人物。俄重要軍官。均應來見。宜通情誼。措啓行在即。於此事不及盡力。翌日赴杜洛斯基處辭別。當以致之杜氏云。適日復來。謂赴杜氏處。杜出閱兵。不獲面。但業經以余言論丰采。悉筆之於書。轉呈杜氏云。嗣復縱談一切。並詢中國各情事。始別去。同寓之中。有一蒙人夫婦。係在外部有職司者。據人云其人係蒙古代表。兼挂名西藏代表。夫婦皆善於俄語。海通君嘗與款洽。渠力贊其祖成吉思汗之武功。與大統一主義。對於共產主義。及民主主義。殊爲謂然。且謂中國若不更改政體。決不至發生蒙古西藏。今已無所救濟云。又有蒙古派來學習無線電之學生二人。日來就食於此。聞海通君初移此時。一住京海通君。係中國代表。以爲係政府所派者。出入寓中。頗有畏縮規避之意。後知非政府人物。乃敢接近云。以一蒙人。又焉能兼爲西藏代表。亦可謂奇矣。第一任滇軍共和派駐北京之代表。林氏。亦寓於此。余以在京時曾與接洽。渠亦曾力任介紹。並允維持一切者。

。因數投刺往謁之。皆以外出。海通君謂僑林氏自回莫以來。頗不得意。在房中自作
露。甚少見容。渠亦不獲常晤云云。余復屢與約晤。久之始得一見。渠自述甚詳。且微
露對於東方外交意見與外部不合之意。約適一星期後。再擇期來遊。作詳細之談話。後
逾一星期。亦不見果來。余知其有阻礙中。有規避意。亦未再強與周旋。偶過於途。亦
止點首示敬而已。

▲與俄當局會晤之準備

時海通君已爲余函致各當道。述余來歷。及願望見之意。海通君並謂俄人對於來者。嘗
索取文章。囑余於暇時。無不備意見書一通。以爲準備。余從之。因設題爲中國人對於
社會主義之經過及意見。全文約分四段。一述中國近來社會主義實行運動之發軔。次述
社會主義運動之受壓逼之中衰。三述社會主義運動之復興。四述中國人士對於社會主義
運動之意見。第一第二兩段。大抵係根據辛亥以後中國社會黨成立。及被袁項城如何解
散消滅之歷史言之。第三第四兩段大意謂中國二千年以前之井田均產制。已爲實行社會
主義之見端。當時階級雖未破除。然軍農賤尚。而於治人階級之營利。尤絕對懸爲厲

想 錄

(85)

禁。甚至列之禮教。習爲風俗。所以防止資本主義者。至爲深切著明。而當時之哲人如孔子者。猶以爲未足。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言。其思想已與現時所謂共產者無異。顧如何可實施之於政治。古昔未有明論。後之學者。亦以爲道高且美。宜若登天。非有百年大計。注重人類道德。決不足以語此。而設施之預備。尤爲萬緒千端。社會數十年間。輒一大變。意識每因環境而異。如何可以使人人始終不渝。連續貫徹。尙爲一大疑問。是以因循淡漠。視爲一種無可異性之高尚理想。故近年亦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之升沉起伏。亦不甚關心。惟自俄國勞農政府成立以來。被受共產政治之宣傳。與國際運動之號召。輒又翩然驚異。深佩勞農政府人士之勇敢。能對於世界獨樹正義之旗幟。是以風起雲湧。對於社會主義。咸視爲一解決世界之重要問題。有結社實行運動者。有結社研究學說者。關於社會主義之團體。或明或密。不一而足。亦不可悉數。甚或銜談卷議。亦有以此爲資料者。即在穩健而有識者。亦以爲中國人民。現處於國內與國外之軍閥財閥互相狼狽實行肢削之中。非實行社會主義。國際運動。更無以外脫各國之羈絆。內離資本之壓抑。是以對於俄國舉動。莫不深表同情。贊成通力合作。成此偉大事業。惟中國社

會之歷史及現狀。與以處地位。均與俄國不同。故進行之方。亦不能葫蘆依樣。蓋中國久在列國勢力糾葛中。不但俄之金匱無缺。而地極溫帶。海岸線沿長七千餘里。敵八朝發夕至。亦不但俄口數萬里。酷寒之大陸。不易危及根本者。至於中國社會。小資產階級。居其十九。即所謂大資產者。亦遠不能望俄國昔日大資本家與大地主之肩背。況工業幼稚。家庭工業猶存。以勞動家而兼資本家者。尙居多數。個人對於地主。亦頗自由。似此農與工之受害於資本家。亦遠不及俄民昔日之甚。故中國之對於社會主義。尙未判自然成熟之時期。欲行共產。只向先完成一社會主義之政府。對於個人資本。取壓抑主義。對於國民經濟。取社會集中主義。逐漸改造。以待世界革命之機會。再努力於事業之回完成。似此內可不致過大犧牲。外可不致動受摧滅。至於俄國過渡時。實尤中國人士所想企望而欲知其底蘊也。蓋事之得失。貴鑒前車。猶之行遠者。必覓曾經是道之人。而詢其客途之困難。亦當然隱存之心理也云云。稿既成。示之海通君。海通君以爲可。尚抽暇爲余譯成英文。命其女書記以打字機印兩份儲候。

(87)

第九次蘇維埃大會之見聞與感想

余抵莫之第五日。適召集蘇維埃第九次大會。海通君向外務索入場券外部以二券至。余遂得與海通君同往參觀。會場設於帝政時代之皇宮戲院。全院可容四五千人。台上座者。爲議長與中央執行委員。台下正座者爲議員。議員座與委員座之間。列音樂隊。參觀者。悉在兩旁廂中。廂凡四層。正中之巨廂。爲昔日皇帝御座。今歸於第三國際會。余等座位。列在昔日之外國公使廂。與舞台相接。是日到會之議員。據報係二千九百餘人。中女議員二十餘人。兩旁廂中之參觀者盡滿。第一日列席到會報告內政外交。第二日杜洛斯基報告軍事。兩人登台時。議員鼓掌歡迎。掌聲得得如驟雨。至五六分鐘始已。極盡歡迎之致。兩人報告時間。均一兩小時以上。列席者均極爲容顏肅然。杜洛斯基則精神奕奕兩睛騰視。均確乎具有偉大魔力者。議事時。議員各以議長所定次序。登台發表意見。開欲登台發表意見者。先一日必無之議長。並以演講文交議長察閱許可。乃能發言。開議時。余見議員繼續以片紙擲台上。有兩人在旁。專司拾取以奏之議長。聞是即報名請發言者。余參觀二日。但見議員發言。並不見表決形式。無數議案。僅三星期便了結閉會。余甚奇之。久之乃探聞所有議案。提議與決議。早經當事者辦妥。並預

爲疏通。所謂提議表決。不過係一種形式。蓋直無討論反對之可言。而且一千九百餘議員中。共產黨已佔十分之九。登台演說者。許可權悉由議長檢查操縱。故他黨幾於無發言權。反對者更無發言餘地。蓋純乎係以少數人傀儡多數人而已。余又探聞當議員召集時。凡非共產黨之議員。多有不能到會者。蓋交通機關。悉握於共產黨之手。非共產黨之議員請乘車券。彼當事者輒以車無座位。故意加以種種留難。及到時則議會已閉矣。查俄國共產黨。最盛時尙不及百萬。僅得俄國民數二十分之一。而議員人數。乃占十分之九而有奇。則其中之鬼域。殆可想見。且以此等操縱法卽共產議員自身。亦無自由表示意見餘地。俄新政治之組織。不可謂不善。殊不料其內容乃如此。誠乎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乃知袁項城強姦民意手腕。乃其幼稚者耳。當開會時。旅俄歐洲人回。士參觀者甚衆。有旅俄較久者言。勞農政度對於一切所謂會議。殆無一不操縱行事。製造空氣。藉爲宣傳之資料者。故每一會議。事前必多方作偽。以求其圓滿。其第三國際會第二次開會時。各國旅俄人士凡可以利用者。無不利用爲代表。如中國代表。實非共產黨人。非洲代表。倉卒不能得。則以黑海附近之一土人。骨相似非洲產者。以黑油漆

其而。使爲非洲代表。當選代表在大戲院觀劇時。且爲此黑人代表。列席於第三國際會座席之中。使人人可以矚目。以表示無遠弗屆意。在第三次大會。并運動丹麥屬之埃斯倫代表。提議以列寧氏爲共產教主。以固世界崇拜者之信仰。又當時女代表之提議決議案。悉係共產黨女黨員哥倫泰所起草者。及發布表決。并無一字更改云。

海通君對字。有美國某報記者某女士。亦在參觀第九次大會之列。會畢後與海通君論及共產黨種種陰謀操縱。亦深致不滿。嗣及於俄革命所得結果。嘆曰。歐洲戰後。各國抱戰爭迷夢者似已醒覺。惟拘革命迷夢者。仍在沉醉中。今鑒於俄國革命。不知能否憬悟云云。君已又笑詢海通君曰。君素主張社會革命。今鑒於俄國。不審有何感想。或有悔心否。海通君曰。吾鑒於俄國狀況。對於共產黨之革命。當然有所覺悟。惟吾所主張者。素與俄共產黨不同。今因俄之革命之結果。反益信吾之社會革命主張。愈有把握。何所用其悔心。某女士無以難。然尙似有不以爲然者。

余對於列杜二氏以演說。以俄語扞格之故。當時不能領會。事後久之。始得友人爲之譯述。雖詞鋒甚辯。能自圓其說。然其誇大處。固亦有貪天之功。以爲己者。如列氏所

述俄工人脫離帝國主義戰爭之成功。歸功共產黨能以全世界勞動階級幸福爲目的。故得各國勞者精神上物質上之援助。此即未免自欺欺人。蓋俄之革命。乃適在歐洲苦戰之餘。人民厭棄其軍士生活。殆已達於極點。而且有左右世界大力之美洲。又盛唱民族自決主義。橫亘於其間。侵略者之野心。以扼於經濟力。不得不爲之稍戢。且西鄰之德奧。又夷於不能自振。東鄰之日本。又以均勢受牽制於英美。越國鄙遠。固非渡敗之後所能堪。而列強之所貪欲於俄者。又各有其撻足務多之主張。不能取一致之協調。於此觀望相持之下。俄乃苟延殘喘。譬如中國奄奄不振。亦卒能賴均勢之力。自存以至於今。然則俄之所以能脫離帝國主義戰爭。無非地利與時會使然。譬如中國在海禁開通以後。正當侵略主義盛行時代。其間數十年。無所謂目的。無所謂援助。今尙靈光蔚然。然則俄當此天然地利美滿時會之中。尙有何成功之可言。且各國勞動界之對於俄。雖亦有援助之表示。然此等表示。果真同情使然乎。抑金錢運動使然乎。且俄人爲世界革命。幾至民窮財盡。所得果足以償失乎。吾知列氏撫心自問。恐亦有不能自解者。又如列氏所報。謂俄國不能不須歐洲資本國經濟之協作以復生計。而歐洲資本國。亦不能不在事實上乞援於俄。

(92)

。因此經濟關係俄人已作相當的讓步。犧牲不少等語。夫歐洲以戰後。經濟之紊亂。踴躍。急須借重富有天產之俄國。以爲整理之本。此等弱點。早已暴露於世界。在此狀態之下。俄正可執其短長。取若干之勝利。其於國與資本國。非別無協作之途徑。又何以必想犧牲不少。又何以必作讓步。此亦令人不明。

錄 文此大會。所提議者。係以經濟政策提高無產階級之生產力爲主旨。在此目的下。進行之設施。爲改革農工生活。整理幣制。僱用專門家。辦理經濟。於相當範圍。保證私人之營業自由發展。並趕速養成無產階級之專門人材等案。列寧於此中。其演說詞頗有鼓勵共產黨及勞動家學習經濟學問。及切實進行生產事業之意。吾於此中。有疑問者二。一。既許私人商業自由發展。雖有相當範圍。要不得不謂之資本復活。歐洲各國。雖商人可以自由發展。然其對於國家之担負者特重。且政府重稅之於商者。亦多用於救濟失業之人。是此項調劑。亦不得不視爲資本相當範圍之一。然則俄之新經濟政策。又與資本國何殊。二。社會生產力之增加。全在於能自動策勵之人多。而人之所以能自動策勵者。強半在於無產而欲有產。有產而更求多產。即專門科學家之苦心孤詣。亦無非本此心理而生。俄於

此產主義之下。僅以空言鼓勵。果能增加生產乎。且無產階級之專門人材養成後。其人又果甘於永爲無產乎。是皆自相矛盾。令人不能不懷疑者。聞俄國共產黨中要人。反對新經濟政策者亦不少。列氏與其同黨。意見亦頗深。自此會以後。卽託病不理政事。未幾又出郊外。在昔皇帝某離宮養病。人言嘖嘖。不爲無因而至矣。

杜洛斯基。在大會內報告之軍事。先於台上懸俄地圖一幅。繪明一年來戰線最初之形勢。與當初之形勢。大意謂東西兩部戰事。本軍均有進步並無退步。統計現時尙有兵額一百五十萬人。較歐戰後已減少五分之四。現戰事未了。不能再減。惟有待戰爭熄後。再圖裁節。而軍士甚苦。須予以良好給養等語。其餘無甚關係。從略不錄。

回 想

▲蘇俄改行新經濟政策之主因與其世界革命之陰謀

關於勞農政府新經濟政策之發生。余以懷疑之故頗注意於諸察。聞其大要。大抵蘇俄國內經濟窒滯。生活恐慌。而其發起最要之動機。則因對在德運動共產革命之失敗。有特大關係。蓋俄國革命之後。毫無思想之俄工人。因受共產之灌輸。不但恨惡資本家而加以戕賊。甚至且遷怒於資本家所組織之工業。舉其艱難締造之設備。亦毀棄而不加愛惜。

(93)

因是工業出品。驟然缺乏。昔之恃工業以生活者。至是莫非失業工人。而金融失紐。資本斷絕。又在封鎖之中。原料無著。遂完全陷於不能恢復之地。政府負分配之責。工業品既無以供養農民。而農民勤勞終歲。產之糧食。政府除核留其自給之定數而外。又悉徵收以去。農民既有義務而無權利。於是縮減其農事。期於自給爲止。即有餘者。亦藏之惟恐不秘。天不造美。又加以旱荒。於是民食遂陷於極端恐慌地位。共產黨雖費盡心力。出其種種不規則之手段。以掠奪農民之所有。然結果生無限惡感。已無補於困窮。遂致餓殍載途。反抗四起。共產黨雖卒能利用多數失業人之力。及其宣傳詭計。以撲滅反抗之軍。顧社會蕭條。已岌岌不可終日。而農人與小工之自由交換。亦嚴刑峻法所不能禁止。政府分配之弊。亦層出不窮。共產黨自知其在本國封鎖之下。交易窒塞。決不足以自存。因注意運動歐洲社會革命。以爲擊破封鎖之計劃。因是揮金如土。實力進行。除英而外。尤注於接近之德。蓋德嘗戰敗之後。失地賠款。社會尤感不安。倘能牽引入共產漩渦。不但可以亂中歐。亦大可以制英法。是以命其駐德代表越飛氏。大施運動。所以資助德共產黨起事之用者。至三百萬金盧布之多。已成熟矣。不意內部以金錢關。

經手者不實不盡。竟釀成同室操戈。相爭之餘。大事亦隨之暴露。一切計劃。悉為德政府偵知。不得已先發制人。提前舉事。而諸事不集。僅前後五日。已為德政府所剪除。勞農政府受此打擊。知世界革命。不易進行。翹然孤立。又不足以自保。因是開黨人會議。提出放棄主張。與放棄政權兩大問題。蓋主張若仍其舊。內既不可終日。外又斷絕來源。政權必不能長此保守。若仍欲政權在握。非放棄主張。實行改變政策。外亦不足以緩和各國之反對。內亦無以流通人民之物資。討論之頃。列情派與杜洛斯基派。及考胡茨基派。各有主張。極力為宣傳運動。爭議劇烈。以致共產黨黨變分裂之禍。當時反對改變政策者。輒重在保守主義。以為新經濟政策。與共產黨背道而馳。而主張保守政權回者。則以為非藉新經濟政策將終不能達共產目的。結果主張保守政權者占大多數。列寧想派占勝利。於是新經濟政策以行。自是恢復國稅制度。予農民支配餘糧之自由。恢復商業。發行紙幣。以吸收農民之餘糧。並藉此增加國課。為恢復一切之用。取消分配法。以輕政府之負擔。對外則低首下心。為種種讓步。力圖接近。冀恢復往昔關係。對於各資本國政府。則幾不啻自認放棄主張。而對於反對者。則曰。是以求達目的之手段也。

。非目的也。見人說人。見鬼說鬼。一面以政府面目。對各資本政府商借資本。一面又暗令黨中以共產面目。對各國之勞動界宣傳共產。列寧氏之所以塞反對之口者。亦明認此間有三種作用。一以爲新經濟政策。可使各國之對俄貿易。發生一種競爭。各圖捷足先登。以求投資於俄。俄於中操縱。可得無限之利益。二救濟俄國目前之困難。即所以鞏固共產黨之地位。三共產黨之所注意者。在世界革命之成功。蓋非世界革命。俄共產黨必不能成功。而世界革命成功之準備與進行。即在能對內訓練強大之紅軍。及對外爲共產黨之宣傳事業。俄國既地大物博。天產豐富。正特大企業家大資本家爲之開闢。政府亦可藉收其利。以爲進行世界革命之用。世界各國。因資本之極端。必有連帶破產之一日。預作準備。到時登高一呼。必各據響應。更有大隊精練之紅軍爲後盾。屆時如秋風掃葉。即俄共產黨躊躇滿志之時。其設詞之辯。夢想之大。計劃之遠。乃如此。而細察近日俄人對外。確亦循此以前。雖世界前途變態不可測。其成功與否尙未可知。然要不能盡視爲一無根據也。

▲勞農政府之所以成功及其後志願之所以失敗

願今日共產主義於俄國。確已失羣衆之同情。吾初不明勞農政府所以能成立之原因。友考其事實。殆不外善於利用羣衆一時之心理而已。考俄第一次革命之成功者。爲克倫斯基。其爲社會革命黨份子。社會革命黨人之於俄國。人材固富。亦頗得人民之同情。願與共產黨人即傾水火。蓋社會革命黨所主張者。爲對於中級社會。進行妥協。確立民治之精神。而共產黨則主用激烈手段。進行共產政治。一保守派。一極端派。固兩不相容者也。歐戰利結正深之際。俄受創最巨。民不聊生。其時社會革命黨進行革命。不遺餘力。遂佔成功之先著。願俄國原爲大資本家大地主極端淫虐之國。勞動人民。期於革命成功而得解放者。實有急不擇食之勢。況當時前敵死人山積。軍士之厭戰而希望和平者。熱度亦極於非常。乃克倫斯基仍主張與協約國進行戰爭。而維持秩序。徐圖改造起見。對於勞動界之異烈舉動。亦不能不略加以裁制。以此種種。遂大失勞動界之心。克氏一誤不已。又乘其妥協政策。舉一切亡命在外之共產黨重要份子。特予赦免。准其歸國。參與政治。更於紛亂之際。廢除死刑。以遂致敵軍士。不復畏威。號令不行。而共產黨人。遍布要津。製造空氣。因克倫斯基之所以失人心者。主張推翻資本

回 想 錄

(97)

案。實行共產。並對德講和等等。號召全國。種種政見。皆迎合多數人一時之心理。靡然從風。克氏政府。遂不能不倒矣。共產黨之列寧氏。既執政柄。爲鞏固地位起見。當然實踐則言。故當時除對德求和。不惜爲城下之盟外。對於土地工廠銀行房產及各項實業。則悉數沒收。甚至對於私人所有家具用品。亦兩次下令檢査充公。分給勞動家以示惠。凡關於共產主義所主張。而足以博勞動之歡心者。如廢除稅制。分配民居及公共食堂。設備各種公共娛樂等。應有盡有。無不極力施行。而資本家與有產者則夷爲賤役。甚至預尾流離生命不保。一時叫民輟業。秩序騷然。在列寧氏當時未嘗不知此等舉動之危險。與對德求和之恥辱。願爲喚起多數人之同情。與鞏固共產政見計。勢亦出於不羈不然。

且列氏對於對德求和之心理。亦以爲屈辱損失。不過一時。而求吾大欲。尙將有所取償於其後。蓋彼以爲俄之共產。決不能以獨立成功。欲圖世界經濟革命。必須從歐洲延長戰爭入手。故非對德停戰。使德有餘力。以力敵英法。不足延長歐洲之戰爭。歐洲之戰爭不長。卽不能使歐洲經濟趨於紊亂之極。經濟之紊亂不極。則勞動家之痛苦不深。勞動家之痛苦不深。則其怨毒資本政府之心理不切。怨毒資本政府之心理不切。則世界

經濟革命。決無成功之可能。以故毅然獨行。甘受一時之賠償屈辱。而毫不顧惜。彼以爲歐洲之勞動界與俄之勞動界。正同一心理。以俄事成功之速。則歐洲勞動界。稍加以誘掖及援助。其成功之易。亦自可知。順輕風而翬鴻毛。而不知歐洲之資本主義雖甚。而勞動之被壓削虐待。却不至如俄國之深。歐洲工人。均受教育。具有普通之眼光。其知識思想。亦不似俄民之低下。況戰事之後。人民方脫水火而登衽席。蘇息之不暇。豈復願自蹈於危亡。是以戰事雖如列甯之願。確已延長。而戰後經濟革命之發生。乃如畫餅充飢。杳乎其不可得。甚至經濟困窮如德如奧者。費幾許之運動。亦竟如擲月於滄江。反之且被各資本國四面包圍。以非常幸運。乃得苟全之於今日。卒之仍不得不改變政策。著實讓步。以動資本國之歡心。其所以成功者以此。其所以失敗者亦以此。是豈列甯初心之所及料哉。今日翻然改圖實行新經濟政策。平心而論。不能不謂爲列甯之覺悟。然此後種種設施。皆足造成少數有產者。故謂其將化少數有產。而爲多數之有產則可。若謂從此途徑。可以達共產。其結果吾恐等於運動歐洲經濟革命而已。據某旅俄友人所述列甯西經試驗之失敗。現已確認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資本主義。爲共產必經之階級

回 想 錄

(99)

。因舊經濟。業已破壞。故行新經濟政策。期得列國借債。與辦國有實業。且於一定制度時間之下。招徠資本家。仍許私人企業。以速圖國家經濟之集中。為雙方而進之計。預計將來達其目的。恐在五十年之後云。願國有實業。如中國官辦事業。已有前車。然而至於國家資本主義時。如何變態。尚在不可知之數。已有今日。何必當初。再回頭已百年身。回想當日。何故乃必犧牲如此之極。輒令人不勝其感慨矣。

又聞當赤黨握政之初。敵黨尙衆。四起反抗。共產政府。一時頗為岌岌。列甯因卹各方人民有附卸敵黨之勢。頗極焦灼。密命赤軍於軍所至處。組織別動隊。偽為該方敵軍之服色名號。肆行殺掠人民。然後繼以真赤軍為之驅逐保護。藉此以擱各方人民與敵軍之積怨。而示赤軍之恩。一時各方人民均為所愚。以此皆不附敵黨。而陰助赤軍。赤軍以此卒獲勝利。共產政府賴以保全。雖兵不厭詐。要亦太無道德。然由此亦可以知其當日之狠獷矣。

旅俄之荆棘與東方共產大學之所見所聞

余自與外部中國科科長沙低相晤後。正式談話消息。寂然久之。余頗以為異。海通君曰

。是不足奇。俄當局於特聘至俄之人。尙有經年累月。不得相見者。况君爲不速之客乎。
。到與請謁之手續已完。君事可謂告一段落。此後安居以俟可耳。時海通君夫人尙在
病院中。海通君日須前往看護。余間亦陪同一行。藉覽莫斯科景物。或赴旅俄其他相識
之寓所。遂同往各處遊覽。間亦有俄華僑。原與海通君有往來者。聞余新自中國至此
。亦來詢問祖國情形。賓朋日集。亦頗不寂寞。惟出入舉動。均有戒心。所領居留照。
以厚紙裹護。隨帶衣囊中。動息不敢或離。蓋俄政府各公其招待所。皆有檢查出入之員。
。凡來賓必先聲明欲覓之人。將居留照置檢査所中。乃許入見。倘無此者。一經盤詰
。或竟生出意外。且偵探密布。寓中如管房者。洒掃者。守門者。無非伺察之人。購彼
等對於寓客之舉動出入往來交際等。均負有報告當局之責任。余守明哲保身之訓。惟有
深自韜晦。行囊中除隨帶書籍而外。餘則片紙隻字。悉付丙丁。初尙擬以拼音法。日記
錄
想
回
吾所見所聞。嗣聞人述往昔來客受檢査牛嫌異因而致禍各情形。覺文字爲厲之階。因亦
決意擱筆。東方共產大學。爲中國某團會萃之所。余鑒於伊市之舉。亦不敢涉足。聞華
僑會中人言。當該團人士初入學校時。華僑會會長單某。開渠等生活頗苦。以國籍關係

。因親往慰問。藉表同情。不意至時而該團竟目爲偵探。頗加白眼。單某大怒。拂袖而歸。故東方大學之中國學生。與華僑會隔閡頗甚。如海通君曾受該團攻擊。更當然不發生關係矣。惟其中八士。亦頗有與海通君有往來者。余因海通君之介紹。得接談者亦不少。聆其言論心理。頗極明白。惟來時均行跡閃爍。不敢出於公然。皆處在某團範圍中。而處於憂讒畏譏之地者。余始知學生中之該團份子。原始亦不過占其小部。以其與俄人有關係。而握操縱之權。故入其中者。亦不得不加入團內也。

東方共產大學。係創設於第三國際會第三次開會之後。定製六個月畢業。其宗旨係專爲造就東方共產革命人材。故內中學科。除半日俄文以外。下午所授者。全關係共產學術。並係以各國方言。分別傳譯授課。蓋各國學生初到俄國。於俄文尙不能直接聽講故也。計全校男女生與教員等。數約千人以上。以種類別之。計共有十四國之多。中國學生。計凡三四十人。某團本團份子。由上海本團名義介紹而來者。計凡十餘人。餘皆以臨時加入者。此中多半係曾經在社會感受痛苦之人。當創立東方大學消息傳至中國時。彼等莫不不知俄事之艱難。與途中之險阻。惟以求學心切。且逆知一切費用。必係由俄政府

供給。尤便於留法之所謂勤工儉學。是以冒萬難而來。或經滿洲里。或經海參威。或經松黑兩江。有被日軍捕獲者。有被白黨禁錮者。有爲中國軍隊所捕。加以苦刑者。千方百計。卒抵莫斯科。其中慘史。尙有非余所望其項背者。俄人一爐冶鑄。悉置之東方大學之中。全體有領袖一人。卽某團之重要份子。彼等與俄教員亞不郎生者。狼狽爲奸。狐假虎威。黨同伐異。凡持異議者。卽加以知識階級及無政府黨之名。各生以寄身虎口。恐遭奇禍。亦敢怒而不敢言。余因在依爾庫次克時曾聞於盧氏。謂彼團會決議力排他派。不許與俄人接近之說。詢之個中人。據云確有其事。蓋此會渠固列席者。顧某團份子。回內中亦頗分裂。蓋彼等在中國之首領。亦不一其人。各有爭權之意。故到俄以後。亦各想因所介紹之首領而自標榜其來歷。因標榜又各自攻擊。互加非難。而其中各派之種種惡錄史。(秘密從略)亦不免因此暴露。課餘之暇。輒開會討論。提議表決。無非是將來如何處置智識階級。如何對付政府黨人。如何沒收。如何操縱。若指日便可成成功者。而究其與俄人關係。所得亦殊有限。所爲何事。乃至於此。言者謂彼等心理之下流醜觀。尤百倍於資本家。誠慨乎其言之矣。

(1.3)

東方共產大學內之待遇分別。亦有足令人齒冷者。聞其中之待遇。以日本印度學生爲最優。其餘各小民族。亦有區別。而待遇最下者。卽爲中韓兩國學生。而中韓兩國學生之比較。間亦有中善於韓之處。有某生語余云。何謂平等。都是欺人之談。吾等有一次因麵包不足果腹。飲料亦缺乏。第三國際會。乃特別發給余等以若干油米。而韓人卽無之。國際會之司此事者。當時再三叮囑。謂發油米事。切不可令韓學生知之云云。願似此者。吾在俄所見。實已不止一次。蓋余與同寓之共產大學生二人。常領得白米而歸。輒告余謂此爲韓人所無者也。

俄教員亞不郎生者。中學未畢業之學生也。年二十餘。曾寓哈爾濱。略知中國言語文字。共產革命後。隨前任東方管理部長。現充蒙古大憲之舒氏在伊任事。庫倫之變。俄國商人。避難奔逃至伊者數千人之多。其中以吾國之山西人爲最衆。舒氏以亞氏通華語。令處置此事。亞氏迫令諸人工作。許以日給黑麵包半磅。數千人環而叩首。乞遣送回華。亞氏怒。立以手槍斃七人。驅華人其堡中工作。而以華人願意工作回。舒氏。華工被迫後自經而死者達千人。舒氏詰其所以。亞氏謂是華人習俗。蓋以自經爲可得冥福者也。東

方大學創立後。亞氏以能華語。及與東方部首領舒氏有關係。故任爲華學生管理。兼俄文教授。其教授文法。屢致錯誤。爲學生駁詰。且日惟與其間分子。狼狽勾結。挾此以制他生。顧盛氣凌人。諸生中亦頗有不能堪受。而反唇相稽者。吾聞其中有趣事二。頗有足令人失笑者。一日亞氏斥一生爲無政府黨。某生怒應曰。吾至此已入牢籠不能自脫。此時所須於汝俄者。惟黑麵包而已。但求有黑麵包。指我爲無政府黨也可。共產黨也可。一日亞氏又斥一生爲智識階級。生以掌擊案曰。汝是流氓。智識階級。不勝於流氓耶。亞氏亦卒無如何。亞氏吾曾晤之於寓中。睚深而斜準。面目可憎。與余相晤時。尙舉其在伊魯待華人事。婉詞自辯。謂是謠譏。而不知旅莫華僑。早已口皆碑矣。

▲中國旅俄共產黨之壘斷行爲

某國在俄人支配之下。由莫斯科而伊爾庫次克而赤塔而黑河等處。莫不黨羽四布。息息相通。彼等對於國外誣陷之事實。除海通君而外。余更得其三。有陳某者。本中國某大學肄業生。亦以醉心共產。冒險赴俄留學。不意過黑河以後。中途爲該國串同誣陷。謂是北京偵探。以致監禁數月。幾羅槍斃之禍。隨帶之資斧。亦掠奪無存。彼得當此華僑

之援助。始免於難。出獄時髮長數寸。面目枯黑。已無復人形。卒不達目的。狼狽而返。又有張其堯者。在滬與受不俄政府運動東方使命之韓人某。奔走中日間。組有共產機關。即由該機關舉張其堯某等為代表。由該韓人引導入俄。首途之先。張與堯因意見不合。分道揚鑣。堯則與韓人某由西歐進。張則與其友賀某兩名世界語會代表。請得滬交涉使署護照。由滿洲里進。至莫斯科時。互相攻訐。為某團所乘。張某得入為至。於是某團函致第三國際會。指堯某為偽共產黨。第三國際會東方司召賀堯。堯辯詞愈強。且未能自圓其說。大為東方司所非難。賴原日同來之韓人營救。僥幸無事。而某團攻擊不已。又以全體名義。致函第三國際會。謂如尙容留堯某在莫。不加懲處者。當全體退出莫斯科云。第三國際會不得已。乃飭由非常委員會予以護照。限令五日離莫斯科。轉赴伊爾庫次克。堯知伊市亦有該團在。且諗張之來也。亦為被困。恐遭不測。因請展限。並改道西行。委員不可。曰。君既是共產黨。按規則應聽共產黨命令。共產黨令爾今日死。亦當明日死也。堯不能自主。竟加限東行。途中偕蒙人二。備受嚴酷之檢查。至伊市亦與蒙人共寓一所。起居極不適。加之恐懼。幾成癡瘋。後遇其鄰人某。係在東方總辦事

者。以約同辦事名。爲之言於鄰長威氏。遷令同寓。威氏允之。乃得與其鄉人共寓。稍得自由。余適伊時。其人尙困守身間也。堯去後。張謹於言。亦躍堯後。爲某開發書致擊。張際於堯事。驚悸成疾。幾以不起。月餘始愈。愈後請出境。第三國際會不許。請求再四。國際會委出境後不許述俄國內容之保障憑證。卒由同行友賀某。爲之作保。俄人乃放令東行。余至莫時。張方首途未久。聞張某們神經病。當其抵莫時。信口胡言。自閉在伊被囚時。能以智術自脫。人詢其所以然。張自述在伊時伴狂事。謂當時東方。威氏扣留不令余西行。余日與周旋。謂余英文都讀過了。余初爲（無政府黨）繼而又爲 Olishovikii（共產黨）繼而又爲 O.T.I.T.（社會黨）繼而又爲 R.O.V.O.T.（民主黨）現在我 I'veel 都不做。要做 e.T. 就是 Isp.rutho（世界語）余見某團之人。則告以我猶犬也。君等若與我食者。我以搖乞憐。否則肆齒而噬矣。彼等見我如此。遂放令西行矣云云。其可哂如此。又聞其同行友賀某語人。張至赤塔時。即致一通信於大連某日報。自述其至莫斯科。途中如何便利。糧食如何豐富。招待如何周到。中國學生如何之多。俄語如何嫺熟等等。質異而異之。張曰君尙作赤塔報告乎。當今之世。非製造空氣不可

回 想 錄

(10)

。君不見巴黎勤工儉學生。明明饑殍不給。而通信回國。仍自道工如何可勤。學如何可儉乎。子何其愚也云云。是亦可謂一趣聞也。

▲東方各國共產黨之嫡派爭

回 想 錄

關於互相攻擊事。不獨中國爲然。如韓人。及印度人。波斯人。或有更甚者。不於歐洲人及日本人則絕少。豈亡國與弱國氏性。確有特別劣根歟。韓人之共產派。以年歲別之。約可分而爲二。其年歲較高者。以李承韓某金某等爲首領。一派原本爲老革命者。於滬上假政府。及俄境之大韓國民議會。均各有關係。彼等與列寧杜洛斯基等。均爲故交。是亦所謂之舊派。其較青年者。則爲新人物。亦謂新派。組織於俄。產革命之後。自命爲共產嫡派。與東方管理部關係較深。蓋東方運動事。初開創於俄人舒氏。繼之者爲威氏。舒氏俄占庫倫後。調爲駐庫大使。威氏承舒氏之乏。任東方管理部長。兩人嘗曾至東方行運動事。韓之少年派。與華之某團。均爲該二氏。東方之新建設。該二氏與第三國際之東方司長索氏。係共一鼻孔者。彼等方以新建設居功。故對於非其所出。輒有非我族類之見。摧殘不遺餘力。奪大韓國民議會兵柄入伊。而又加以虐殺者。卽舒

爲所爲。固韓派所痛心疾首者。顧新派直接有要人維護。在得勢之下。舊派亦無可如何。舒氏索氏等。於俄舊派。除二三要人外。餘皆絕不加以接濟。故旋莫之韓僑舊派。苦之困。達於非常。論人數當以舊派爲多。論勢力則以舊派爲弱。吾初到時曾晤舊派之金某於海通君處。據述旋莫韓人之困難。頗有不可朝夕之勢。時金方組織韓人勞動會。約海通君與余往講演。余等以事不克應。未能一瞻其內容。無何余致書於海通君求救濟。海通君囊空如洗。歎息無可如何。婉謝之而已。余聞之深知韓僑內容者。舊派要人。前奉命行東方運動事。財政用途。均不實不盡。亦頗有貽新派以口實之云。想非至而無因也。余同寓中有一印人曼氏。亦係受印度共產黨攻擊者。其人年事約二十餘。能英德語言文字。聞其初來時。係由德乘飛機入俄。自述爲印度共產黨代表。在印具有組織云云。不意被奸莫之印度共產黨羣起攻之。謂爲英人間諜。適英外部詰責俄駐英代表。以俄人容留印度革命黨事。詰問書所列革命人名單。又無曼氏名。於是嫌疑益甚。幸得印度革命家某氏及一瑞典舊識。爲之解釋。始幸無事。請求出境。俄外部雖允之。而誰照瀕年不下。其婦孺以其欠不歸。亦自柏林追隨而至。同寓於此。曼氏知俄人有意欲

禁。慘憺無聊。日惟與實行黨。赴市場市佳饌以自遣。絕口不談時事。若波斯之共產黨。則共有七派。互相殘害。捕獲則以火焚而斃之。嗟乎。所恐者何。何爲至是。無非俄人之運動費窮少僧多。遂各按劍相向而已。金錢之魔力亦大矣哉。

○勞農政府之舉棋不定與其對外運動之失敗

以上所述俄人受各方得爲共產黨派者之利用。不惜處遇其他來客各節。此尙係專就自投網羅者而言。若俄人之自行聯絡。翼護而至者。宜其可以開門見山。爲實際之解決矣。而孰知亦竟有大謬不然者。初俄人爲制勝英可計。欲使中亞細亞之回人。結一回教大同盟。以便於一己之利用。特議提出裏海旁之巴庫市。爲比大同盟之根據。因而召集回族各方革命代表。欲以進行此事。莫斯科中應俄人電請自土耳其波斯印度阿富汗等國來者。殆不下數十百人。然到後累數月不得一見者。殆居十之七八。一見而永無下文。不知作何究竟者。亦居十二三。第三國際會與外交部之招待所。除俄人已承認爲共產黨派子孫而外。餘莫非進退維谷之人。余未抵莫之前數月。教育總長龍氏。聘一英國學者來俄演講。到後竟兩月不得見。其後再三牽涉。始得演講一次。而學生之聽講者。亦不過二

三十八。談學者愕然不悅。言拂袖去。其更有可笑者。俄共產政府。初欲設法制英。曾派一人。兼命赴阿富汗運動革命。並勸阿富汗革命黨以軍械。事已就緒。擄舉發矣。不意竟爲英人所知。嚴詞質問。共產政府竟又電飭所派往之運動專使。立即就近解散革命軍。並謂如阿富汗革命軍不服解散者。即以軍法從事云。該專使不得已。秘密設法解散。而大愛爾富汗革命黨之非難。踴躍而返。又海通君在俄。亦數受勞農政府委託。代爲發電介紹聯絡吾國之基大偉人。然亦卒無具體辦法。其好大喜功。而又舉棋不定乃如此。

俄之對外接洽。分外部與黨部二途。大抵屬於共產黨者。則歸黨部。屬於其他革命團體者。則歸外部。故其外部之組織法。與黨部大略相同。而英俄者凡係共產黨則歸黨部招待。非共產黨。則歸外部招待。惟以內容言之。實則政府與黨部。乃一而一。一而二。實言之。政府可謂爲表面者。黨部則謂爲暗幕者。政府對外之設施。悉聽黨部之操。而政府中重要人。皆黨部中重要領袖。亦無黨部掣肘之患。且息息相通。反得互爲利用之益。蓋黨部藉國際名義。暗中可以直接操縱各國社會。以圖制各國之政府。而俄外務乃藉以取其利。歐戰以後。各國之未能出兵對俄者。此亦其中之一因也。文俄之駐外代

(111)

想 向

表。例須負運動駐在國共產革命之責任。其運動費。開銷甚巨。代表以任情揮霍。或從中漁利。故俄之駐外代表。殆莫不享用如王侯。而其中除係大國大使。在本黨有一部特殊勢力外。亦鮮有能久於其任者。如派駐土耳其代表。并無別故。而致一年數易其人。蓋以垂涎者多。羣思染指故也。其外一錢運動。得者固多。而失者殆亦不少。蓋懲戒之刀。不能達之國外。不肖黨人。每或因緣為奸。從中漁利。有等於虛擲者。有事敗於垂成者。如在韓之運動共產革命。與夫朝鮮人之在東方運動。皆其一端。此外尙在秘密而未發現者。尙不知凡幾。關於中國運動故實。有某君告余謂某次上海某廠罷工。祇費去運動費若干錢。而虛耗俄人乃若干萬元。又漢口某次某罷工。祇費去運動費若干錢。而虛耗又若干萬元。又上海跑馬場散佈傳單。虛放手槍。如何布置。如何僱人。祇費若干錢。又虛耗若干萬元。又某次俄黨事在香港被騙。又若干萬元。又余俄時。有某俄人告余。謂黨部近有自滬回。其人原係黨部派往上海監督某首領財政用途者。據回部報告。謂抵滬時與某首領見。途來覓。某首領大怒。謂黨部既以事寄余者。當為余之自由不能問出入以制手吾肘。果爾。吾當與黨部斷絕關係。兩使者無可奈何。

狼狽而返云。不知黨部何以處此也。

俄政府對於共產政治。雖著著放棄。顧尙絕對不許人議論共產主義之是非。故在俄之人。無論其爲何派別。殆未有敢向俄當局。評論共產之得失者。此猶主義也。即俄國現狀。俄人亦絕對蓋藏。不許洩露於外。余初到時。一日遇一新識友。手持一函。係共產大學某君。託爲付郵者。今將持以還之。余異而詢其故。友曰。余啓視其中多有言及俄國社會慘狀者。此足以致禍。故覆之耳云云。蓋此友與俄郵局中人頗有關係。因此得知其內容。據所言大抵俄於各方郵件。莫不一一細加檢查。其中若有涉及俄社會狀況者。輒予沒收。若或加以譏彈。呈之非常委員會。即特加注意。蓋常有因此致遭不測者。郵局中對於西歐信件。檢驗之人較多。故寄發亦較速。因俄人能歐西文字者較衆故也。若東方信件。則能通者甚少。檢驗之人不多。故寄發亦特遲。且既經莫局檢驗後。到伊爾庫次克時。仍須重復檢驗一次。其自東西來者亦然。有時書函稍多。或竟不用黑白付之一炬。以故西比利亞鐵道。雖如常通行。而東方郵件之達到。輒須遲至三四閱月之後。

(II) 有時特別捷速。亦多至兩月有奇云。余詢海州君之通信。亦十無一二至者。海通君自東

方者來信紙。悉經伊市東方管理部折過。且先後不一。又不完全。又據同寓之東方大學生二人言。彼等自到俄以來。寄發家書件之多。僅接得家中復書一次。而據來書云。亦只收到俄來書一紙。自彼等所發之書。亦祇平安而已。并未道及俄事。然而讀者不過百分之一。證以友言。亦可以知俄郵之內狀矣。

想錄

緣有此種種攻訐檢查之風。凡各方來俄。有所接洽之人。殆莫不小心懷戒懼。行踪詭秘者。在俄人一方。亦樂令其然。彼之招待各方來人。亦各以類。不使相混。有必要時。或直從而變弄之。蓋必如此。彼乃可以從中操縱。且惟其人戒懼而詭秘。耳目乃可以壑壑而不覺。窺窺而不察。對於彼之內容。乃可以寡聞而無所見。寡聞無見。乃正合俄所以圖蓋藏俄事之慮也。

▲勞農政府蓋藏俄事之嚴酷手段

勞農政府爲蓋藏俄事。不但斷絕消息。亦且斷絕交通。又不但斷絕內外之交通。即內與內之交通。亦幾於斷絕。余在莫時。所有俄國內地鐵道。無通行證者。尙不能往來。爲此之故。幾函於親而父子兄弟不能相見者。殆不知幾許人。聞在革命之初。美籍俄人。

頗有表同情於勞農政府者。並曾捐巨金以爲助。後相率歸國。欲瞻仰自由平等之風。前後來者。幾達四五千人以上。不意入境以後。異乎所聞。相率欲歸。而俄政府遂令卒不許其出境。此猶內與外之情狀也。更有內與內亦相類心。余在莫時。聞有女子。某部辦事也。家距莫僅二日。以母病乞歸省。不奉允。辭職又不允。女子怒。因託病不到部。不意越日非常委員會派兵至。謂其不工作。將捕之下獄。女子不得已乃復游差。其後莫斯得被迫而出充紅軍。不知下落者。不知凡幾。若詢其間老婦。詢以有子與否。輒多潸然淚下。不能具答。聞莫斯科羣婦。竟有切念其子。至於每食必爲子設虛位以表哀思者。蓋軍士外出。亦不能通家報。其存其沒。一莫所知。故至於此。一日海通君在公園。遇一紅軍。能英語。詢知係生長於英者。問既長於英。何以充紅軍。紅軍曰。此吾父之罪。蓋吾父爲俄人。以血統關係。吾不得不爲俄人。今不當紅軍。則不得食也。其疾苦痛心如此。余聞俄軍隊之中。除莫斯科及彼得格勒之青年工人兵約十萬而外。餘十九皆非共產黨者。以勢論。宜其可以暴動反抗。乃又有不然者。蓋今日俄之紅軍。其中芬子。里奉斯人有之。匈牙利人有之。中國人亦有之。即屬於俄者。且亦半爲重游游民。

(114)

(116) 專倚軍隊爲生活者。分子混雜。利害不同。無法可以令其一致。而且非常委員會偵探密
布其內。每有偶而失言。早間常見其人。而午後即不知下落。故在軍中亦幾滿地荆棘

。人人自危。試思救死。暇。焉能反抗。此外如言論界。則章斯科各報。幾純爲共產黨
回 言論機關。私人與他派。不但不許辦一報。即最小出版物亦禁止其嚴。至於集會結社之
忍 不能自由。更可不聞而知矣。

錄 ▲非常委員會之殘酷及其偏私

俄人之防制已密。而操防制之大柄者。則爲非常委員會。非常委員會係獨立機關。設於
列寧被人狙擊之後。全國及內外之通行證。須得非常委員會之署名。人人之生死安危。
悉視非常委員會之喜怒爲轉移。其嚴酷密厲。爲袁項城時代之軍政執法處所望塵而弗及
。彼等而布偵探幾如水銀瀉地。孔不入。稽查抄資本家名義。以沒收人之財物者。日
有所聞。死刑向爲共產黨。譏評而極端反對者。今竟由非常委員會公然自由行使。在初
革命之數月後。嘗有千百人不經審訊。非常委員會即施以槍斃者。非常委員會刑場附近
之居民。每當味爽。聞槍聲隆隆然。繼而汽車鳴嗚然。即知刑人於市。以汽車載往郊外

掩埋矣。而以其聲之隱密。即約略誌知其刑人之數。聞彼中人竟致剝死人之手皮以爲手套。在道上見有鮮衣白領者。輒指爲資本家。斥使前而以手槍斃之。彼等對於政敵之社會革命黨。對待尤爲慘烈。加以小資產階級之名。藉端捕治。大事株連。幾有絕其噍類無俾遺種於茲新色之概。去歲彼得堡反抗之役。大學堂學生之因社會革命黨株連而死者至七百人之多。而社會革命黨要人。除已判死罪外。現在俄京監獄者。尙三百人以上。此外亡命歐洲。不能自保其生活者。更指不勝屈。蓋社會革命黨人材較衆。物望亦佳。政策和平。爲俄人所信仰。故共產黨忌視之。殆尤甚於白人。必盡去之而後快。其或學術品望。足以動人。而又無非可加者。則施之以暗殺。故俄人士常有一去黃腸。不知下落者。大文學家哥爾基氏。因偶與人言。甚悲俄民所受之慘苦。遂爲非常會所注意。一舉一動。皆派專員監視。其所以能苟全至今。未遭毒手者。以氏毫無過惡。內受俄人之愛戴。外負世界之期望。且哥氏一死。俄國文化。亦將有絕大影響耳。去歲我國漳州之某軍長。以鬱鬱不得志。倡共產主義。會派有俄舊將某。持親筆函來冀。與俄政府及華僑會聯絡。其人到莫後。頗事活動。聲言將募紅軍入中國行事。及被忽失踪不知所往

(118) 有知其事者。謂其人已爲非常會捕治死罪。罪名則謂其人有藉代表名義。煽圖反革命之嫌疑云。

非常委員會既具無上權力。而其中人士。又係兼收并蓄。良莠不齊。以故因循爲藉。回假爲舞弊。或藉端以起怨。或借事以斂財。遂致暮夜投金。冤慘莫白等事。種種黑暗。想亦難不可究詰。開莫斯科之市場與花園中卽彼等通賄賂之地。而自蘇經濟政策實行後。錄莫斯科新設商店。大半亦爲共產黨人資本。新經濟政策。共產黨中所以贊成者。乃能口勢力。共產黨中人。昔日十九皆無產階級。今何以忽能昇富。其故亦可深長思矣。

顧非常委員會等舉動。殆皆對於非共產黨爲然。若係共產黨。則有屢犯死刑。橫經逮捕。而以其有功於共產革命之故。卽彼等爲賂予賂禁。卽行釋放云。又如某部次長某。貪婪斂財。居室中富藏金。人人皆知。而非非常委員會絕不過問。故共產黨人物之在俄。幾不啻爲前清之八旗子弟。社會中之特等驕子也。

▲俄國巨災中遊者與俄外部之正式接洽

余以此種種。對於所謂平等正義之共產政治。不禁慨然有感。念在鹿杯豕虎。一舉足

便有失身陷阱之虞。豺狼之鄉。豈復可以久處。況當時忽又聞得一項消息。爲吾所懸然不安者。蓋伊爾庫次克。召集之反對太平洋之會議。有穆莫斯科開會之說。余深恐與海運君必被逼爲代表。不能發表意見。猶其小事。而其社團固持其包辦主義。或再多有設法。實施攻擊。此亦意中之事。余於伊市之恐慌。木已驚弓之鳥。再加以感受此等印象。深慮在莫亦將不免於風波。詢之通海君。曰。是難言。但君來歷已明。無可攻擊之點。聽可矣。且以意度之。君或不至於此。蓋君始終未認爲共產黨。又自認代表。彼等仇君無與公黨之意。當然不嫉忌。藉以幸免。亦未可知也。余以海通君之言有至理。且萬事已定。無可計較者。因亦置之。時海通君以產科醫院之招待甚劣。已擊其妻人臍。其夫人尙縮不能興。不得不爲嬰兒覓一保抱者。寓中女侍者爲介紹一中年婦至。面目枯槁。若有病容。海通君詢曰。汝病乎。恐不勝保抱之任也。婦聞之。聲隨淚下。曰。吾非病。吾乃飢耳。海通君以不宜於嬰兒。卒善言遣之。時有美國賑災者。方至災區。回。言及南方災情。謂災區之中。人相食饑無隱類。日至某村。發現一老年人。奄奄垂危。詢其何以獨生。則以手指身旁木篋。啓視之。乃一人手。詢之。則其老婦亦飢而

死者。老人乃賴其遺體以生，又有一女子。體頗豐碩。逃經災區中。竟爲成羣之災民。共捕而食之。更有一嬰兒死於懷。母卽食其子者。此猶係交通稍便。賑災者所能至之地。若交通稍梗之深處。則更不知如何。又謂現莫斯科四周。災情日擴。蓋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農民餘糧。吸收漸罄。莫斯科雖缺乏食品。然糧食尙是最富者。四方來就食者日衆。幾視爲天堂。故莫斯科人數。較戰前驟增至四分之三。已達四百萬。人彼得革勒現僅得七十萬。較戰前亦減少至四分之三云。余等當時又聞莫斯科發現食人案。蓋小幼童頗豐碩。竟爲人誘入室而食之。其人乃一共產黨云。余以爲飢饉之後。必有疫癘。在俄無所希冀。且俄政府又最忌人知其內事。不便深爲考察。似無久居之必要。因與俄海通君商。速辦止式談話事。事畢。卽請當導者介紹參觀。參觀畢。卽請照離俄。蓋在非特政府之允可。有人引導。多不能考察。而與俄當事者相商。又非俟談話後不可也。海通君之意。亦以爲然。因再致書外部。並託人查問俄政府。對於前爲余請見之事。意見如何。結果。列寧之秘書長回書。謂列寧於第九次蘇維埃開會後。卽以赴郊外養病。不能接見。杜洛斯基慮回書。卽謂杜氏方出外檢閱軍隊。外務部長。諉以無暇。飭由。

司司長接洽。翌日。東方司果來約。屆期海通君與余偕往外部。東方司屠氏出接見。屬勞動家出身。不能外國語言文字。而司中能通華語之譯員又未到部。乃覓一能通英語之譯員至。屠告之譯員。譯員即告之海通君。海通君又以告余。展轉重譯。接洽至爲週折。屠氏寒暄畢。詢余來意。余曰。余爲海通君同志。本皆爲外蒙事而來。外蒙之能交還。有何利。不交還有何害。與夫如何交還爲利。如何不交還爲害。此事海通君在先業與貴國當事人具有接洽。余不必重贅。但貴當事人。久無回音。此時似已成過去事實。縱縱主體。現方在於貴國。余與海通君均無甚成見。除此而外。余所欲者。爲考察貴國施行共產政治情形。蓋主義雖爲余等所極端贊成。而施行之方。所懷疑者尙不少。後覺必請教於先覺。此蓋理之所必然者也。屠氏又詢中國當道。對於俄人之意見如何。余曰。余非外交人員。不能代表政府意見。但貴國革命後。對於中國力持平等主義。一洗從前取亂侮亡之惡習。實大得做國人之同情。以吾意度之。當屆中人。亦當有此感想。惟雖有此感想而卻無表見之機會。蓋中國久入外人勢力之下。向無獨立自動之外交故也。屠氏詢余對於中國現狀之感想如何。余曰。中國現方在國內外軍閥財閥互相狼狽之中。非世

界社會革命成功。恐終無自拔之機會。現美刺堅舉行太平洋會議。無非提議瓜分中國權利問題。以強中國之承認。吾意此時中國亦唯有聽太平洋會議之宰割而已。屠氏詢余對於中國南北政府之勝敗。及統一之趨勢。意見如何余曰。南北政府。苟有一爲民意政府者。則中國早可統一。惟其皆非民意政府。故分裂至今。目下南北開戰之說。雖有即可發現之消息。願以余眼揣測之。恐時期尙早。蓋兩方力既不足。而又南與南爭。北與北爭。必待南能統一南。北能統一北。乃有南北戰爭之可見。若以現勢計之。無論何方統一何方。南北政府之一消。或卽有東西政府之再見。亦未可定也。屠氏詢余有所詢否。余曰。余所欲詢問者有二。一。俄既以扶植被壓迫民族爲職志。中國民族。在俄國視之。當然爲被壓迫之一。且中俄以邊界關係。尤有唇齒相依之歟。願扶植一事。須通力合作。斷非一方可期成。既須通力合作。則扶植之意見。亦必須預先溝通。期得兩方之諒解。乃可以圖成。究竟俄國對中國之扶植有何高見。如何進行。應請足下指示。二。俄以世界革命號召天下。余爲東方人。對於東方。以爲期成之機會有二。一。〇〇革命。二。〇〇戰爭。究竟俄人對於此二機會之觀察如何。有何準備。屠氏聞余言。隱

三不贊答。但曰。足下爲軍。亦欲觀秦紅軍乎。余曰。然。不敢諱耳。凡關於軍實機關。但求貴國當局許余致察者。余皆願考察也。此外各大工廠。亦甚願瞻仰耳。屠氏曰。再改日當再命譯人陪君參觀一切也。言已。遂起握手作別。

▲非常委員會之解散消息

自所接洽後。余自覺不俄之舉。又可謂告一段落。時海通君夫人。口漸有起色。余與海通君約一而參觀各處。藉廣見聞。一。清理離俄手續。俟新年後即向外。辦理護照。預計辦護照事。須一月方可成事。至二月初間。便束裝離俄。至於東方會議一事。則力求規避。如必不待己者。則捨代表而任來賓。務以不生關係爲主。蓋以第二國際會第二第三兩次大會前例。知俄政府對於所謂革命會議。不過係純全以共產黨強好世界革命團體。製造空氣。以爲宣傳之資料。絕無交換思想。集思廣益之可言。而且以俄政府對於內政之設施。與其外之手段。恍惚迷離。互相矛盾。在共產黨字典中。幾無誠實信義之解釋。吾既不能發表意見。又何必爲傀儡哉。先是。教育總長陳氏。預約海通君將於年終請在大學演講。至是已逾期多日。仍杳無消息。余以爲是亦手續遲早清切之一

。因促海通君預爲致書聲明。海通君以爲然。當即致書諸氏。詢以爽約之故。並云以二月將離俄之計劃。書已去。諸氏當派一譯員來。復約期定於新正月初十日。時匪新歲不過數日。外部固以戲券來與余等觀劇。余亦亦約同寓中之留華學生出外參觀。在此時期。得重要之消息三。一曰列寧下令解散非常委員會。歸併內部辦理。二則列寧下令保護智識階級。三則日本社會黨片山前之來俄也。

非常委員會之解散。係根據於第九次蘇維埃大會之議案。謂其動機係因英美兩國。對於俄人此機關之種種恐荒舉動。嘖有煩言。俄方力求與各國接近。故提出大會中。議取消其獨立性質。歸併於內部。而減輕其權限。海通君以爲此等舉動。已似漸趨於開明。余以爲俄素朝令夕更。食言而肥。實則換湯不換藥。爲隻手掩天下耳目之計而已。蓋吾到赤塔時。非常委員會駐赤支部。名義上早已取消獨立。歸併赤內部兼管。然實際上該支部專橫如故。不但非內務所能干涉。而該支部長。反有左右內務部之勢。非其明證耶。

▲保護智識階級之佳音

智識階級保護令已數發矣。此不過其一而已。開革命後。共產黨人握政權時。以其政敵

之社會革命黨份子。佔智識界之多數。忌其復活。或再顛覆共產政府。遂藉口於勞動專政。謂智識階級昔多依附資本家以謀個人之利。且助桀爲虐之徒。當與資本家並置之排除之列等語。藉此以喚起多數下愚之同情。以爲絕滅社會革命黨份子之計。自此論一出。凡非社會黨之智識階級。均被波及。故當時所有公私機關。沒收公有後。其管理者與當事者。一概易以勞動家。工廠固以工人爲經理。學校亦以工人爲校長。一切團體內事。動輒以勞動會議處置之。智識中人。凡非共產黨者。概遭摒棄。甚至勞家指某人爲智識階級。即可戕殺而無罪。惟勞動會議。每致叫囂漫罵。秩序毫無。擾攘終日。常不能解決一事。以致所有機關。凌亂不整。百廢廢弛。因此不得已。遂下令復起用智識階級。然其初也。主權仍操於勞動家之手。當時智識階級。既不敢不爲用。又不願爲所用。則以消極抵制之法。除生活要求滿足外。辦事惟守自了主義。絕不爲公家之計。謀根本之解決。其點有或暗中操縱。以營一己之私。如外郎之某司長。本爲勞動階級絕不知所事事者。司內諸務。實操縱於智識階級某甲之手。某甲當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要求每月薪俸須令盧布三百。另上等糧食三份。乃肯任事。該司長無如何。亦卒許之。而吾之在

回 想 錄

(125)

俄。尙嘗聞社會中輒以智識階級四字爲嘗人之口語。卽如東方學校之教授亞不郎生者。

因憤於華學生之反抗。亦每嘗人爲智識階級。又嘗與人言。謂華學生皆智識階級。不足

養成爲勞動革命之需。下次招補。當完全注意勞動家云。既仍須排斥。又何必下令保護

。既下令保護。何以又復排斥。且考勞農政府人物。雖亦有不少勞動家爲點綴。然內

尚賴智識階級之指導。而上則仍係少數智識分子握其大權。試問今日重要人物中。除烈

甲寬之總統爲農民出身。(所謂係木工出身者)在政治上完全係一大傀儡外。其最有權

力之列強。與各部部長。非多數爲智識階級乎。駐外之代表。又非悉數爲智識階級乎。以

以事理論。勞心與勞力。本相依爲用。不可須臾離。卽就人類之結構而言。亦必須有特

別豐富之腦質。爲使用勞動之四肢之本。乃能偉然駕於諸動物之上。雖心思靈鈍之不一

。體力有大小之不同。然智識部份。不能離勞動部分而生。亦猶勞動部分之不能離智識

而立也。社學人類既相須以生。不能脫離互助。以今日科學之進步。學者造成智識。以

利國福民。而爲勞動之先導。有苦心焦思。窮年兀兀。其勞更什百於農工者。卽農工之

終歲勤勤。至於手胼足胝。又何嘗完全絕智棄學。專於勞手足而不及心哉。若謂

智識份子。常依附資本家。以賤削勞動者。故在可排之列。殊不知寡安富而惡賤苦。此八類同具之惡質。開其行惡之道。而不加以抑制。則又國家自由資本制度之非。試問若無資本制度。則資本且不能生。智識者又何所用其依附。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國家法律不禁人爲盜。吾恐共產家所謂神聖之勞動者。爲其爭富起見。亦將用其體力。羣起而趨於爭奪賊殺之途矣。以理論之。社會平等。根本上仍在國家制度之改良。莊嚴燦爛之世界。又豈惟魯者所能單獨以勞力而成。智識可除。俄國又何必設學。且勞農政府。明明係僞託勞動選舉之名。行其智識操縱之實。吾不知列實等現時之所謂專政。其

回 想 錄

(127) 精神何在。祇以欲獨攬政柄。遂不惜用此下流手段。鼓勵智識與勞動之爭。遂致人材消歇。欲進不能。釀成破敗之後。始激勵共產黨人。學習昔日所目爲市儈之經紀。更注意造就無產階級子弟的經濟技術人材。不知此等人材（見第九次會議列寧演說）一成。又是一種智識階級矣。既將廢之何又與之。出爾反爾。真有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而可爲失笑者。以智識階級之名。可以入罪。而致之死。實世界之創聞。共產黨手段之下流。於此亦可概見。真千古社會之慘變矣。

▲投降共產之日本社會黨首領來俄與東方革命會議

日入片山前之入俄。係以東方革命會議。(即反對太平洋會議之化身)應俄人之召而至者。東方革命會議。即反太平洋會議之變相。原夫反對太平洋會議之設。係因美人召集太平洋會議時。擯斥俄人之預會。故俄學農政府亦召集東方各國革命代表。開會表示反對。以示抵制。其用意完全係一種宣傳與嚇作用。會址初本擬設於伊爾庫次克。發起後由第三國際會東方司。與駐伊之東方管理部長時氏。及蒙古大佐舒氏。三人主其事。當召集時。東方一派韓僑共產派與俄黨人赴各處極力設法招徠。不意到者寥寥。而西藏且並無預會者。會期本擬與太平洋會議同時舉行。惟代表太少。又籌備不及。雖極力虛張聲勢。而太平洋會議。於加入俄代表事。屹然不為動。而反渝會議。以等候各方代表事。會期屢次延展。卒無結果而太平洋各會議。應有盡有。續議決。且將告終。俄之主持反對會議者。至是不知已乃改在莫斯科開會。而改名為東方革命會議。所有原召集在伊之東方代表百餘人。乘送赴俄京。在代表未來之先。當筆者以日本為東方強國。可為欲視起會議聲勢起見。不得不覓一日人可以利用者為目標。於是遂派人赴美運動片

山來俄。片山爲社會右派。本主持溫和主義者。以不容於日政府。乃遁逃於美。與杜洛斯基相論。在美時生活無聊。乃爲人司厨爨。年已六十餘。其在日本。亦無甚勢力。至是以俄人之召。棄其固有主張。亦投降於共產黨之下。當其抵俄也。率隨從者十餘人。所服御者。上下內外。嶄然一新。皆最貴重之毛織品。所佩載者。皆瑞士著名金表。到俄以後。第三國際會。招待之於鹿斯飯店。從者每人一室。片山一人占三室。所有室內之陳設用物等。皆極貴重之品。又有善於英語之俄女士及俄少年數人爲記室。頤指氣使。煊赫擬於王者。莫斯科各報。不絕爲之檢揚。一人得道。拔宅飛昇。如片山亦可謂風雲際會。躊躇滿志時矣。

回 想 錄

(129) 自片山到俄之後。俄郵局忽停止收受東方信件。探其故。則云滿洲里不通。於是旅俄東方人士之欲寄書者。咸改由歐洲方面轉寄。顧不數日。東方郵件。卽由歐洲轉發者。亦截止收寄。而發至歐洲者。卽獨照常通行。未幾。所有東方信件。從前一閱月發出者。亦陸續退回。旅俄東方人士。咸明其所以然。至有謠傳謂係因日人進攻伊爾庫次克者。後細訪之。乃知係爲反對太平洋會議事。將移莫開會。恐走漏消息之結果。夫信件

必既經數次之詳細檢查而後發。通郵又何礙於會議。亦可謂畫蛇添足矣。

距此事不久又有一美新聞記者。經西比利亞回赴中國。至伊爾庫次克。文信折回莫斯科。該記者前已得莫外交部之許可。給照東行。乃達伊市時。又爲東方管理部扣留。不令出境。因此又改道西返。轉出歐洲。不審其中有何嫌疑。或仍爲東方會議事也。

在此中間。尙有趣聞二事。某日俄共產黨。忽放假一日。閱傳歐洲英法二國。已通牒勞

農政府。接洽承認事宜。皆欣欣然有喜色。詢言者膝入如何。據謂以所聞者。係五條。

其一要求承認俄國欠債。其二發還各國人財產。其三指定數口岸設立通商租借地。其四

要求領事裁判權。(其一今忘之)余謂果如前者。即俄將蹈中國之覆轍。反革命者。俄

租借地爲等源。如中國者。俄內亂將無已時。果似此而可以容納者。俄共產黨誌哀之不

暇。更何喜之可言。以此而放假誌喜。亦可見其毫無思想矣。又聞俄政府意欲將第三

國際會本部。移至南部之某城。作爲一種宗教看待。以免各國藉爲指責容留革命黨之口

實云。記者言之鑿鑿。不知確否。願勞農政府。外強中乾。所謂目動而言肆。內懷懼怯

。觀其對內忽事事表示和平。對外則處處表示讓步。固不能謂言者之無因也。

▲東方革命大會聲中之來客待遇取消

當片山抵滬之前後。在伊之東方代表。已有一月初間到莫之消息。第三國際會。已派定四人爲籌備員。四人之中。其一爲第三國際會東方司長。其二威山氏。蓋即與余同寓者。威山氏。社會革命黨分子。觀其無聊狀。知爲不見信於共產黨人者。此次居然列於籌備員之一。余頗異之。必訪知乃係共產黨內昔者對於他派。深閉固拒。頗受國際各派之非難。勢漸孤立。知非協作。不足以成事。此次會議各黨派均特許列席。故籌備員之中。特以威山列名。以爲點綴。蓋表示容納各派之意者。威山初甚忙。自須出席會議。會與海通君商。將從中發表主張。日本以片山爲首。朝鮮以李東輝爲首。中國則以海通君爲首。使三人共主會議事。商定提議問題。並告余等。謂國際會已電請李東輝西。蓋李時尙在伊也。海通君不以爲然。但表示願從旁帮忙。不願參加。謝之而已。願無何威山亦垂首喪氣。不復如前日之興致。余與海通君甚異之。繼而探知國際會發表開會提議案。皆威山氏所未與聞者。威山氏知不過傀儡傀儡。故有此沮喪狀也。不數日爲除夕。是晚饌有鷄。余等方歎爲得未曾有。不意忽得一惡消息。蓋據同座者言。外交部本其新經濟

(附)

政策。將於明日起。取銷招待例。以後旅費。一切由客自給云。余等既未得外部之預先通知。而館中之管房。亦不以告。以爲是或翻言。乃食方畢。而候役以通告座客。倘有借用食器在室者。應即送回爲言。蓋館中句飯者均法人。既奉外部命解除契約。將收拾出館矣。余等聞之。乃知取消招待爲實事。同座中有大起非難者。蓋以爲俄人對於來客。不許帶金錢入境。一切費用。均由供給爲言。故入俄之人。多一錢不名。今忽然取消招待。既不關通匯兌。不預先通知。令人毫無準備。束手無措。是不啻故陷人於阱云。在外部充譯員之俄人某。亦不以爲然。余謂之曰。在吾主張。亦以取銷爲是。蓋俄方飢饉。與其供給來客。何不以濟災民。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共產主義。果能辦好。世界自靡然從風。不期革命而自革命。實無運動之必要也。俄人唯唯。既而余頗以失言爲悔。當晚殮畢散席時。同寓而曾受攻擊爲偵探之印度人夫婦告余等。謂將於今晚離莫斯科赴柏林。余等詢其所以。蓋印人於午間得非常委員會之通告。已許其即日離境矣。印人以嫌疑留此者幾於一年有奇。余等以爲早亦新經濟政策之結果。因取消招待。故許人出境也。余等既爲印人道賀。亦復自喜。蓋吾等亦同病相憐。莫能測俄人何以處我。

者。以爲如印人之嫌疑。亦居然放出樊籠。則吾等新歲後之行。亦當然無復阻隔矣。
余與海通君歸室。兩議銷待遇後之生活問題。余以爲留俄之日。已幾時。余略携資。儘可出金私錢。以爲暫濟之計。且我輩既係自給。請照出境。當更無意外問題。海通君。以爲俄政府。於來者。既擔任招待。不携帶錢。故已之來也。未嘗携資斧。俄人宣言在先。不能不顧信義。主張與強硬交涉。務使另行設法。且謂前途方長。余携帶川資。亦寥寥無幾。當留爲出境後之用云。

▲東方革命大會聲中之莫京物價

回 自新年以來。得一國際新消息。英法通牒俄政府。日內瓦經濟會議。允俄國加入。而要
想 求列席親自到會。勞農各國皆鼓吹反對列甯出國。聞外長齊羅林。擬自當其衝。未幾杜洛
錄 斯基。亦下令預備軍事。並訓勉軍人。力爲外護。余個人雖俄國。活此時已入於厨役
時期。時厨夫雖已解散。而厨室尙照常生火。蓋以備旅客烹調之用者。惟客甚擁擠。殊
不方便。幸海通君爲其夫人病事。具有煤油爐及烹調器等。而同寓之華學生。以係自作
食。故賂有器具。余乃先出私款。赴市市煤油米肉等物。以濟一時。其時俄金每元按市
(139)

價市值新幣十五萬元。白麵每磅須新幣二萬四千至三萬。黑麵每磅須新幣八千至一萬。米每磅須三萬。煤油每磅須七千。鷄每隻須七萬至十二萬。鷄子每隻須四千至六千。牛肉須三萬至四萬。魚須四萬至五萬。牛油每磅須七八萬。白菜洋蔥須八千至一萬二千。馬鈴薯須七八千。較之平時。前後不過一月。已倍價有奇。而其趨勢。尙每日兩增。其價。市場之中。除點綴品價格廉賤外。其餘日用品與食物。殆無不早而晚市價不同者。蓋滬農政府。全恃以新幣。挹注。印發不窮。市價日落。故物價亦隨而起也。時海通君日赴外部交涉招待事。外部允改發上等食料。顧口惠而實不至。而海通君亦窮追而不可已。延至十餘日之久。外部卒乃飭寓中之司務食料者發給余巨入兩星期之食品。計有牛肉羊肉油鹽白麵白米鷄子馬鈴薯牛乳茶葉牛油魚子塊糖陳皂烟絲糖醬洋蔥等物。分量極爲豐富。余等於此乃不復解私囊。然僅此半月前後。比較物已半增其價。金幣十元之兌換紙幣。亦由百五十萬。漲至二百五十萬矣。聞自外部取銷待遇令後。所有外部所轄之招待客館中。一律停止伙食。革命代表。一時束手者不下數百人。其後交涉。亦有復得改發食品者。亦有不得者。亦可謂惡作劇矣。

△對付東方大會邀充代表之計議

在此交涉熾食中。外部忽以電話告海通君。謂第三國際會東方司長欲與相見。囑即前往。又約於某日派譯員來陪余參觀軍事機關。而第三國際會東方司。亦有電話約海通君赴司。海通君知係爲東方革命會議事。不願參與。因其夫人之疾辭。及至預約參觀之日。余條終日而譯員竟不至。電詢外部。則又改於翌日而翌日復爽約。余頗異之。海通君笑謂余曰。俄政府對於預約之事。爽約者是其常情。不爽約者是其特例。是不足怪。余以爲然。亦笑置之。願第三國際會東方司頻邀海通君不已。日人片山與海通君原故識。亦來寓與海通君談話。相見時。言論頗豪。力勸海通君加入共產黨。主持東方革命事。海通君却之。得。即藉口於某國之反對。舉第三國際大會爲例。片山謂彼等稚氣未除。不足與較。果能從加入。則第三國際共產部付予大權。彼等自不能不屈服云。並自誇年已六十。尙力求進步。而譏海通君爲長進者。海通君卒笑謝之。片山之爲俄共產黨作說客。情事顯然。余以爲寄人籬下。諸不自由。俄共產黨已相逼如是。即不加入。亦當相見。以婉言推却。爲開罪於俄人。海通君不得已。乃決赴第三國際會東方司處一行。并欲

介紹余與東方司及片山一見。余以爲余已看破內容。不願入彀。卽無相見之必要。且與海通君約。倘必不得已必須參加者。余惟任附驥之一。不願以一部代表列席。海通君諾之。乃赴國際會告以委曲。願從中幫忙。東方司索關於中國政治實業之文章數篇。爲開會資料。海通君允之。乃歸。同時外交部亦索余對於中國軍政之文章一篇。前此余所著備之中國對奧社會主義之經過及現狀又一篇。則終未詢取。於是余於膳務之外。又添此一端忙碌。時海通君既須自作文章。又須爲余所擬稿譯成英文。尤爲日不暇給矣。余對於中國軍政之文章。亦係做報告中國社會主義狀況體裁。歷叙軍政變革之經過情形與現狀。對於現狀。余頗隱惡揚善之詞。蓋余爲俄人之際主義。完全係欺人之談。種種舉動。實仍本其舊帝國主義。而託國際主義爲門面名。余固知愛國主義爲罪惡。但亦不能於僞大同國之下。受人之欺也。數日後。余等交卷畢。遂向外部索護照。外部允之。囑余等以照呈驗。余等取照照送。詢其何日可以轉出。外部答以一星期。時海通君與教育部預約講演之期已至。而教育部又無來招引者。海通君致函龍氏詰其又復爽約之故。越一日。龍氏派部某員引一英語譯員來。謂前次來約之人。並未以所約者

告。故未有準備。今特派定譯員。專司此事。再約且期。決不至再誤云。海通君不悅。所以擲稿之者甚至。因復與訂。定於正月之杪。余回想余自亦塔至此。與俄當道接洽期約。而再三失信者。實多事不然。初尚以爲彼慢客。至今屢次試驗。乃知習慣如此。足知海通君所謂俄人失信約者係常情。不失信約者乃特例之說。確乎信而有徵。憶在國時。外人以中國人時間不準。常以爲詬病。由今觀之。中國人時間不準。不過稍爲逾時而已。尙不至於失約。若俄人則直無時間之可言。在舊政府時代。尙可謂之官僚腐敗。不料最有革命精神之共產人。亦復如是。豈非大可奇異者乎。

▲東方革命大會各代表之來俄與其傾軋之內容

正月中旬。伊之東方代表百餘人。已由東方部長威氏。及蒙古大使舒氏。專車送至莫斯科。第三國代表在車站竭力點綴。以爲歡迎。當軍抵站時。重兵圍護。軍樂守候。工黨代表與東方大學生等。亦執小旗隨其間。活動攝影機。喧張於代表陣中。俄人所利用爲東方目標之片山。先行登車。僞爲係同。而至者。當允引諸代表自車內繼續出。足方履站。紅軍即擊鎗爲禮。軍樂大作。掌聲如雷。小旗招展。片山則率諸代表揭冠徽

笑。點首表示謝意。可活到攝影機者。則聚精會神。以手搖機。機聲的的然。時而遷於左。時而遷於右。盡以其各等盛況。撮入小箱中。於是汽車鳴鳴然。分載諸代表。十餘乘銜馬而前。向第三國際會所備之招待所進發。車之抵站。係在下午二時。開按期則早間已可至莫。因招待所一切尚未準備。故以電尼車使勿來。當事人急急籌備。車則俟於來方之某站。籌備畢。車始開行來莫。故判莫實遲半日云。

開會之期。本定於十七日。嗣以籌備不及。改至正月二十一日。在此五六日中間。余與海通君皆大忙。蓋俄外部既屢遣人以加入會議事來接洽。而中國諸代表中。有與余在伊新識者。有慕海通君之名而欲相識者。咸覓人引導前來晤談。故頗有山陰道上。塵接不暇之概。顧來者悉避卻委員長章某之耳目。不敢出於公然而敘述隱衷。其悲哀愁慘。憂議畏讖之狀。更有什百於余之過伊時情形者。某省機器公會代表夏某。與章氏本為同學。而資格學問。則較章某為優。章到伊時。組織代表團執行委員會。擬定執行條例。重其權於委員長。選舉時。章某以其社團代表之勢。藉與俄國共產黨接近之威。遂擅得是席。其攬權自便。早於擬定條例時有所準備矣。其後夏某至。惡其專橫。提議修改條例。

廢除委員長獨裁制。而代以委員分科執行。不意諸代表懷章某之勢。懼拘留之災。不敢爲夏某助。於是夏某竟不能得多數人之同情而遭否決。自是章某遂以種種毒辣手段對夏。夏願同行之女代表。爲之披助。始得稍安。而章復因是遷怒於女代表。因以智識階級之說。鼓勵與夏同鄉之唐山工人代表二人。日出穢語以侵之。夏到莫時。自言在伊二月。幾於度日如年。並嘗章某鬻子。毫無學問。乃一朝得志。音狼狽至此云。遂與同行之女代表密議。欲於會務畢。請照由歐洲返國。不願再經伊爾庫次克。蓋因俄東爲某社團無辜而受誣陷。已屢見不鮮。況今已成仇隙。到伊恐或同遭毒手也。又海峽學界二人。亦欲取道歐洲。據自言亦係以考察主義之故。請假冒險至俄者。假期除道途不計外。餘祇有三個月爲考察期限。故原意即由伊回國。不入莫斯科。方其到伊也。亦在章氏錄之先。當代表入伊之際。東方部長威氏。以其爲中國人。命赴車站招待中國代表事。章某到伊。亦係渠二人接引。不意章某詢知其非團中人。遂於威氏前誣爲偵探。雖無憑據。而威氏竟因此藉口於會事需人辦事。留二人不遣。二人與余言。謂有生以來。此大謂受章某之奇辱。言時欲吐不盡。若尙無限隱衷。不願告人者。余深詰之。卒不言

。余詢余離伊後章某之態度。據謂。晚章某赴食堂。食時聞余已登車西發。大爲驚詫。尙語人謂係余到莫後。便到利害云。蓋章某謀所以陷余也。業已準備。而尙未舉發。過伊之人。尙未有如此捷速者余驟待前進。固章某萬不及料者也。其餘諸來訪陪海通君之人。殆無不痛詈章某而非難俄國政情者。而在吾人預料章於會後。對於其所不治之人。必有再起風波之舉。嗟夫。共產非世界主義乎。不來不識石。方將招待誘掖之之不暇。所爲何事。所得幾何。乃拒人如是之甚也。

代表到莫後所謂各國之執行委員會會長。悉移寓於鹿斯飯店。與東方部長威氏。蒙古大使舒氏。及日人片山。籌商開會事宜。其餘則皆在原有招待所分數大房。爲病院三等室之招待。雖飲食相等。而起居則較鹿斯飯店爲差。蓋鹿斯固各人各室者也。然代表之待遇。亦有強弱國之分。如日本代表。全體皆寓鹿斯飯店。中韓蒙等國之代表。則獨寓於原有之招待所。食料之供給頗佳。麵包悉係用白麵製成者。一切較之在伊。均有過無不及。且次。即以載貨之摩托。送各代表赴美術博物院參觀。惟所惜者。參觀僅一日而已。

某社團中人爲欲表示共產精神。以討好於俄之共產黨起見。發起請食黑麵包。招待者許

之。夫食料以肉爲貴重品。白麵包與黑麵包所差幾何。是亦不可以已乎。

俄人對於來客之分別看待。向來如此。其優劣之分。與冷煖之態。即在於其人合利用與否爲定。且隨時可以轉移。絕不稍留餘地。而共產黨與非共產黨待遇亦有分別。聞第三國際會第三次大會時。各國代表在同一客館中。同一殮室。同一座席。而共產黨與非共產黨。卽有二鷄子與二鷄子。有肉與無肉之分。其不惜令人難堪乃如此。

△東方代表與第九次蘇維埃市會之蒙古獻旗

東方代表到莫之次日。適值莫斯科市召集第九次蘇維埃市會。第三國際會就便卽於此會歡迎東方代表。余與海通君亦各得入場券。座次與各代表同廂。行開會式之後。片山代表東方各國。登台致頌詞。繼而蒙古大使舒氏。自爲蒙古代表。率蒙兵一小隊。及御開氣袍馬蹄袖之蒙官數輩。登台演說。演畢。卽以三角式之繡旗。恭獻之杜落斯基。方獻旗時。軍樂大作。軍士擊槍。台下之市會議員。鼓掌如雷。日本與朝鮮及蒙古東方代表。亦全數鼓掌。中國代表。亦有少數鼓掌者。余見之大不懌。因附海通君耳細語曰。君不見中國代表亦在鼓掌者乎。何其慘也。海通君亦點首歎息。不然而卒視。乃先出台而去。

(141)

嗟乎蒙古非吾五族之一乎。今獻軍旗於杜氏。非表示承認杜氏爲其大元帥乎。杜氏教益受之。非視蒙古爲藩屬乎。試問舒氏何人。乃能代表蒙古。俄軍據蒙古之地。征收其牛馬。掠奪其糧食。蒙人已怨聲載道矣。真有如是之心悅誠服乎。且此等儀式。非昔日帝制時代之功利儀式乎。勞農政府。非屢次聲明蒙古將交還中國者乎。此等舉動。非完全是羸弱攻昧。侮亂取亡舉動乎。世界主義云云。扶植弱小民族云云。是特一帝國主義之變相而已。吾謹欺。欺天乎。

▲東方大會聲中之中國共產黨搆陷行動

關於余與海通君加入東方會之事。外部初則派優林來勸駕。余與海通君感於獻軍旗事。知俄人所謂世界平等。非俄國亡種之新名詞。益決定拒絕。因婉言謂優林曰。余甚願參加。但可惜非代表耳。優林曰。是何物。國際會承認便可矣。只須君自奮爲某某代表耳。余曰。不可。凡事當從其實。代表亦可作僞乎。優林轉勸海通君。致意尤切。海通君謂吾本黨並未有來電命充此會代表。且舉以前在三次國際實戰某團攻擊爲詞。亦婉言拒絕。優林既不得要領。俄外次日又有通告海通君。謂東方部長威氏與蒙古大使舒氏

。皆願相見。海通君唯唯而已。亦未往謁。距開會之前二日。余與海通君方晚食。外部忽以一函致余。余以食未即啓。謂海通君曰。是必東方會券也。海通君折視。果會券。訝余何以預知。余曰。即在會期。非會券而何者。願海通君竟無券。海通君頗詫怪。余曰。是必余爲來賓券。君則代表券。當另函致也。言未畢。而電話鈴聲大震。余曰。會券之消息至矣。海通君取聽之。則果自外部來者。謂海通君之券止國際會中東方部長舒氏函。請自往收云。海通君與余談。欲無往。余以爲宜往。但當婉言聲以不願參加之意。且可請改爲來賓券以了此事。海通君如言往謁舒氏。婉辭以謝。請易來賓券。舒曰。所爲君備者。乃代表券。非來賓券也。且此間亦無來賓券也。因取所備海通君之券以示之。海通君因請卽於代表券。改註來賓。舒氏不待已允之。海通君乃歸。方海通君之往。鹿斯也。適晤吾國某省代表某中。詢及該省事。某甲固章氏死黨。而自居通籌者。以章之力。亦得移寓鹿斯飯店。海通君極口醜詆其本省某督軍。謂吾國人視吾省爲模範。殊不知吾省人實願受俄民之痛。亦不願受督軍政治下之安樂云。平心而論。某督軍在某省變遷參半。內容亦頗有不堪示人者。惟其保境息民。以十年中國之亂。而能不加入濫

(143)

講。某省賴其賜而得休養生息。不兵革。故雖無大善。亦不失為五代之錢鏐。人之在世。不惜流血革命。非以求安。而不可得乎。俄民之痛苦。又豈人類所願受者。吾以為某甲自表示願受之則可。乃亦代表全省人而出諸口。亦多見其不自何失言也。

回 想 錄

時東方部長陳氏。蒙古大使舒兵等在鹿斯與各委。長所辦之事。為審定代表資格。人皆以為某社團之章氏。於會後必起風波。而不料章氏於是時即已從中播弄。林氏一日在會中。來與海通君言。章氏曾在威氏前誣海通君為中國偵探。以海通君有中政府護照為據。時林正在旁。而斥之曰。是何足。偵探之據。海通君之來。乃吾在北京所經手。彼之隨帶護照。乃吾一切囑者。海通君乃汝中國數十年前之討論社會主義者。幾於中外皆知。汝少年人不知就裏。動即偽作浮。以陷長者乎。正言間而日人片山亦至。詢知其故。曰。海通君與吾相知甚早。吾知其人為誠實長者。偵探云云。此何說也。章因此赧然而退。威氏亦殊不以其舉動為然云。又據某友告余。謂章某。鼓動其死黨數人。具名暨擊同來之代表夏某。謂係偽託某省之機器公會代表。請取消其代表資格。加以懲辦云云。次日夏某來乞救於海通君。願海通君已自居為外人。且亦受章某之攻擊。等語再

四。亦束手無策。中國代表明知其冤。顧相視莫敢救。嗣卒得日代表數人爲之抱不平。言於威氏。其事乃寢。然威氏因此卒取銷夏之發言權。

在日中間。韓國上海臨時政府。亦派一代表到俄。俄政府招待之於某邸。邸蓋素招待外國公使者。其人爲韓烈士某之弟。年事甚輕。海通君在俄。亦展轉來謁。海通君以爲係會議代表。詢之則非。蓋係來作秦庭之哭者。並自謂行蹤甚秘。不敢令旅俄共產派知之。乞海通君爲之守秘密。以免爲共產派所聞。生出意外風波。顧聞其後與俄外部接洽。亦毫無結果。失意而返云。

▲東方大會之怪現狀及會後之新組織

回 想 東方革命會議。係在正月二十一日之晚間。行開幕禮地點係在舊皇宮中。開幕時間。定於晚間八時。是日下午。外部遂請照出囑應備之履歷填寫狀六紙來。囑填清送部。照式其繁瑣。外部索舊照時。並未言須何物。且按預約一星期辦妥之言。此時應已辦就。殊

(145) 不料又有此手續。余與海通君因覓一俄友代爲填楚。即日送去。至晚七時。與數同寓者。及一印度老革命家。偕同赴會。至皇城大門外時。代表已麇集。兵衛遍設。一一驗券

畢及行就。余隨秦經重門曲折入至二樓樓下。拾七八十級。始登至會所。會地係一小劇場。結構甚精。蓋昔日內庭之演劇所也。場爲正圓形。演劇台佔其半。台下觀劇地位。約佔其半。台上最後方。高供馬克思半身塑像。其前橫列椅七八行。行約十餘座。爲觀劇及座位。又其前橫列長椅一。傳椅七八。爲代表主席團座位。橫案之左右。直列小桌二。各傳椅二三。爲書記譯員座位。又其前之左右方。列夜間攝影之巨燈六。司攝影二。各持活動攝影機。立以俟。台頰及兩柱間。懸無數之燈飾布條。有書日文者。有書中文者。有書韓文及蒙文者。其大意無非言熱烈大會。爲世界勞動戰爭。及解放東方勞動等事。台之下。接劇台之正面。嵌半圓式之形勢。分左右橫列長短椅十餘行。前方爲臺。亦發言權之代表座位。其後爲祇有表決權而無發言權之代表座。又其後爲來賓座。全場來賓與代表合計。百四五十人。余與海迪君就來賓座。開會時。照例歡迎主席代表。由登台。日尺片山居中。某團之章某列左。朝鮮代表又列其左。共產第三國際會要人列右。蒙古代表又列其右。俄蒙人除加甲導外。其餘皆二等角色。列寧與杜洛斯基均未到。就座畢。按座次各起立演說。演畢。由譯員爲之翻譯英語或俄語。中國女代表。與韓女

代表。俄人均於臨時特請其登台講演。發揮解放女子之意。代表主席團中。日人片山。吐詞頗有老大氣。無甚精彩。章某亦口吃吃。而聲細不可聞。惟朝鮮代表。口如懸河。詞氣勃勃。且演韓語畢。又自以英語講演。不須譯員爲助。演講時。司活動攝影者大放攝影燈。照耀如白晝。左右奔走。一一將代表的的然吸入影機中。攝影時。吾見台上代表多有俯首多時。其甚愛惜其廬山。不願留俄作紀念者。演講時。因須展體重譯。故較時較多。散會時已鐘鳴十一句有半矣。行開幕禮後。翌日。改由代表招待所議事。余以爲要案。至少亦須二星期方能竣事。招待遊覽。至少亦須十日。則代表之離莫。當在二月以後。不意乃開會期祇定一星期。期滿即赴彼得格勒行閉會禮。在該處就擱二三日。即返伊爾庫次克云。余知又係強姦作用。不過借代口之。以成就其宣傳之資料而已。所擬提議表決。早已閉門造安。會議不過係一種形式。余與海通君。自是亦未到會。無何開代表到站與行開幕禮之影片。已在莫斯科各劇場遞傳影演爲對內宣傳之物品。而提議決議。又日自均有專電發至歐洲。爲外宣傳之資料矣。會議之內容。有日日到會者數人。爲余言。每日開議。代表出席者實不滿十分之一二。其餘皆出外者。有在房談笑者。

(7)

回
案。

有奔奔。有騫騫者。卽出席代表。亦間有掛首椅上。瞑目作鼾聲者。種種怪狀。不一而足。夏某爲某章誣攻。奪去發言權。意頗憤。致善於國際會當事者。據理力爭。以不出席爲抵制。國際會當事者。居然以彼言權還之。允其有完全代表資格。但惜夫會事已畢。

想
錄
有自稱吾國某巨黨之代表。到伊之初。亦甚惡章某。嗣畏章之勢。又轉而爲趨附。以是到莫時。亦得與章某移寓鹿斯飯店。聞其在會議時。以主席某演說。力贊日本之工黨。有共產精神。革命之時命已熟。東方事惟日本是願等語。某巨黨代表起立反駁。謂日本工黨雖有革命精神。但至今尙未推翻帝制。如本黨之在中國。爲革命之先導。今尙不撓不屈。在某方具有實力。何以第三國際會輕視已革命之中。而反重視尙未革命之日本云。俄主席又起駁。謂某黨在東方雖有革命成績。但分子完全係中產階級。斷不能與日本勞動精神相提並論云。言次頗不悅。而章某對於該代表之發言。亦有不樂之色。似嫌其多事者。吾以爲不論某黨代表所言之非。但真正敢發言者。代表中除在俄人羽翼下之某團代表。高據主席。隨聲歌頌外。立論反。實只有此一人。但自有此舉後。鹿

斯招待有俄人。視某代表已驟變態度。有落寬不堪之景。某自覺狼狽。噤若寒蟬矣。

會事已畢。第二國際會東方司長。與伊市東方部長威氏。蒙古大使舒氏等。以原列車。送諸代表赴彼得格勒行閉會禮。閉會後。即由該處直循阿姆斯克鐵道回伊。總計各代表在莫不過一星期。余獲晤其中當事人甚多。詢以此會有無好結果。皆曰。無他。祇有承認蒙古割讓而已。言次並述及蒙古代表。頗有覺悟。其悔依附俄人之非計云。又自會務結束後。開第三國際會決定組織東方革命運動機關。即以片山主之。並立提出五十萬鎊。為東方宣傳費。計日本代表得三十萬。朝鮮與中國代表各得十萬。皆由其中嫡派要人經手攤回。各代表由聖彼得堡東歸後。不送代表至聖彼得堡回莫者。余詢其狀。據云代表到彼得格勒後。祇耽擱一晚。除會中辦事人外。代表均寓車上。並未下車遊覽。亦無何等閉會儀式。到時工人數萬。歡迎於車站。當事人命唐山某工廠兩工人出演說。為之介紹畢。俄工黨掌聲如雷。華工演說時。鼓腹厲聲。首唱我是無產階級一語。嗣竟無法下續。沉吟久之。乃凌亂演說數語而退。然其壯氣。已為之頓挫。譯者為之點綴了事云。吾詢以代表中有識者。對於此行之感想如何。據謂諸代表皆謂此次赴彼得格勒。俄

人非送代表遊覽乃係送代表爲彼得堡人遊覽云。(其意謂共產黨假代表以爲對內宣傳資料也)又越二日聞蒙古大使舒氏。與第三國際會東方司。在彼得堡。不知因何故大起衝突。東方司回莫後。已將舒氏在東方司所掛名之職務取銷云。

回 想 錄

代表中之欲從西歐回國者。如某省之學界二人卒。以恐生嫌疑。不敢啓齒。夏某以其同行女代表之力勸。亦將此意打銷。已隨同諸代表東去。暫留者爲本社團章某。與反駁俄運席之吾國某黨代表二人。章某。第三國際位會新組之東方革命部中。得一位置。除糧食供給外。每月得新幣四百萬元。時共產大學已屆畢業。章某欲從中操縱。以其在伊得委員長之經驗。亦施於之共產學校。一面捐其四百萬之新幣。爲學生養病費。一面從中聯絡。號動團中人從中發起組織執行委員會。舉田爲委員長。因意見紛歧。反對者亦不少。雖卒幸成。而藉口出無者有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亦殆居多數。至於吾國某黨代表。則毫無所得。窮途之中。竟以廿百金所市之狐裘。賤價易得新幣數百萬以度日。且與外部華譯員某俄人聯絡。謁見外部東方司。有所接洽。不知匪徒伊何及其後有無所得否也。

▲東方大會中韓國老革命被擯之黑幕

關於東方革命會議之黑幕。余尙有一事。則韓老革命家李團輝之被憤是也。李爲東方革命重要人物。又隸於共產黨。以受少年派勾結俄管理東方事之共產黨人之排斥。頗鬱鬱不得志。願其人爲數十年老革命。與列寧及杜洛斯基爲患難友。資望甚富。故議排之者亦無如何。一次東方革命會議。李方在伊爾庫次克。國際會東方司。早聲言已有電邀令前來。但久之竟不至。直延至閉會多時。始到莫。聞李甚反對蒙古大德魯爾在東方會長時虐殺韓兵之舉。會宣言將於大會提出控告書。以此之故。舒氏於東方會。口頭雖則言已電邀李氏。而暗中則於交通上以種種手段故尼其行。務使不得到會而後已。願李有代表常川駐莫。即寓鹿斯飯店中。舒恐其代表爲提出控告狀也。則商之同一鼻孔之國際會東方司。預爲遣人誡止。果也。李氏之代表。已預受李氏囑。預備提出控告狀。不允其請。國際會東方司大怒。翌日即以人至鹿斯。藉口招待新代表之故。飭李之代表。即日讓出房舍。不許頃刻留。並取銷其出席資格。又命人至外交部東方司。囑令觀於會辦事。嗣。非國際會東方司所允許接洽之人。不得與接洽。會務已畢。李團輝始到莫。時東方司以會務完竣之事赴列寧。列寧見案內簽名之代表。無李東輝名。詢東方司曰。李爲東

方革命要人。如此大事。何以無李氏之署名乎。東方司大箸。回司後。約李至。曰。此次會事。關於東方。君爲東方要人。雖未到會。然已經各國代表大。共表決。君亦應署名案內。李曰。既吾未到會。未得發表意見。當然不能署名。東方司曰。汝共產黨人。不聽共產黨之乎。李曰。吾共產黨當然聽黨令。君以第三國際會總部之正式書名至。余自當遵從。固不能聽君之私令也。東方司竟無如何。觀此則共產黨之自相排擊上下相蒙。亦可不言而喻矣。

▲相依爲命同兩志在改變待遇中之生活

自代表去後。余等應續領糧食之期已至。顧詢之司出納者。則杳無消息。海道君詢外部護照。是否能在沂辦出。如可辦出者。數日之內。糧食尙可勉力支持。外部謂護照恐再須若干時。糧食即續發云。越二日。仍不見消息。又詢外部。謂因新經濟政策。改於二月發新幣爲招待費云。以此計之。吾等正月一月。實領得半月之糧。古人云。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顧在共產世界。又焉能不厚顏計較耶。幸前次所發之糧食。量數頗豐。余等惟略出私鑿補助。俟下月再催領新幣而已。時正近月杪。海道君預約請領之期已至。

海通君恐教育總長講氏又爽約。先期以電話通知。講演時間。係定在夜後。是日天氣奇寒。幾不能出門。海通君以爲教部當有摩托來送。不意時期至已。而人蹤杳然。再以電話詢之大學。則譯員已到大學相候久矣。海通君不得已自僱雪車與余偕往。長途幾十里。耳痛如割。兩足幾失知覺。至時。命譯員開支車費。譯員答以無費。海通君大怒。痛斥其慢。譯員頗窘甚不自在。余從中緩頰。自出私囊付車夫乃已。譯員引余等入演講所。卽到者寥寥。方相與私語。見余等至。頗以爲異。若不預知有人講演。而彼等亦難類非爲聽講而至者。譯員告之。衆始悟。紛紛入座。余數之。連余不過二十人。海通君照預定之詞演講譯員爲譯。前後約二小時始罷。而聽者不耐嚴寒。陸續去其三分之一。海通君下台時。蓋得十餘人而已。余不禁爲之失笑。次日。教部派一書記至。海通君言其狀。並責其慢。有女士從旁笑曰。君何少見而多怪也。吾教育長每次演講。報紙輒載。謂聽者數千人。鼓掌聲如雷。其實到者亦不過此數耳。海通君亦爲之陸然。次日教長龍抵。命人以新幣二十萬至。歸還車費。并道歉焉。

(153) 二月初間。外部一日以電話請海通君赴部領取招待費。海通君往。以六千萬新幣歸。益余

與海通君夫婦各二千萬也。自是日須自購自烹調。余又入於買辦而乘服役時期。時新幣按市價每二百三十萬。值金盧布十元。每人招待費二千萬。合華幣計約得七八十元。惟海君夫婦。房租已將須三千萬。所餘者。不過三千萬。而物價白麵包每磅已漲價至七萬。猪肉十萬。牛肉十六萬。牛油十八萬。煤油一萬五千。百物皆較正月初加倍矣。計不足敷食。海通君夫婦乃歸併一房。約可減少租金一千萬。至於余之房租。則管房向未開單索取。亦不知何故。備之而已。余與海通君議。此後專在歸途計較。乘此餘時。多作遊覽以廣見聞。并催促護照。與介紹參觀事。以一日兩熟食。須日日起市。似覺太煩。改食早晚食麵包。中午熟食。以節經費及時間。海通君以爲然。因赴外部交涉。參觀軍事與司法監獄及工廠。外部允即爲設法。催促護照。則諉以已送他機關。不在部。俟他機關辦妥送還。即交來。乃久之並無消息。海通君與余約。對於護照事輪。流赴部嚴催。介紹參觀事。聽外部之消息。餘時則爲自行考察時間。自是余決定除於赴德護照。及赴市購物與烹調外。即以餘暇或偕海通君夫婦出參觀。或探訪華僑。詢問舊聞。或向俄友探探新聞。以廣聞見。蓋恃俄共產黨之指示。已不敢存奢望矣。不意在此時忽有一奇聞

至。蓋前許出境之印度人曼氏夫婦。又復逮捕歸莫是也。

▲印度共產黨曼氏之无妄災

聞曼氏於除夕得非常委員會之通告允許出境時。卽有異狀。蓋非常委員飭其行李不必隨帶。當爲代送云。曼氏夫婦遵令登車。座在三等。行至邊界處。有紅軍二人登車。飭令下車備檢查。下車後。則行李已先在。紅軍一一檢畢。無異狀。搜其身畔。有英金十磅。遂指是英偵探之證。曼氏曰。吾出俄後。卽須私費。此區區乃係露所有。得新幣而易金幣於阿富汗使館者。可以電查也。紅軍不聽。卒捕之去。置之一室中。曼氏請解還莫斯科就質。亦不允。惟日與黑麵包半磅。水一盂。爲生活。曼氏憤。夫婦均相約不食。以示反對。餓數日。幾瀕於絕矣。紅軍乃請示莫斯委員會。委員會令解送莫。於是曼氏乃復食。至莫時。委員會縛以巨繩。以紅軍一小隊。擁之各處遊行。有如大盜。游畢。仍下之獄。曼氏夫婦監守者。爲之致一函。乞救於其至友瑞典人某。某與余等同膺。昔常任駐德公使。列寧未遇被捕於德時。曾受其緩頰得釋者。爲之營救至再。乃僅釋其婦。至於曼氏。則限以印度旅俄共產黨三人之担保。不得於出境後非難俄國爲條件。乃允

回 想 錄

(155)

開釋云。聞有知此事內幕之俄人某言。曼氏除十個英磅外。實毫無嫌疑之可言。即此十個金磅。偵探證據。亦殊不充分。俄共產黨所以遇之如此者。即共產黨派之誣擊。固其一因。而其重要點。尤因曼氏。俄久。知共產黨內容甚悉。故共產黨亦忌之特甚云。試思印共產派已加以攻擊。今方快意之不暇。又願更自抉齒。而復允為担保者。一人且不易得。而況其三乎。俄共產黨之為此條件。簡言之。永遠監禁之表示而已。俄外部對於余等之護照已爽約再三。絕無確定日期表示。吾念照即發下。亦不能定將為曼氏之顧與否。因是惴惴然復有戒心。急於求去之意。亦為之稍弛。正在此間。復有一事。為余不樂者。余於是時之某夜。偕友赴某醫院視一友之疾。不料到院時。陷余未遂之章某亦在是。此人不會為含沙射影之動物。見者輒將利。相晤時。雖彼此極力放顏款洽。然總不免各懷隱隱。余別友返。在匆匆歸途中。自念吾荷不見章者。章或者幸竟忘余。余尚可以求免於禍患。今不料冤家路窄。又復相見。則章某回憶前事。或者竟以其利害手段。使余一箇個中滋味。亦未可知。總之不樂之餘。不禁為之大噁者數四。

▲民國十一年春之俄災情

其時俄難民以缺食故。逃至莫斯科者日衆。災區中紅十字會之賑災員。亦多有因患疫回莫者。言及四周災區。飢疾並作。死人無算。甚至紅十字會員亦有染疫而死者。蓋春生之際。所有災民以食品不良之故。悉於此時作而爲疫。吾所謂飢饉之後。必有疫癘。驗矣。俄政府及紅十字會。預期運種子至。以備農民春耕之用。以交通不便。又無車輛。多不能運到。非運到者。農民亦多因飢成病。不能耕作。據紅十字會中人統計。尙有一千五百萬農民。在捋腹待賑之中云。災區食人之事。固爲故常。官吏已不能加以禁止。卽稍能支持之地。亦已有售人肉者。華僑某甲乙。方自南方來。據甲自謂中途購得熟肉一塊。頗精美。乙不之知也。旣而乙出。肉爲俄人所見。詢以何市此。甲以供食品對。俄人告以是人肉。甲細視之。確不能明辯其非。因藏之。欲携至莫斯科示相識者。頃之。寢酣。乙歸取而食之。不知爲人肉也。又華僑某自塔什干來莫。此途鐵道。向係五日。某竟二十餘日始至。據謂沿途所過各站。十之七八。無人料理。汽車上水灌薪等事。均須乘客爲之。沿道積雪極深。無人打掃。車不敢速行。而站旁則死屍纍纍。橫五直五。架起如枕木。積雪覆其上。蓋地已凍結不能瘞。亦無此人力爲之掩埋矣。

▲勞農政府治下各階級之生活狀況

回 想 錄

莫斯科自行新政策後。已分別給薪。其生活最佳者。除駐外使館人員外。首爲戲劇家。不但食品優良。且衣居均好。蓋俄政府方在極力對內宣傳。欲改變人民。移其資本腦筋。而化爲共產質。演劇家甚有用於社會教育。故所以保愛之者亦至深。其次。則爲軍人。軍人除薪水衣服外。尙有備極豐富之糧食。軍官大舉出身之士官之衣及禦寒之裘。皆上等料。有兼多處差使。一人而領糧食數分者。蓋勞農政府之命運。全繫於此輩之身矣。又其次則爲衙署及黨會中之重要執事者。再其次則爲不重要之執事者。然已有名而無實。不免如中政府之欠發薪水矣。至於工人。則按值給資。然已不得一飽。雖政府亦按市價加資。然紙幣日落。加工之率度。實不能及幣價落度之速。工人初亦嘗聯合罷工。願勞農政府轍以兵力解散。且槍斃爲首者。昔將爲對待資本家之利器。今已不能對待軍閥。作工時間。仍係十時以上。并未減少。共產大學某生。曾考察工廠。回堂後曾以勞動界之利益何在。及兵力解散罷工之理由。詰問教授者。教授者沉吟久之。乃答謂昔日係資本家之產。故應以罷工法推翻。今產已歸公。已爲工人之共產。工人雖稍辛苦。係

爲自己辛苦。非爲資本家而苦。將來自可漸入佳境。若仍出罷工手段。則是反對共產。故應以兵力解散云。其強詞奪理如此。嗚呼。何物共產。而少數共產黨之私產而已。資本階級盡矣。智識階級盡矣。試問汝農工。對於智識與有槍者之聯合階級。又當如何。無資本家。豈能有勞動家。共產黨。一武裝之大託辣斯團體而已。狡兔死。走狗烹。不亦可哀也乎。

▲新經濟政策中之俄國新資本狀況及其救濟法

俄自實行新經濟後。除公家原設之分配機關。多改爲公家商店而外。其首先興復者。卽爲各地之市集。莫斯科市內之市集。遍地皆是。有大有小。皆市政府指定之空場。小商販麇集其中。各以其行業分別聚居。行業較鉅而貨物較繁者。則以木板相圍。連列爲矮屋。高可容人。面積大概合中國五六方尺。至七八方尺之間。又有但以帆布支爲帳篷者。多爲糧食品商。至於手提肩荷者。則方以類藥。物以羣分。各成行分列於露天之下。或坐或立。所有商人。夜則席捲歸家。早則來市陳設。其一切狀況。與吾國之市集殆無以異。市內各商戶。以其佔地之大小。定稅捐之多寡。稅捐之重。達於非常。惟以販

賣貴。一日兩增其價。利率頗厚。故爭競甚力。類亦有名係獲利。而實際卻係虧耗者。有華僑某告余。彼初出所積五百金盧布爲市商。易得新幣四百萬。以爲週轉。不過兩月。若奇。連本利已得九千萬。按新幣計。利率加倍而有奇。但實際計之。已虧四分之一。蓋初時每金盧布祇市新幣八萬。今則至二十五萬。以原金之數計。今應共得新幣一萬二千五百萬。今僅九千萬。實尙虧耗三千五百萬也云云。大抵盈虧之數。全視其貨品來源價格之高下以爲衡。而貨品之價格。又因物之需要爲準。大抵日用品。係由自製而來者。無不獲利。蓋求過於供故也。餘則貴重品如珠寶之類。多出自昔日富豪。其出售之路不廣。間接握於商販之手。售之於外人。其等商販。其來也極廉。其去也極貴。故熟習商中乘路者。獲利亦不資。至於徒在尋常日用品。轉入輸出。同業既多。來路不能過廉。雖日增其價。亦祇補於事。蓋增價之速率。遠不及於幣價跌落之急而且巨也。市面小商之外。大街之商店。亦已陸續恢復。其中資本。十之七八。爲共產黨中不良份子之暴富者。合商人而設。然亦中等商業而已。其無大商也。若夫公家商店。則由政府舉辦。物價特廉。但必須有政府許可狀方能入店。實成爲共產黨之私有物。人民不能計其

暨。總之俄革命時。大資本家。已完全推翻。今一旦恢復商業。無數之小資本家。輒代之而興。在大資本家時代。於廢削之中。尚有所謂商業道德。裨補五萬一。今化為無數小資本家。連行壟斷。前此得不償失之所謂西業道德。亦已一掃而無遺。而社會生活之狀態。亦隨而日在風濤播蕩之下。無法可達於安枕。人既不安其生。遂習於奢侈。無貯蓄之思想。故莫斯科之飯館戲院。雖極端昂貴。而仍擁擠不堪。劇場之券。非三日以前購取不能得。蓋幣價日落。而有新幣者。多一日。即貶一日之用值。故寧可揮霍。均不敢存儲。共產家反有以此為佳現象者。意謂如此則經濟流通。且令人不能存儲為資本。資本主義。可以無從發生。殊不知資本是資本。存儲是存儲。斷不能併為一談。目私人資本。與社會資本。亦當分別。倘國家制度。能於資本制度。力加限制。或予廢除。或化私人資本為社會資本。使所得之利。仍為社會。則私人有存儲者。不能利用之於資本。或即有社會資本。而其利仍歸於社會。不屬於個人之壟斷廢削。則存儲一道。大可留之於補助個人之不測。或社會緩急之需。遇有疾疫凶旱。且因以減輕政府之負擔。而平時並可養成人類之儉德。不致人人有朝不保夕之憂。若必致社會皆成今朝有酒今朝醉之思想。試問有

(19)

回 想 錄

何法可以節縮消費增加生產。造成社會之富力乎。不造成社會之富力。一遇天災。又何不善其後。人類固各有所欲而後競。各有所憐而後助。因相競而物質文明賴以進化。因相助而人羣道德以生。社會環境。數十年而一變。政治無百年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審社會之趨態。隨時補偏救弊。使時時能保持。人人皆趨於生產而不入於糜削之途。斯可矣。若因資本之故。並存儲之儉德。亦欲絕而余之。非因噎而廢食乎。

政府之公商。既不能普及於普通社會。無法以定物價之均衡。制止新商之壟斷。勞農政府爲補偏救弊起見。自去年抄以來。亦極力鼓勵社會。組織消費協社。並由政府加以補助。現進行頗有眉目。將來能普遍成立。社會之生活。其庶有馮乎。消費協社。係集合多數人之股本。組一公司。專以廉價採購生活必需品。以供同社人之需求。凡入社者。無論何項必需品。按規均須在本社所組之公司購買。公司按原價略增以售之。所得盈餘。且組織衛生機關及學校。以爲同社人治疾及求學之所。此等協社之集合。其扼要點在於多徵社員。而不多徵股數。蓋立意在於普及。使消費者得廉賤之需求。不爲資本家所挾制也。余以爲中國若欲改造。最好由此入手。且藉此可兼提倡社員儲蓄。以便將來爲

合作協社之準備。數十年後。合作協社成。則個人資本主義。亦漸次可以消滅矣。

▲勞農政府之紙幣世界

勞農政府爲吸收物品以國內救濟。吸收金錢以對外運動計。新幣陸續增發。殆不可恒河沙數。而且爲此之故。禁止行用金錢。亦不許人私有金錢。兌換金錢之權利。悉付之國家銀行。並特令由國家銀行買賣珠寶。故市肆中並無兌換處所。惟國家銀行有之。然國家銀行之價格。遠不及市肆之價格。故有金錢者。悉於市中託熟悉私兌之人。爲之私人交易。以便日用之所需。新幣票面之數。每張自二百五十盧布起。至一千萬盧布止。新陳代謝。殆不下數十百種。自今年一月以來。五百以內之券。已不通用。蓋按之現貨價格。殆已不名一錢。爲數大微矣。凡赴市者。即購少數之物。動須隨帶數十百萬。若購一稍正當之用品。則幾以千萬爲單位。而疊券盈囊。出納殊需時而費事。政府爲此之故。又發新幣券數種。爲一盧布。五盧布。十盧布。二十五盧布。五十盧布。及百盧布者。此新幣之價格。較之新舊幣。定爲一盧布當舊者一萬盧布。再巨者以此遞推。自新幣一出。新舊幣價格愈大落。一金盧布已換至三十萬矣。余時以出境事杳無消息。不知俄

(114)

政府真意如何。恐蹈軟禁之覆轍。或一時不能成行。而青黃不接。糧價飛漲。白麵包每磅已至十四萬盧布。余與海通君議防患未然。將所領得招待費。除房租以外。悉以市麵食。備足兩月之需。市上舊裝飾品。雖極賤亦不敢購。其倉皇之况。迄今思之。猶爲心悸也。

▲新經濟政策中工業復興之企圖

俄國各工業。除兵工廠向由政府保存。仍在力事經營。以充軍實外。其餘各工廠。自革命時。多已先經破壞然後爲政府沒收。現其間多有已由政府開辦者。亦有尙未與復者。惟由政府與辦者。經理不甚得法。且缺乏負責之人。再加紙幣之跌落。工人不能維持生活。故頗奄奄不振。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政府爲急於興復計。於是於一定條件中。將所有未與復者。悉判給新資本家經營。卽向由政府開辦之廠。以入不敷出。亦有移給私人經理者。新資本家於此中嘗得意外便宜。蓋政府沒收之初。所有機件物料。并未點明確數。今以原數移給新資本家。凡移轉單內所未列而溢出者。新資本家悉報爲已有。凌亂之世。有意外之失。亦有意外之得。此亦可謂意外之得也。現勞農政府對於未興事業。及應

恢復之專業。除擇其力所能及者。極力組織各種勞工組合外。決意招徠外國大資本家。嵌以保護勞工法。爲之代興。期以一定年限。收歸國有。圖於數十年後。能達到國家經濟集中之目的。而其所尤爲注意之資本國。卽爲美國。故對於美人。極力表示好意。凡美人之遊俄者。其寓所俄政府必爲之粉墨一新。願吾聞美政府似不願加入歐洲經濟會議。且對於俄國之接濟條件。尙有以改變政體。爲允決問題之意。吾意勞農政府。若非能於美之資本家。予以確實之保障。爲私人之接洽。彼兩相不容之政體。恐未易於握手也。

▲共產政府下之教育狀況

回 想

俄國教育事業。除軍事學堂而外。其餘學校。凡係公家所辦者。以經費支絀之故。較戰前殆衰落十分之七八。彼得堡之公辦幼稚園。去歲杪以無糧食故已停辦莫斯科著名之基幼稚園。今年教育會約海通君夫婦往參觀。至時則聞以經費不繼。課歇業已數月。而教育部尙未之知。嗣行至一共產黨所辦之新式幼稚園。則在一四層樓上。房屋僅兩大間。幼童數十。入其中穢氣蒸人。幼童等喧呼跳躍。毫無規則。其餘各等高級學校。已缺經

費。又缺良教授。莫不在退化之中。惟私家小學教育。尚不至盡成廢弛。蓋智識階級以及大學生等。無所依歸多恃小學教授爲生活。而取價又甚廉故也。

▲共產政府下之衛生狀況

回 想 緣

衛生機關尤爲不堪過問。在莫斯科市中。醫院只有一佳者。係在昔日某親王故邸。但若非共產黨人。又有重要機關之重要人物爲之介紹則不能進內求治。產科醫院。存者僅有二處。不過能容五十人。而經費支絀。物料缺乏。人力又不濟。以致病室之褥單等物。常數月不能濯換一次。吾有某友。親見有共產黨紅軍某軍官之婦。婦亦在某機關任書記。臨盆之際。正在夜間。走赴醫院。院中並無醫生。據云收生須另至一收生之所。與院距離約數里之遙。婦不得已馳往。而風雪交加。腹痛又不良於行。賴其弟爲之扶掖。疾之始至。則醫生已去。又無人招接。卒臨壘於大門之內。其餘醫院。既無良醫。而醫材既缺。每不能遍診。且缺乏藥物。食品又惡劣。更不堪問矣。

▲公共文化建築物與智識階級之生活

公共建築。有關於歷史文化者。如圖書館油畫院歷史博物館美術博物館託爾斯泰博物館賤

等。均幸保存。余是時與海通君參觀者。前後計有五六處之多。其中陳設。頗有價值。現莫斯科此等機關。幾全爲智識階級苟全性命之地。蓋昔日之智識階級。勞農政府今多用爲此中管理人故也。彼等經理甚有秩序。藉此得區區薪水糧食。以補助與壽之不足。對於時事。絕口不談。衣履半捉襟見肘。亦可憐矣。

繪畫院中有一種新畫。顏色極重。尤以靛藍二色相間者爲多。所畫之花卉山水人物等。頗似七八歲初就學幼童之手筆。僅具形式而已。吾詢之個中人。據謂係新畫家之所作。又謂以新理想而論。卽幼童塗鴉者。亦足表示個性。無論像形與否。不能不承認其爲畫云云。言者固自成理。惟此等畫。所謂表示個性。究有何意味。實深不解。近年所謂新理想家者。欲炫奇門巧。每造出種種詭異名詞。穿鑿附會。又假所謂科學方法。以圖其說。翻陳出新。千頭萬緒。遂令天下求學者。陷入於五光十色之中。窮畢生之力。尙不能別其名類。至於目眩腦暈。而不知所適從。因而釀成各國社會意見紛紜。爭端四起。是豈非以此爲厲之階耶。

回·想·錄 (167)

莫斯科全市街道。有似蛛網。道之寬狹。約分三等。最寬者百餘尺。次者五六十尺。又

次者二三十尺。經緯相錯。闊狹相間。隨地形爲起伏。故街道之高下。亦不相等。沿衢民房商肆旅舍等。則高樓巖嶺。門窗比櫛。公所則宏門巨柱。塑像巍然。間雜禮拜堂。圓頂尖塔。高下並列。紛然聳峙其中。頗極莊嚴燦爛之致。惟其中尙有因革命爲巨炮所燬者。毫末恢復。偶遇稍僻地界。嘗見居民牆上槍孔如麻。以革命時曾受戰事甚烈者。而到處粉墨剝落。亦未加葺治。據久居於此者言。此等狀況。在未行新經濟政變之前。尤爲惡劣。蓋自沒收公有之後。政府既無此人方管理。亦無此財力修葺。至去歲新政策行。商業恢復。私人資本。日趨活動。始陸續有自行粉飾者。今年政府除公用房屋外。民居亦陸續發還。以省多事。如吾等所寓之飯店。亦其中之一。然雖予發還。其願領者仍不多見。蓋既須稅捐。又須修葺費。而支配之權。尙不能完全自由也。聞莫斯科及彼得格勒處之房契。本主多有携以逃出外國。以極賤之價。售諸外人。若按照各國所要求發還外國人私產。則兩市房產。將大半屬之外人云。既須再與各國交往。此等問題。萬不能不解決。偶然得意。便盡情發揮。不顧其後。今竟成作繭自縛。亦殊可笑也。又聞全市自共產革命以後。絕無一新建築。僅一區區不壯觀之革命紀念塔。其材料亦係克

會斯基政府時所預備云。

市之中部。近皇宮處。有名中國城者。城牆及城門上之雉堞。悉中國式。詢其來歷。多不能言。有爲係元時蒙古人至此所築者。又有謂俄前皇之始祖。原係分封於俄屬之蒙古王子之留官。以功封公爵。得不封於此。因倣中國式築此城以自衛者。不知孰是孰非也。皇宮之內。曾由外部譯員陪往參觀。其一部建築之宏敞。結構之奢侈。非十萬言不能盡其狀。以視吾國帝室。直渺乎其不足道矣。其中有故宮一所。尙保存未廢。宮牆備極堅厚。惟粗樸而狹窄。殊不雅觀。入其中。高下曲折。陰氣逼人。入之令人森然有神秘不可思議之感。當時住此宮皇帝之手澤。及其陳設床帳等。尙一一保存。陳列於是。聞昔拿破崙至莫斯科時。亦曾以此爲行宮云。

回 想 錄

▲禮拜寺與俄人之迷信

全市禮拜寺。聞大小有一千四百所之多。其最宏壯者。在皇宮附近之一所。臨河而立。高數百尺。塔七八座。皆金頂。觀其建築之材料。與結構之精巧。直不能計其費幾許金錢。幾許人力。聞內中座位。可容千人。惜余無介紹。不能一觀其內容。此外各禮拜寺

雖有大小之不一。然無不金碧輝煌。灌人視淺者。每當星期六或星期日中各市寺。鐘聲鏗鏘。四起相應。人民過者。輒正立俯首。以指畫胸作十字而後行。足以見迷信之深。聞各寺中塑像及陳設。多係黃金質而嵌巨珠者。皆人民所供獻。其富亦令人莫測。勞農政府成立後。藉破出迷信之名。欲沒收之。以資國用。而以人民極端之反對。卒不能達目的。然各寺院僧侶亦備受摧殘。以共產黨之專橫。足以推翻一切。而卒不能剷除迷信。亦可見神權之偉力矣。顧貨以殮身。吾知此但藉神權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亦未必終能幸免也。

▲共產政府下之俄婦女

俄之婦女自革命以後。感受開放平等之說。已多有剪髮者。公妻之事。並未實行。惟離合聽人自由。毫不重視。新式女子。交際一如男子。凡有來往者。隨便結歡喜緣。今夕與甲有成約則與甲。明夕與乙有成約則與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絕不爲異。衛署中之書記。以女人爲多。而其中猶以具有姿色者爲衆。老而且醜者亦有之。但不多見。且其人亦必係稍有勢力大者乃可。有人告余。謂凡能在衛署或有勢力之公共機關。得一部

勢力職位。不計大小。均大有便宜。蓋一則生活不憂。二則所用書記等類。悉以女乎充之。求者甚衆。大可擇肥而噬云。吾意如此敗類。在所不免。但未必多數如是。初吾所寓客館之管房者。每夕必有女士二三。共飲食臥起且湯盥日新。鮮見其有重尋故好者。以一客寓之管房者。所得幾何。而男女居室之樂。乃能無窮。則其他勝於此者更可想矣。偌大政局。其不能一清一弊。固可斷言也。况自歐戰以後。男子銳減。年荒世亂。女子生活。尤爲困難。不擇食。渴不擇飲。但求能圖果腹。即可委身事人。故華僑之在俄者。倘所持工商業。能有養一婦之力。殆無不得妻者。至於無主玉人。夜後間紛紛然踴躍於道。僑商問道。以招徠願主。東奔西走。西出亥歸。濃雪嚴風。未嘗少減落花滿地。誰爲愛護之人。積雪如銀。無補飢寒之禍。嗟乎。是亦大可哀矣。

回 想 錄

▲旅俄華僑之鋒鏑餘生

(11) 旅俄華僑。前以西比利東爲較多。歐俄除三五正當商人外。有一部浙青田籍之業皮包者。及翻籍之業剪髮者。合計不過百餘人而已。蓋道途遠。資斧難。其往不易故也。至於東部中俄連界數千里。鴻塞處處可通。除商人可以直接來往貿易外。其秀民之有罪者

，稱鴉片。莫不以越界爲遁逃。故其勢亦易於繁聚。自歐戰以後，舊政府曾在中國北部招華工十餘萬赴歐。驅之前線。革命以後。散處各埠。於是歐俄始增大部之華工。共產政府成立。俄地反抗四起。華工以無衣無食之故。其大部爲勞農政府所利用。編而爲紅軍。數達五六萬人。其小部則由莫斯科華工總會交涉。陸續遣回中國。方勞農政府之大編紅軍也。牛溲馬渤。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待用無遺。故凡有稍能號召而可以利用者。毛遂自薦。殆莫不脫穎而出。其時華工之中。有升充至旅長者。亦有藉招兵禦敵之名。而騙得政府金錢者。而充兵之華工。以楚歌四面。羣作困獸之鬥。共產黨人利用其貪慾。輒許以戰勝洗劫。以故華軍到處死命相搏。前仆後繼。兵鋒所及。無處不摧。破一城堡。不論者。輒任情屠戮。以洩餘憤。奸淫擄掠。無所不至。搜檢所得。莫不金幣滿囊。相聚狂賭。夜以繼日。其獲勝者。金錢繁聚。至於不能負荷。及調赴他處。有沿途委棄者。以此種種。華軍之勇。幾甲於全俄。而死傷之數。亦較他軍爲獨甚。所遇之處。玉石俱焚。雖樹一時之威。亦種殘民之怨。方其盛時。他紅軍所不能當者。輒調華軍。華軍未至。而白黨已聞風先遁。及事定之後。陸續遣散。稍遠城市。輒宥爲農民軌而釘

其手足於藉以斃之而洩憤者。迄今在軍中者間。尚有五千餘人。其餘散處各大城市。爲數僅得二萬餘人而已。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幸多能以小工商業自存。惟因戰事受傷者。勞農政府多力不及顧。吾每到華僑會。輒見有斷臂折足者。環聚會中。乞爲之稟請撫卹。容色枯槁。僅存餘息。神情頹喪。已無復當年氣概。會中之厨役。亦係曾在紅軍中者。據其自言某次攻下一地。隻身追擊二白軍。白軍急避入一民家。跟蹤搜擊而二白軍已不知所往。轉出一室。見一老婦與一幼女坐其間。方垂首哭泣。暴怒之下。輒一槍斃之。洩憤而後出云。卽此一端。可以想見當時華軍之殘酷。鋒鏑縱橫之中。輒令人失其常度。洩尙可以不仁爲之咎哉。

想

▲旅俄華僑會與中國共產黨

錄 華僑會之設。係始於勞農政府成立之後。當時創始者爲一粵人劉某。劉爲俄大學畢業生。在帝制時代。其父以茶商至黑海之濱。遂在該處藝茶。旅俄已二十餘年。劉以是自幼卽隨其父至俄。長受俄國教育。革命時劉方在莫斯科。共產政府立。第三國際會開第二次大會。列寧氏命劉爲中國共產黨代表。劉以非共產黨辭。列寧曰無妨。君但任之而已。

(173)

。會務畢。劉卽組華工會。其餘各大市。亦陸續組織分會。其時華工多有不願爲兵者。而中政府之代表已回國。爲交涉保護之人。劉力與俄當道磋商。索取船隻車輛陸續遣回中國至數萬人之多。其時戰爭之餘。加以兩次革命。交通器物。已破壞丁之七八。能輸馮之舟車。非常缺少。幸劉在俄久。又與各當道熟悉。故交涉遣送事尙能如意。華僑頗利賴之。嗣張中將斯慶赴俄。劉爲維護者亦不少。張回國。劉以不樂於俄政。亦乘機設法隨張歸。其人年二十餘。頗熱心而能辦事。現在中東路局任事。聚有俄婦生子。其父仍在黑海。家室田園。一切幸未波及。所有茶葉。經與當道議妥。年以若干貢之政府。餘則任令自行支配。余在莫尙。渠適以貢茶事來莫。相晤之餘。殷殷行祖國故鄉之感。臨行尙賦詩贈別。詩雖不佳。亦頗極慷慨悲歌之致。亦一奇人也。

自劉氏離莫後。華僑會改舉一張姓者爲會長。張北方人。自幼入俄。已不能華語。亦係大學畢業者。張未幾辭。又改舉一單姓者。單奉天人。聞其人係馬賊出身。殺人者數矣。蓋亦一無產階級中之有勢力者。現今各大城市之分會。均能與總會息息相通。惟辦事人多非有智識者。內容亦多不可同矣。願華工之中。發覺無共產黨。與遠東共租國之弊。

工大抵相同。彼等見議論不解共產爲何物。亦殊不以共產黨爲然。而東三省駐赤塔之偵探某報。每以華工爲共產黨。將謀侵入爲告。以恐嚇當道。茲其殷勤。其實言之。不過赤塔華工會。係爲某團中人所據。彼等名爲華工會。其實與華工絕無重要關係。今年春。旅莫華工會召集大會。赤塔華工會代表亦到會。其來意係欲利用全俄華工會到赤塔開會二次。以壯宣傳之聲色。故在會時。運動各分會代表。許以能赴赤與會者。每人贈百金。各代表知其用意。咸嗤之以鼻。赤塔代表卒不能達目的而返。總而言之。旅俄華工十九皆非智識中人。只知有衣食。不問其他。某社團在俄。藉俄人之勢力。或能如勞農政府編制華工爲紅軍之故事。餌以重利。使爲利用。要未可知。若欲使華工平時入共產黨。受某社團之支配則絕對不能有其事。中國當道偵探之愚弄。每不惜留難旅俄回國之華工。其實皆係爲淵毆魚爲叢毆雀也。

▲崎零之華僑與俄人心目中之華僑觀

(175) 浙省青田籍之旅俄以製皮包爲業者。大抵皆原爲小資本家而兼勞動家。各以親戚或相識與鄉鄰關係。互相援引。陸續來俄。多聚於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兩處。擇鄰而居。團集附

近。以藝自立。鮮有娶俄婦者。蓋彼等在浙皆安樂人家子弟。俱有妻子。欲遠出稍積餘資。以圖後半世之快活者。彼等餘路通俄語而外。惟操鄉音。不能國語。故自爲風氣。鮮與外界交往。因此之故。惟俄華工之北籍者。亦幾以異類視之。去歲彼等有十餘人回國。行至阿羅斯克換車。竟爲北籍無賴華工。勾連其產黨中人。指爲資本家。盡掠其所有以去。至於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兩達其窮同鄉人。爲之訴於華工會。卒不知如何了結。同種相殘。殊可歎也。至於北籍華工。除爲農政府服役兵役之外。其餘大抵皆在各城市。以小工藝小商販自存。所執工藝與日販品。大抵以捲烟爲大宗。亦有智識稍高。頗能自立。而娶有俄婦生子者。吾曾親至其中一二人家。夫妻父子。怡怡一堂。亦大有令人欽羨不置者。俄人對於華人。今猶存一種賤視觀念。吾華下流人物。每二夥計相稱。俄之愚民。亦輒習爲此語以呼華人。在吾華之夥計二字。本朋友之代名詞。而俄愚民輒用以爲戲侮華人之口語。故華僑之旅俄者。每外出。無賴俄人輒隨其後而呼曰夥計夥計。市集之中。俄人亦每有欺侮華人者。余在莫二月。亦數嘗此等風味。據華僑言。在革命之後。新經濟政策未行之先。俄人以受華兵之摧殘。及糧食缺乏之影響。對於華

人。頗極仇視。各處白黨起事。均有殺盡華人之宣言云。余同寓之大學生。亦言渠前居留聖彼得堡數月。亦數受俄民辱罵。責其不聽留俄。耗費俄國糧食。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社會經濟活動。人民略有生機。此風始稍衰。然厭惡之感。仍未消除。將來若復有革命之變。華僑生命。實其可慮。故勞農政府之存亡。與華僑實有關係云。余以為華工實大有造於勞農政府。但勞農政府之賤視華人。與普通無識之俄民。正同出一轍。亦何嘗有愛於華人。彼之東方革命運動。對於中日韓之共產黨代表之看待。已顯然尊日本而鄙中韓。有強弱之分別。而在國內又大鼓吹愛國主義。已激起俄人排外之思想。而對於四占領外蒙後之事實觀之。平等何在。國際何在。直不過一欺人之談而已。以俄國少數唱想大同共產之實行家。手握大權。登峯長嘯者。其言行之不符尙且如此。又如吾國與印度韓族各派之在俄者。其勢且不相容。而謂合世界自私自利之社會與國家。產可以共。種族國界可以破。是非癡人說夢乎。

▲共產時代之遺聞軼事

(177)
俄共產政治之實現。迄今思之。殆如故宮禾黍。陳迹僅存。不過供人憑弔而已。願其遺

(178)

想 想 想

開軼事。亦頗有足紀者。開勞農政府成立後。兩次下令。命勞動家沒收存產者。之家具與用品衣物等。以便公分。當時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之勞動界。如醉如狂。分段搜檢。惟恐不盡。惟沒收之後。大半爲共產黨事中人中飽以去。勞動家雖亦略有所得。然皆次物。無貴重者。且僧老弱少。分配不均。甚至毫無所得者亦有之。吾謂無論共產黨劫自中飽。不能遷惠。卽令共產黨確能實踐其言。悉以收得之物公之勞動者。亦斷無能普及之理。蓋天地產物。有多寡之不齊。而人工之製造。亦有精粗之差別。世界精而寡之物。雖購於富者。然社會中無論有產與無產人數之寡。畢竟是富者少而貧者多。必欲以少數富者之有限貴重品。一一公諸於無限之平民。其是否可以普遍。誠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固無須兢兢置論也。

當時剷除資本家之風既起。所有大資本家與大地主。除脫逃之外。鮮有不合家遇害者。紅軍中且每掠昔日富貴家之子女。爲營中之下役。恣情驅遣。以爲快意。彼愚而無識之勞動者。甚至遷怒於企業家及資本家所有之建設。故當時工廠實業。無論大小。鮮有不被破壞者。聞有某貴族。辦一牧場。改良馬種。以數世之經營。始偉然可觀。爲全俄首

屈一指之產馬地。革命後。該貴族家室被戕。而所有極不易得之良馬種子。工人亦一以刃斷其足。其無識乃至於此。勞農政府於沒收之後。雖極力恢復各工廠。無如器物多損。經理乏材。且經濟不通。原料無著。卒不能令其起色。又分配既相等。藝術而勤者。以爲吾雖勞苦。所得不過如是。彼藝術而惰者。亦以爲吾雖偷閒。所得亦不爲寡。因是羣趨於怠業。而無振奮之精神。工業出品。亦遂爲之銳減。民生日用之缺乏。殆不可以言語形容。海通君遇西比利亞時。以洋火一盒。竟換得鷄卵九枚。至聖彼得堡時。在旅館中。有敵履適沾污泥。命女侍者爲之洗滌。因言語不通。以手代語。女侍者誤會。以爲係以賜之者。展顏吻海通君之手。再三稱謝。海通君以是固將棄置者。因即予之。即此可見其當日工藝品之極端蕭條矣。禮運曰。貨賤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可見民無羞惡之德。而行共產政治。不但不能增加生產。反可以減少生產。必大道之行。而天下乃可爲公。良有以乎

(179)

勞農政府已決計物品悉由政府征集爲之支配。於是不但商業有剝削性質者。一概以死刑之力。強制廢除。即物品私相交換。亦全在厲禁之列。但分配之品有定。而人情之嗜好

不齊。有嗜烟草而惡牛乳者。有惡羊肉而好牛肉者。因此之故。輒不得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故私相交換之風。迄不能絕。而交換地點。即在舊日市集之中。勞農政府警吏加以干涉。嘗驟然以兵至擒數十人下之獄。然其餘交換如故。絕不以爲意。及明日被捕者出獄。則又羣赴市場矣。卒之干涉不勝其干涉。惟有癡蠢處之。方第三國際會召集各國代表開第三次大會時。所有代表。亦以其所領得之招待品。日赴市場交換。警吏熟視錄。亦無可如何也。顧民間雖不惜犯法交易。以求得其所欲需之物。然金錢已廢。失却交易之中心。物與物相抵之量度。小與小者。賤與賤者。猶易相商。若夫小與大者。貴與賤者。則尙無法爲之平準。故當時物品交換。亦非常困難。聞其時以綫糖業爲生之人。輒於其糖之橫端。刻一深紋。俾可表明綫量之寡寡。顧分量雖可表示。而易何物應以何等分量。則惟視來換者需要之緩急如何。仍不能有一定之準則也。

房屋既已沒收。所有民居。悉由政府支配。所定分配章程。本極周善。但司其事者。並不按照規則施行。轉藉以舞弊營私。暗通賄賂。有二女子共一室。而忽配一不相識之男子來相共寓者。亦有兩男共一室。而忽配一不相識之女子來共寓者。亦有一人得一室者。

。或一人得二室者。皆視其賄賂之有無與多寡以爲衡。嗟乎。法者死物耳。人存政舉。人亡政熄。不其然耶。

支配制已代貿易而興。徵集制亦緣於廢除稅制而立。願俄之工業。在全盛時代。已不足以供給全國之要求。况在破壞零落。與工人怠業之餘。其不敷分配之情形。已可不言而喻。而民食重要。工業品雖不能取之工人以供給農人。而糧食品却不能不取之農人以果市民之腹。農人終歲勤勞。除自食而外。悉被徵發以去。毫無支配之自由。於是次歲耕穫。輒愛其餘力。不願無故犧牲。各減少耕地之量。期於自給爲止。則稍有餘贖。亦藏之回惟恐不深。重以旱荒。全國糧食遂不能支持。勞農政府因是而有掠糧隊之組織。願悉經秘藏。掠糧從掠。共產黨乃本其使一國內人與人戰爭之黨略。遍區組織貧農委員會。以共錄產中人司其書記部。從中煽揚貧農階級。使與中農階級相憎嫌。因而聯絡掠糧隊。卽利用貧農階級。以攻訐中農階級儲糧之所在。中農反抗四起。流血慘劇。幾於無日無之。而中農之受摧殘者。亦殆不可以數計。中農之數本少。糧食無多。共產黨之毒計。雖能救濟於一時。實不啻飲鴆而止渴。卒之稅制不能不復。而農民之支配其所自有權不能不

(181)

復予以自由。然亡羊補牢。已嫌其晚。饑饉之地。因是遂無法救濟。坐視數千萬人之爲餓殍。竟束手無賑卹之方。至於千丘荒邱。父子夫妻相食。誰生厲階。至今爲觀。嗚呼。亦可哀矣。

回

想

錄

其時市民支配糧食之法。凡有組合之工團與各機關。則設公共食堂。餘則皆赴發糧食處領取。食堂之食者。人數既衆。烹調者又不盡其職。食品惡劣。嘗致不能下咽。其日往領取者。接次領出。悉成冷飯殘羹。通常時有其區所發之糧。受毒而死者。凡數百人。細考其故。則司烹調者於忙亂之中。誤將厨中所儲之消毒品。以爲醬醋之類。取而投之。所謂之羹也。領食糧之處。全市中雖分設甚多。然每處所轄人數之多寡。預算不精。取來之糧。每不敷分配之用。目分發處貴司。人力不足。領食糧者。必接次魚貫而進。不能越次。人數既衆。沿街排列以俟。冰天雪地中。竟有候至終日。尙未次及者。壯年人氣血較盛。尙可勉強支持。老邁龍鍾。有藉地不起者矣。以此之故。人爭先往。不敢或後。初則味爽而往。不知他人已先我矣。次日未明而往。至則他人又先我矣。於是中夜而往。然人同此心。心同。理。仍不能爭先也。於是竟有徹夜僵候通衢中。不願得不歸者。

。爲日食兩度。日無暇工作。夜無暇安枕。惟消磨歲月於沿椅呆埃之中。其時尙有一規則。凡手抱嬰兒者。可以越次而進。食利便者。輒願以每次糧食若干。租嬰兒一次。於是領糧食之地。處處均有嬰兒出租。其在車站取乘車券也亦然。顧在其初期。糧食尙不善缺。人猶可圖一飽。其後也。食物不足。改列等第核發。勞力者居其首。勞力者之室次之。勞心者更居其次。勞心者之家室又次之。自是智識階級不能果腹。久而久之。且至於有食券而無食。領矣。此居三居四之智識階級。不得已乃乞其勞動者司代領糧食之役。而巧其箇餘。習慣自然。代領糧食事。遂成一種普通職業。而社會中僞食券。緣此遂層出不窮。幾於不可絮詰。枵腹而無聊之人。亦有報病入醫院者。蓋病人得食料較易也。聞其時各病院中。皆無隙地。醫固不能遍診。而藥料缺乏。亦無以爲治。利看診者。祇送病人日食二次。已不暇給。更無力以及其餘。且食料少。又不足供病者之一飽。病死之人。偶不及察。其鄰榻病人。每有力疾強起。曳被覆死者之背。而以業經安睡僞告看護人。看護者如常送食物至。其隣榻者遂藉以果腹。天時嚴寒。燃料缺乏。院中不能具爇爐。死者無臭穢。每有死已數日尙未發覺者。死人既多。無法埋葬。則悉置

之院內地窖中。每十日或十餘日不等。乃以載貨汽車來。爲輸出掩埋一次。亦可謂極千古中外之奇觀矣。當糧食最缺時。每人日僅得黑麵四半磅。且糝糠沙草悉雜其中。巴爾英者。全世界著名之專門眼科家也。年七十餘。亦祇日得此數。有二子。爲共產黨追令充紅軍。其夫人則日以私物贖街頭。易物以自給。全市家戶。重門虛掩。景况極端蕭條。人人菜色。而臉皆浮腫。通衢舉目。唯見行人蹇緩。各自灼灼如鬼。犬遇人亦耽耽虎視。若將肆噬。偶遇政府糧食車。賊麵包而過。副磨集隨之。糞麵包皮有被震落者。則爭前互攫以果腹。鄉間牛馬之類。除殺食之外。餘俱餓斃。當時生活最佳者。除共產黨重要人而外。惟司發食物之人。蓋從中自肥。所得甚豐。不但可以果腹。且可以漁利。故當時發包之職。非有力者不能得。合莫斯科全市計之。司此職者。計凡一萬二千人。有奇。余到莫時。已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除軍人及公務人員工役而外。已一概不發糧食。其發公務人員糧食之所。吾偶過街頭猶及見之。領物者各以一手提籃。一手挾皮包布袋小繩等物。排列成行。挨次而進。且已改爲每星期。或每二星期。總發一次。無庸日日登門。人數較少。領取亦易。不必日夜立矣。而司此發放之職者。則仍係美差。某

俄人告余。謂不願爲高官。但願爲司發糧食之人。其令人垂涎若此。亦大概可以量其内幕矣。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之作姦犯科

自新經濟政策施行後金融流通。小工業與家庭工業。有活動之餘地。農人能自由支配其所有。亦各出餘糧種於市。以易其所需。商肆日興。卽無工或不能工者。亦可以其所有之器具衣物。出售之以爲一時之救濟。惟荒旱之地。仍絕對無法維持。而創鉅痛深之後。元氣大傷。作奸犯科之離奇。常出人意料之外。去歲初行新經濟政策時。忽有俄屬之韃靼人十五名被捕。其罪案係殺人以其肉爲灌腸。而售之於市。因此之故。致莫斯科一時人皆不敢食灌腸。又有守墓者。以餉冢爲業出售之冢。輒甚肥美。時當食糧缺乏。畜類多不能保存。而彼獨能餉冢致富。人皆不明其所以。後有婦人。偶於市中。見其亡夫殉葬之衣。懸肆中出售。詢之。卽係廉價得之餉冢者。詳細追窺。報警發墓。則其夫之屍已餉冢矣。更發其他新故。皆空無所有。蓋屍肉悉供餉料。衣飾咸入私囊矣。市中儲處。居民較少。在積雪之內。嘗發現男女裹屍纒纒。蓋皆被盜。而奪去其衣飾以售之市

者。此猶在莫斯科爲然。若在飢地附近之城市。則更不可究詰。有自南部之某大城來者告余。謂該處附郭人民。有掘墓以新死人爲食者。渠入車站時。方登車。見有食灌腸而自車窗擲其皮於外者。車外饑民。與犬爭攫而食之。致人與犬互鬥云。又由北京回莫之俄教授某。欲至南方某處。一訪其親友。携有糧食及綢緞等物。至一處須換車。在車站內坐候三日夜不敢寢寐。車卒不來。而所携之物。已爲飢民掠去。竟致倉皇歸莫。面無人色。

▲各國救濟情形與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俄共產黨之消長

各國在俄救濟最力者爲美利堅。担任幼童一百萬之食料。以年半爲期。惟悉自行辦理。不肯付之俄政府。蓋共產黨留以自給。不能惠及災黎也。惟調查災黎之責。則責之勞農政府所付之調查表。非常精密。但在後細查之。悉係紙上文章。實際並不如此。賑濟手續。分區辦理。遍設食堂。幼童皆有食券。日兩餐持盤往食。食已歸政。不許帶出。其次開法人亦任三萬幼童之食料。英則不知若干。德以自顧不暇。祇担任葯料而已。聞勞農政府成立伊始。俄共產黨驟增至九十萬人。自後不但未能加增。且逐漸減縮。迄今僅有

四五十萬人。蓋皆各得欲化爲資本家去矣。卽在此四五十萬人之內。共產黨所自認爲不良份子者已十餘萬之多。尙擬在刷洗之列。至於新加入者。殆絕無僅有。有某共產中堅份子。大抱悲觀。對吾友某言。謂犧牲至此。不意竟造成此現象。殊悔不當初云。而俄以民之通諺。卽祇承認全俄止有三個真正共產黨。舉其名。則實爲列寧氏一人。蓋列寧爲真名。其二則逃亡時之僞名也。以余觀之。共產黨實已內腐。不良份子何止十餘萬人。且共產黨政府之所以能存在至今。亦全恃此不良份子。以利互相爲用而已。若按共產黨之黨規一一繩之。豈尙有完人哉。

回 想 錄

▲俄皇合家之遇難談與俄民因戰爭饑饉後之銳減

俄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死事。言人人殊。有某俄友告余。謂在克倫斯基政府時代。遷之北方某離宮中。未甚加以苛遇。及其產政府成立。緣有擁護復辟之謠。乃遷之西伯利亞。合家寓一木屋內。以兵一分隊守之。一切已不自由。嗣該分隊長聞謠言。謂當地有謀復辟者。進行頗急。該分隊長乃以兵圍木屋。四面叢擊斃之。其實謠言皆僞。並無兵事。而勞農政府亦未予該分隊長以何等處分云。未知其說之確否也。

(187)

俄民經歐戰及革命而死者。數殆五百萬人。死於饑饉者。約七百萬人。此吾未離俄時據大概統計而言。在當時據某國救濟會中人言。謂尚有一千五百萬人稱在腹待賑之中。其死幾何。尙不能預計云。亦可謂千古之極端慘劇矣。

回 ▲勞農政府對於出境護照之攸延

想余與海通君候外部之出境證。展轉月餘。直至一月杪始發出。是時俄外長齊翟林。已率隨員七八出發赴歐。應英之招。就日內瓦經濟會議。任未發出護照之先。余與海通君輪流。每間二三日輒往催詢一次。外部初以謾之即發。繼而謾無可謾。又謂已送他機關署名。詢之何機關。又謂詢之經手者方知。詢經手何人。云未到部。初以爲彼故意留難。繼而觀其無他。且向來俄政府辦事。皆手續展轉。無人負責。始亦置之及被下時視之。則照內在正月中旬初論照時實已辦妥。內簽明出境日期。限在一月。今已逾限。又在原限之下。簽明展限一日。余等始知確係故意留難。顧其所以留難之故。究莫測其所以。竊疑係以方送東方各代表出境。恐走漏消息。或者俄人仍以中政府偵探疑說輩。亦未可知也。

△俄軍官學校之參觀與印度代表之出境令

護照發下之夜。距外部所約首途之日尙一星期有餘。在此中間。外部始相約參觀軍事學校。至期。外部派譯員以汽車來。偕余赴城外一士官學校中。先至演武場。觀諸生在雪上賽跑。軍部亦派一檢查術科者來。係一年四十餘之女子。據譯員言。在軍事中之女子。從前稍有之。今此蓋碩果云。諸生約百餘人。年歲在十七以上。二十以內甚豐碩而有精神。賽跑畢。校長引往校內參觀。內務極整齊。有陳列關於革命名人及勇敢將卒之肖像室。有塑像繪畫之各種美術工藝室。體育場備極宏敞。凡關於精神教育及體育之種種設備。非常完善。爲吾國軍事學校所遠不及。所以教授戰術之各種模型圖畫書籍等。單簡而明瞭。無論臥室課。室均有懸列。一望而明。雖不高深。而實足敷一下級將校作戰之學識。據校長謂昔日軍官學校。非貴族不能入。今則悉係農民子弟云。余詢以似此學校。俄國共有幾處。據云全國約六十所云。周視已畢。校長向諸生演講。向余鼓掌喧呼。以表示歡迎。余亦作相當之答詞。謂海通君爲余譯述以謝之。繼而至殯室。校長即以學生之食餉。余等品雖不精。而味適口。有一湯。一牛肉。一粟。及黑麵包等。分量

(189)

回 想 錄

頗豐富。余詢俄軍中食料均如此乎。校長曰。不能皆如。然但亦以此爲標準。繼詢余中國之待遇軍人如何。以中國之待遇軍人。烏山實告。余惟答曰。待遇亦佳。顧尙不及俄國而已。越二日。外部又以譯者來。偕往遊皇宮。夜間又請觀劇。招待費并加發三月之五日非常殷勤。余等請參觀工廠及監獄。則委以再爲設法。顧前途已近。總不聞消息。余等知爲遁詞。亦不之強。而感其盛意。亦自治中國懼以報前此曾經相招待諸人。俄官吏昔均係黑襪衣黑領。以表示共產精神者。是日來客之中。半亦燕尾其服。與硬白其領矣。

在此中間。余等尙得一異聞。則俄政府勒令其所招徠之印度革命代表出境是也。初俄政府以封鎖之故。欲設法引動印度革命以對英。特展轉派人招印之革命代表七八人來莫。不意到後。旅俄數月。一無結果。至是俄駐英代表因此事爲英政府詰責。俄政府恐有碍日內瓦會議之進行。因立飭印代表預備卽速出境。任其所之。印度代表等大怒。次日聯名以責責俄政府。意略謂吾等之來。乃應爾政府之召。今事無結果。又命吾等出境。吾等此時除留俄而外。逼地荆棘。將將何之。吾等深知爾俄政府畏英人。故不惜犧牲吾等以

媚矣。以吾等之意。爾俄政府不如竟將吾等引渡英國。或竟于槍斃爲善云云。其嘻笑慕罵之狀。爲向來外來之革命代表所不敢爲。蓋印人進退維谷已。急不擇言。其實俄政府舉棋不定如此。又何必虛張聲勢。至於不能收場。取人侮辱。當時述此事者。以爲共產黨向來極端專制。不能以理喻。深於貽印人危。然在後如何處。余等已離俄。不聞其詳矣。又在是時。列寧詆下一令。飭以後司法者。凡經逮捕之人犯。務須於兩個月內提訊裁判。不得耽延云。以此令觀之。則往昔逮繫之人。終年累月。不能判結者。已可概見。又聞德國代表。要求俄政府。謂德商人願與俄商爲私人之貿易。俄政府已允可。自今年七月一日後實行云。則私人資本主義。已復活矣。

▲由俄赴歐加簽護照手續之繁重

(191) 錄想回
余等護照雖下。尙有一種繁重手續。蓋出俄境後須經立陶宛拉特維波瀾等國。方能至德境。護照中均須有各國駐莫代表署名。乃可通行。而於德代表方面。尤爲百方留難。蓋德人糧食僅能支持。而且受俄人之鼓動。國內共產黨曾有革命舉動。深恐俄人利用他國人士。與德共產黨交通。是以嚴防由俄入境者。余無中國正式護照。種不便。海通君

本係官吏式之護照。乃認余爲書記。護照往德代表署交涉。德代表初諉以須請示德政府。詢其期、卽一月。海道君乃利用官吏資格。與之交涉。謂中德已恢復邦交。德代表不應留難中國官吏。且引從前經俄赴德中國人之無留難者爲證。詞甚強硬。德代表不方允二日簽出。簽出後。又託友人分赴其他各國代表處簽字。分頭奔走。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妥易各國紙幣。以備途中之用。又以此去三四日間。無食物可購。須完全準備。因此當時費去無限光陰與費用。手續乃得完全。猶憶開戰前。除俄國而外。遊歐且不須護照。自歐戰後。以種種關係。各國尙互相猜忌。如防大敵。故設此以爲限制。而使稽查。愈戰則仇隙愈深。界限愈烈。社會愈不安。人情愈險惡。彼持武裝和平論者。非揚湯止沸乎。

在首途之先一日。諸事幸已辦妥。余等方深欣幸。不意又有一波折。是晚外部東方科長。邀余等起大戲院觀劇。歸時。方出戲院。東方科長趨告吾等。謂翌日恐無車位。能成行否。須明午後方能定奪。或須改至下星期云云。俄國車輛缺乏。車位本不易得。但吾等之事預定在一星期前。僅三人地位。外部不至預備不及。而且俄人辦事。常臨時變態

予人不測。余頗驚疑。海通君平素較余鎮定。向以為必不至遇留難之事。至是以事出倉卒。亦頗以為慮。因頗不樂。余以為翌日必不能首途。且經此波折。一時或不能出鏡。事到難時心轉平。此時又覺泰然。歸寓後帖然就枕。兀覺較平時為安適。翌日姑聽行文。不期午後得外部電話。已約定晚開派人以汽車來送余等登車矣。余等大喜。急收束以俟。至夜一時。外部果遣人以汽車來。分二次送余等及行李赴車站。登二二等車。與一德人共室。送車君又介紹海通君識車上之共產黨派駐車上管理者。乃殷勤而別。

▲西俄至柏林道中

車發後。自此凡三日始達俄邊境。海通君與同室之德人款洽。知為德礦工代表。以沿途人地生疏。託為照拂。德人慨然應允。沿途之中。並無食物可購。蓋幾皆荒地矣。惟路上尙不見有何災黎慘狀。將近邊境時。偶抵一站。有麵包灌腸紙烟等物出售。車上人紛紛購取。余等食物將罄。且所帶俄紙幣。出境後便無所用之。因亦盡情揮霍。除市若干麵包灌腸外。餘即大市紙烟。灌腸之價不甚昂。同車中人頗有慮其中為人肉者。各先以油煎煮然後食。余等亦強食少許。餘則給與車中夫役。及邊境時。車停約半日有奇。據人言在此

(193)

蘇想回

檢查甚嚴。同車者皆有凜凜意。余等鑒於印度人曼氏之事。心亦惴惴然。願至車發過界。總不見有檢查者。余等詢其故。據人謂余等所乘車。係共產黨車。特別優待。不加檢查云云。余至此憶及在伊時虜垢之教。其言有因而。車一越界。亦覺身釋重負。如出地獄。登天堂矣。出俄西境後。經一日夜。至新國立陶宛之國都名里加者。抵站時。正下午五句鐘。探知即晚十二時即有車赴德。去站即在來站之西方。同車之德人。引余等入站中之殘室。晚發後約三四小時間。照者來。乃謂吾等之照已逾期。須回里加向政府再請展期。乃許出德云。立陶宛駐莫代表所署日期係二月初四。余等初不知以爲只要初四日入境。便無問題。故隨即過車。殊不料乃有此波折。其餘與余等同自俄來之客。莫不受此留難者。而車中客亦謂由俄來者。常見有此失誤云。海通君再三關說。而當事者不允。不得已與同車之德人中途復下車。黑夜中將隨帶行李運入站內。俟至次晨八時。始得乘車折回里加。中夜奔波。飢寒交迫。頗極疲乏。因趨一近站之旅館暫寓。由德人商之逆旅主人。以二十元之小費。帶同前往官署。費七八小時之久。奔走五六處。並用筭五六百馬克之照

費。乃將展期出境事辦妥。開立陶宛政府。視此爲大宗收入。故飭其駐俄代表。簽來客護照期限。務在縮小日期。故過此者。若不知情。留住一日。辦理妥協。實然過車。未有不遭此波折者。吾謂如此手續。何不逕飭駐俄代表加收照費。展寬日期。以便行客。以此辦法。直與補途截刦。殆無以異。尙成政體乎。

立陶宛。昔日與拉特維本隸屬於俄。革命後。得列強之援助始獨立。勞農政府里加即在波羅的海之旁。爲西歐與俄交通之水陸孔道。由此可乘船至丹比法英等國。開闢不過數十年。建築之精美。聞尙在彼得堡之上。昔年俄德兩帝。曾相會於此。余等以護照展期回專經行各處。凡七八小時。確乎有籠絡城池之感。惜爲言語與經費所限。不能在此盤桓。想開立陶宛政府。以戰後新興緒於政費。對於入口船隻。徵非常重稅。以支持國用云。

錄 自出立陶宛後。車轉入拉特維。由拉特維轉入德界之庚孔市。在此須換德車。并驗行李及入境護照。至站時。站中有夫役具車來。將旅容行李。無論大小。悉代運入站中。站分三部。第一部卽爲檢驗所。所內爲一巨室。室之四方有小房。爲檢驗行李人之辦公室。後方之右。亦有一小房。爲檢驗護照人之辦公室。共第二部爲賣票室。及寄放行李

(195)

所。第三部爲休息及殮室。旅客由第一部大門入。收護照者俟於門。一一收照去。交付檢查辦公室內之人查驗。旅客入所。則見行李已分列巨室之四周。各人自檢爲一處。驗行李者。河循而前。隨驗隨記。加以驗訖符號。驗已各客自赴驗照房候照。房外長案。驗畢之照。悉置其上。一人按照呼客名。客接名取畢。卽赴第二室券留購乘車券。有行李寄行李車者。并購行李券。購已。以小費交付站中夫役。示以券之號數。則夫役自能爲一二安頓。除行李車之行李外。隨帶之件。夫役能爲按號送交車上。客可自入第二部殮室購食。食已登車。則看車者按號指示。隨帶行李。已悉安置座上矣。一切事井井有條。行客殊無所苦。德人辦事之有序。以此可見一般矣。

車自庚孔市出發後。尙須繞入波瀾邊境。又再轉出德境。車經波瀾者不過數里。而波瀾政府亦須登車驗照。凡無駐俄波瀾代表署名之照。亦須驅下車使向波瀾政府加署名。乃始放行。余等在俄時不知此事。幾致遺礙。幸有美藉人告海通君。乃未致誤。同車之德礦工代表。乃未如此。故竟在此被驅下車。囊橐已空頗狼狽。海通君憐其遇而感甚沿途照料。予以二千馬克。始放心去。次早列車在德境之一站掛殮車。余等日赴食。精美而

價廉。車行甚速。時方季春。木已向榮。綠水青山。村郭如畫。田園闢。道路修。遠望之。無論山野。莫不如曾經洒掃者而重粟村市暗砲台森列。可以想見其常年國政之整飭。是日中午抵柏林。計由里加至此。連耽擱僅前後三日而已。

▲抵柏林後之俄事餘聞

吾等自離俄以後。在德二國盤桓兩月。始循海道東歸。在此兩月中。除考察歐洲社會現狀外。對於俄國之餘聞。尙有數事。一。得共產大學友人來書。謂該校第一期學生。已於四月間畢業。除某團份子。有二三人轉學陸軍。並其較重要者。尙有三五人留俄外。餘俱遣回東方。服宣傳任務。二。莫斯科糧食益缺。物價益昂。新幣之價日落。每金幣十元。可換新幣凡六百萬元。俄國難民冒險逃入波瀾岩。日以萬計。雖重兵不能制止。隨帶之傳染病。蔓延各處。波瀾頗爲所苦。三。則俄之共產要人。已提議允許個人私有金錢。四。則第三國際會派日人片山前爲代表。特到柏林。與第一國際會。及第二國際會。第二個半國際會之各代表。秘密開會。討論合作意見。惟竟不能一致。終無結果而散。此亦世界革命之阻力也。

(197)

回 想 錄

▲遊者對於俄共產黨之思想手段與世界經濟革命前途之感想

回 想 錄

錄觀俄國共產黨。其對於內也。初爲奪取政權計。則藉勞動解放。勞動專政之美談。喚起多數無思想與無恒產諸份子之同情。已將大地主大資本家推翻。又將持異議之智識份子戕滅。繼而以維持市民糧飲故。又以有產無產階級之論。挑撥不能自給之貧苦農戶。以摧殘民食中堅之中農。一摘再摘。連帶及於工人。昔日所倚以自食之各項實業組合。亦一概掃地以盡。釀成餓殍遍地。民心激昂。爲鞏固勞農政府之地位計。則又龍斷輿論。以杜國人之口。斷絕交通。以蔽國民之耳目。於各團體中遍組委員會書記部。以握各社會之中樞而監督之。四布偵探。以刺國人之隱。嚴刑峻法。以奪國人之氣。豐衣美食。以收軍士之心。製造空氣。以移易國民之觀感。其對於外也。爲欲完成其世界革命之夢想計。則甘言辯口。以煽揚階級之爭。揮金如土。以援助革命之勢。數年之間。馴至內則資財破產。人材破產。外則國步斷絕接濟斷絕。雖以種種天幸。得苟存以至於今。然所付代價之重。殆亦互古今中外之所未有。迄今國運岌岌。不可終朝。爲維持其政柄計。其對於內也。輒又危詞悚聽。高唱愛國。以緩租人民對內之心。造出新經濟政策名詞。重

與商業。恢復稅制。允私企業。許私有財產。予農民以自由支配權。更汲汲養成人民之經濟智識。舉昔日共產主義。視爲萬惡不赦。因之殺人若恒河沙數者。一一復納之共產政治之中。其對於外也。爲圖恢復舊交計。既先之以宣傳革命。以爲恐嚇。復繼之以認債退讓。以圖接近。幸得接近矣。又私布與俄密約之利益。以動歐洲列強之垂涎。既而諗知列強之複雜而難一遠水之不足以救近火也。則又掉首。轉顧世界大資本國之美利堅。竭力聯絡。公私並進。招之惟恐其不至。既至又惟恐其不留。種種手段。惘恍迷離。前後矛盾。既護殖資本主義。又實行資本主義。既鼓吹世界主義。又提倡愛國主義。既聲言扶植弱小。又出兵欺凌弱小。既非難秘密外交。又私行秘密外交。在內既絕對不容他黨之發起。而對外又主張與他黨之合作。既摧殘智識份子。又養成智識份子。既反對階級。又造階級。出爾反爾。唾面自乾。仍靦顏諱飾曰。是吾所欲用之手段也。欲行之途徑也。並未放棄主義也。沿襲舊政治。而冠以新名義。加之以粉飾附會。在他國則爲惡律苛政。一入於共產黨之謂手段。驟成天經地義。神聖不可改移。其構圖縱橫。辯言亂政。可謂極操縱混惑之能事。然其周張狼狽。必勞日細之處。亦幾於暴露而

回 想 錄

(199)

無遺。按現在情形而論。以共產人物之善辯。善變。善擒。善縱。又復躊躇政局。整飭政行。把握交通。製造輿論。使俄氓之蚩蚩。於久經痛苦。奄奄待斃之餘。一旦豁然一線。略得自由。方蘇息感戴之不遑。又豈敢以手無寸鐵。皮骨僅存之軀。以犯共產黨人之刀鋸鼎鑊。故勞農政府之于俄國。無論何似。亦決不至於一時推翻。而在共產黨內部。真心崇信者。已得所志僞從而因利者。又已憤其怨。況怨毒方深。楚歌四面。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稍有可乘。殆莫不欲起而甘心者。若復同室操戈互相水火。是不啻授人以隙。自取滅亡。故無論如何。共產黨亦必能互取協調。以禦外侮。決不至以意氣之故。遂至自起紛爭。至於俄國資格。地大物博。本為天產豐富之區。而歐美多獲多財。亦有賴於原料為之運用。俄既不能人材獨立。經濟獨立。以與各國絕交。歐洲各國。亦斷不能終於人材罷業。商品斷輸。以制俄人之死命。相需既殷。相求自易。折衝之後。當然可以恢復舊日邦交。邦交既復。亦當然可借歐美人材與其資本。以開發全俄之天產。惟以治政之現狀。以斷其政體。則俄政權握於一黨。輿論不能自由。革命云云。不過由一家之專制。易而為一黨之專制。以主義論。彼所謂為勞動戰爭者。實則利用勞動為之戰

爭。彼所謂解放勞動者。實則愚弄勞動。使入於自己專制之下。彼所謂共產者。實則掠一國之所有。爲一黨之私產。而手胼足胝者。惑於甘言。盲然附和。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其結果則解放之代價已付。而所市得者。反爲言論之不自由。罷工之不自由。與生活之不自由。昔之專制皇帝。與大地主。大資本家。智識家。均可以推翻。而造成此智識與武裝之聯合階級。乃竟束手而莫之挽。嗟乎。彼勞動之愚氓。不知自求智識與利害相同者。直接解決生活之方。以圖脫離資本家之毒。以信彼不得其志。而專以口舌爲生者之甘言利誘。引虎拒狼。作麟自縛。其愚可笑。其愚亦殊可憐矣。願其共產黨方振振有詞。悉謾之一時手段。以爲目的之迷途。尙有待於他年。而不知勞農政府現所施行者。已悉爲造成多數有產之政治。在昔日有產者寡。無產者衆。推翻有產者之後。尙不能成共產。而謂此後易爲有產者衆。無產者寡。反能達共產之目的。有是理乎。況盈庭濟濟。莫非功利之徒。又證以俄共產黨暴富之多。與夫贊成新政策者之衆。其皈依程度。已可深知。數十年後。在私產制度中休養生息。斯時中產遍地。勢力膨脹。悉改進共產之年。即共產黨禍起蕭牆之日。南韓北轍。而謂可以達目的。吾誰欺。欺天乎。然而勞農政府

(201)

回 想 錄

對內雖已自認試驗失敗。易絃更張。而對外則尙以其所以取得政權之手腕。着實進取。以圖發展。蓋彼對於俄民因共產所受之慘劇。尙極力掩飾。諱莫如深。斷絕消息。冀以蔽世界人之耳目。一面操縱第三國際會中各國之暴烈份子。使仍各循其鼓惑之美妙手腕。極力挑撥各國階級之惡感。以釀成各國內部之革命。圖收漁人之利。故俄國今之所謂共產主義。實不啻卽其帝國主義之代名詞。以今日全世界資本主義之發達。勞動生活之不安。社會革命。實有不可逃避之趨勢。然則共產學說。雖改善社會之不足。而共產革命之手段。因此時機。乘隙而入。乃破壞社會而有餘。歐美各國。知其然也。思慮預防。故汲汲注意於勞動生活。雖不能正本清源。廢除資本主義。然己以種種負擔。加之資本家。搥彼淫恣。致力於救事濟。俾劑其平。而以全力擁護資本家。移其對內殘削。轉而爲對外殘削。使另得發展之所。資本家亦知貨以糧身。不得獨受其益。是以對於勞動待遇。大加改善。並有公開盈虧。與勞動家共其利害者。而在勞動家亦富有智識。能自爲組合。互相聯絡。直接動作。不受外界之利用。彼等恍於破壞之慘。建設之難。對於資本家之要求。皆能適可而止。兩利俱存。不以一時意氣。竟趨於極端。故歐美社會。縱

有少數共產黨從中煽動。然其社會經濟。勞資兩方。尙有相容之餘地。猶未易於即時動搖。俄共產黨之希望世界革命。無論如何鼓吹運動。亦斷非在最近時期所能達其目的。惟此亦祇可一時苟安。決不可以永久。蓋歐美各國盛行資本主義。其勢正與俄同。且工業太盛。工人日增。城市發達。一日千里。費工防農之奢侈品。已供過於求。反之鄉間日事蕭條。農民大減。果腹品轉而求過於供。農與工之人數不能劑於平。糧食與服用。無法適合等量。生活程度之高。乃日進而不已。因此罷工請益。與夫物價之增長。遂入於不由自主之漩渦。迭爲雄長。迄無了期。而生活飄搖不定狀態。亦緣此而永無止境。再加以生存競爭。所有國界種界。積不能化之猜嫌嫉忌。年驅數十百萬青年。入於不生產而又軍耗生產品之軍役中。社會經濟。已深種各等危險種子。其所以未至於社會革命如俄國者。蓋歐美素以其租政治。運用資本主義。資本流毒。尙未達於極端。俄國則嘗以專制政體。運用資本主義。資本流毒。早已達於極點。故歐美各國。若不迅行改絃易轍。爲根本之解決。競進不已。日以資本主義相雄長。惟工商巧奪是務。工商愈進。則農事愈傷。其極端恐不至全世界續決不止。是故資本主義一日不廢。國界種界一日不泯

回 想 錄

(203)

。則人類不能安。共產思想亦一日不能除而社會革命。乃終不可逃避。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物腐蟲生。蓋亦不必待共產家煽動而始成者。然則今日爲俄人悲者。吾恐他日正不暇自悲。而由此以觀。亦可知其產主義。實與資本主義種其因。社會革命。乃其必然之結果。更願資本主義所以突進至是之故。推原禍始。則實由物質文明太過爲之先河。蓋物質進化。與資本實相得而益彰。先以專利之獎。因以研究之發明。繼之以資本之製作。資本愈重。則工具愈精而巧。工具愈精而巧。則出品愈速而衆。出品愈速而衆。則成本賤而價可廉。本賤價廉。則流銷廣而獲利厚。昔日可以家庭生計之稚魯。迨延工藝。於是悉被裁賊而無遺。在先可以自主其生活之工人。乃不得不棄其獨立。轉而乞降於資本家之手。資本家處形勢之利便。藉其財力。操縱奇贏。勞動家之所得無增。而資本家乃日富而不已。於是富者日以富。貧者日以貧。資本家之心計愈工。則勞動家之生機愈蹙。社會經濟遂日趨於偏枯。且工業品翻新門異。炫目迷心。人慾橫流。亦漸奢侈而無度。不足之感覺。與日俱進。需求愈衆。供給愈難。人心風俗。日以熾薄。再加以國內之競爭。國外之競爭。資本之厚薄同。則以美巧廉賤收勝。美巧廉賤同。

以資本之厚薄取勝。循環並進。物質之進化愈甚。資本亦隨之而日以集中。迨至物質之進無可進。資本之增無可增。各思擴其疏濬之範圍。遂致講信修睦折衷締組之間。舌戰唇焦。無非與道德膏粱之權利二字。猜忌既深。知口舌之不足恃。乃不得不轉求之武力。武力欲求其足。又不得不利用物質。物質愈精。則銷耗生產又愈甚。飲鴆止渴。得不償失。社會生活之支絀。更隨之日以暴露。比夫圖窮匕現。遂成國際戰爭。各儘其百十年汗血之所有。孤注以圖一逞。冀償其獨霸壟斷之私。卒之敗者固悉索敵賦。長此沉淪。而勝者亦元氣重傷。毫無所得。試思歐美此次之死人如麻。與今日社會經濟之恐慌。

四 想 錄 (205)

竟至於屢次集議而不能解決。何一非物質文明之結果。目今漫遊歐陸。表而固市肆縱橫。繁華如故。而一細訪其內容。則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人民生計。殆有岌岌不可終日者。吾嘗歎歐洲享物質文明之福已久。坊其盛時。以拜命主義。挾其武力資本與物質。對於弱小而質樸者。誘惑逼迫。吸髓煎膏。甚至倡言滅國亡種。不自以為不遺反視為天演物競之當然。而孰料物極必返。及其敵也。乃受物質文明之禍亦獨烈。其人謀之不臧歟。抑天道之好還歟。以事理論。痛定思痛。豈宜覆轍相尋。間聆其中哲士通人言論

。亦頗有覺夫西方文明之不可恃。而以研究東方文明。以爲替代者。然而察其內政。視其外文。似乎柔國鈞者。不但悔禍無心。更有變本加厲之勢。似此再進不已。恐國民經濟力不能支撐之日。卽國內蕭牆禍起之時。列強所謂將由國外戰爭。轉而使爲國內戰爭者。或不轉瞬卽將成爲事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知曲突徒薪。而徒日言防患過激。噫。過激之禍。其可幸免乎。

▲遊者對於俄國式共產與中國國情之見仁見智談

我國自鴉片戰起門開戶放以來。數十年間。先則受歐洲物質與資本之剝削。近又受軍閥武力之剝奪。更繼仗附軍閥以自活者之侵蝕。經濟力亦漸羸縮於少數人之手。物質之進化。一日千里。失業漸衆。人民之生計。亦趨於困難。適俄國共產政府應時勢而產生。於是共產學說。亦頗爲一時人所注意。卽執筆而錄此者。亦個中研究之一人。蓋有春秋之分裂。孔子乃有大同之思。有晉末之大亂。陶潛乃有桃花源之作。窮極思變。此皆人性之必然。願思想不限於範圍。而實現必循夫事實。猶之厭苦人事者。每慕神仙。神仙境界。亦難可以救人事之厭苦。願是否棄却人事。談道燒丹。卽可飛昇自在。此不待智者

而後知。故學說雖係應時勢而立言。然宗經事實之證明。要不能據爲天經地義而不可移易。况一部社會之變遷。必有其遞演之歷史。學說雖根據往者以料來者。然究係一時之觀察。一人之思想。一時環境。固可以移易人事。而人事之力。亦可以變更環境。學者憑理立說。祇可道其常而不能料其變。卽如倡爲共產學說之馬氏。其弱點經近日名人指列者。已指不勝屈。加以勞農政府慘淡之試驗。更足以證明。已無庸再爲論列。故以今日社會經濟之狀態。雖在急待改革之中。然如俄國式昔日之極端共產政治。謂爲經濟困難必有之反動思想則可。謂可以完全實行替代資本主義而與則不可。而作者於萬里苦行之所得。尤有不能已於言。而欲有以貢之讀者。竊以爲歐洲社會。一切均根據物質文明之結構而成。馬氏學說。爲歐陸社會而立言。亦無非根據物質文明而產生之學說。探原溯本。與我國道德文明遞演之歷史。實相背道而馳。蓋非數千年來之立國方針。皆重禮教而賤物質務農抑末。不重訓練。聖人以食爲民天。知商人腹削。固可以兼併農民。而工業過盛。亦足以妨害農事。故旣征虜斷賤夫以制巧併。復禁奇技淫以絕奢侈。又審夫智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相需以生。可以互助而不可以互競也。此爲之立分途並進之道。故

智識階級列爲勞心。而名之君子。勞動階級列爲勞力。而名之小人。勞心者治人。盡心
 思之運用。勞力者治於人。司手足之勤勞。君子負指導之任。而享祿食於小人。小人盡
 供養之責。而享治安之樂於君子。君子先仁義而後實利。小人則先實利而後仁義。小人
 雖富。不能享君子之虛榮。君子雖貴。不能享小人之利益。故對於小人。則曰衣食足而
 禮義生。又曰使民有菽粟如水火。又曰小人無恆產則無恒心。而對於君子。則曰謀道不
 謀食。又曰無恆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又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又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臧文仲妾織蒲。孔子譏其不仁。可見若人不但防工商之
 害農。更深防政力之剝削奪。其所以防止智識階級之剝削勞動者。不但列之法律。且更列爲
 禮教。至於社會組織。立其本於夫婦。極其端於國家。男女相與之際。重之於父母。先
 之以媒妁。以分主內外。共立家室爲要義。脫離色相之結合。立意至爲純潔。家庭生活
 。女子除酒食是議而外士之妻必衣其夫。雖后妃不廢蠶織。又申以和順慈孝愛敬之義。
 以固其本。立爲信義明恕之道。以廣其規。使老有所安。少有所懷。嫫毘孤獨。無不各
 得其所。社會組合。既法良而意美。又精細而詳明。故其時牽車服賈。蠶織畜牧。工商

兩業。悉操之農人田事之餘。無論男女。人有所職。國無游民。貧富階級。不至懸絕。雖經數十百次家天下之政權革命。古法漸廢。良風漸弛。然官地營商。猶爲厲禁。有志之士。曠理賢奮。受其薰化。砥礪廉節。尙代有其人。狷介清流。炳于史冊。卽不之心懷貪賂之員。然除一二權奸外。餘亦復囿於清議。畏人多言。不敢明目張膽。肆其狼狽。營工商者。亦類各有田廬。家不廢農。卽有專恃官商爲世業。不稼不穡。徒事剽奪者。而比較上麥若晨星。要不足爲根本之害。地主與佃戶。一方資本。一方勞力。凡所收入。兩得其均。每有地主數易。而佃人尙如故者。絕無大地主壓制之徵害。故中國雖道德退化。未能全盤改正。然數千年禮然僅存之一二禮教。猶足以定風俗。正人心。爲社會之利賴。不期自海禁大開以後。物質文明構成之道德與學說。隨歐風美雨以俱來。自命有心。不知細心抉擇。取人之長。補我之短。揚我之善。正人之非。反推波助瀾。因物質之見絀。併舉祖宗立國之精神。亦毀滅而不惜。遂使所謂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商戰主義。工業主義。機械主義。與新道德等等紛然并進。致舊社會組織之綱紀。日趨於蕩然。果其能因師人之物質而并取人之精神。雖不可以久持。然以愛國主

回 想 錄

(209)

義。併力赴時。並駕齊驅。尚不失爲東鄰之日本。乃舊道德已棄。新道德亦不能行。舊物質已摧。新物質亦不能振。而物質文明所含之拜金主義乃獨深入人心。所有新空氣新時勢養成之俊傑偉人。昔秦檜賈似道嚴嵩魏忠賢所不敢爲。而代亦不過一二人者。今者軍戰斗量。不可以指數。藉政權以剝奪。吞兵餉以自肥。甚至直情實國而無復顧忌矣。至於普通社會。耳濡目染。勸懲之風早易。奢侈之俗已成。需求衆而欲精。供給難而不及。缺望之懷日長。詐僞之事叢起。加以兵匪遍地。民不聊生。權利之爭。日無止境。生機日蹙。生計無門。而所謂自命改造人物。不思反璞歸真。引社會於正軌。乃因共產潮流之激盪。反加之以推揚。竟有於衆人矚目之鄉。直言社會革命。將以俄人爲先導。並有負偉人學者之名。而利令智昏。受人金錢而甘爲人走狗者。殊不知俄人焦頭爛額之餘。早捨棄其共產變本加厲。益進少數人之資本主義。而爲國家資本主義。(現俄國之對外貿易均由國家經營)而對外猶侈言共產者。不過爲其帝國主義之背影。外交制勝之機械。且其民風性習。與夫迥演歷史。所造成之社會。又與我國迥殊。而大創之後。尙能保存其獨立者。尙有其完善傳統。(指俄國昔係完全主權國而言)與夫時勢幸運地理

之不同。以我資格尤而效之。豈非所謂東施效顰。益增其醜者耶。卽如我國之所謂資本家大地主。較之歐美。且無殊滄海之一粟。遑能相提並論於俄國。（俄之大地主其區域有等於我國一省者且對於佃戶與生殺權）區區組合。一經摧敗。官僚資本。早已託庇外人。獨受其禍者。惟數十年來黯淡經營。僅具雛形之一二公司企業。一旦化爲烏有。此後國人所需。非盡向外求之不可。人方將以家國資本主義。吸我脂膏。我似此豈非恐其吸之不之速。而更自較收榨取。以供人之饕餮乎。我國教化。本不尚資本主義。而特重夫勞農。今之有資本主義。莫非醉心歐化。而自標榜其爲改革者所倡導。今若本結果。尙復受制於列強。乃自反其昔日主張。又轉而醉心於專制殘酷剝喪個性之共產。舉昔日所艱難締造。稍有可挽回漏卮之望者。復舉而棄之。爲問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是何居心。有何理解。且國事如人體。攙殘積弱之餘。以休養爲要旨。猛烈藥劑之攻伐。卽可治病。而元氣根本。已不能堪。自命有志之士。不揣國家固有真本。惟外人表面之物質是趨。舍異族之餘睡。藉爲炫奇門巧。圖快己權利之私。不惜戕賊祖宗數千年來立國精圖。已得不償失。喪心病狂。今乃復自相矛盾。愈沉而下。舉他人試驗失敗。早已放

業之共產。復視爲遺產。撫心自問。將自居於何物。故吾謂我國改革家。若稍具天良。與其自問不能貫澈中外學理。與社會情狀。研究和平改造之方。必要模倣周章狼狽之辭。實猶不如任守舊派提倡規復不可磨滅之一二原有禮教之爲愈。蓋雖不能臻於強盛。猶無大害。且可抑劑資本流毒。保存我固有之道德文明。吾不解我國改革家。何以不能開揚國光。開發他人之黑暗。乃必趨於他人之黑暗。而自放棄其光明也。雖然。以今日這德凌夷之世。學說主義。殆已成普通門面利用之工具。觀其以共產精派。視爲奇貨可

居。會心所在。較之所謂資本流毒。實尤過之。吾以歧誤真之。似猶是隔靴搔癢之論。所措純潔而未有自主力之青年學子。與夫蚩蚩勞動者。乃如盲人瞎馬。爲野心家利用而不自知。其流風所被。實不至爲洪水猛獸不止。吾今敢忠告將來得閱吾記之青年學子須知俄國自有其所以爲俄國者。非如中國之概。而中國亦自有其所以爲中國者。非如俄之中國。兩者根本大異。趨性特殊。社會狀況。與遞演歷史。尤不可同年而語。現資本主義。雖將達於物極必反時期。然改革之道。在中國另有真諦。尙須爲精密之研究。斷不能與俄國強同。且以俄國實行共產往事論。智識階級。實與資本家同等看待。青年學生

早失爲俄國式共產黨之資格。且能求學者。十九爲中產階級。尤爲俄國式共產黨所唾棄之子。以一時區區金錢。爲人利用作傀儡。其代價不止於賣國。并舉現有家人父子之中產生活快。亦將犧牲爲交換品。以此而談共產。徒爲俄國式共產黨所竊笑。智識爲幸福之本。心一時。貽禍至遠。不可不鑒也。吾又敢忠告將來閱吾記者之勞動家。工人若因受資本家之摧殘而起反動。實正當自衛之方。惟此時社會資本。尙未構成。勞資兩方。尙有相依爲命之勢。而未能須臾離。故勞動者。於必要生活之正當要求中。倘欲離來能完全脫離資本流毒。要須起速研究締造社會企業之方。切不可極端是務。至於兩敗俱傷。尤當自圓組合。直接動作。勿受外界之利用。若無自主智識。徒事盲從。他日釀成如俄國革命者。資本階級摧滅。而軍人與資本智識之聯合階級替代而興。爾時禍腹亦須從公。俾語可以棄市。欲求如資本家時代之自由罷工。尙不可得也。

(213) 至專就改革社會經濟而言。以鄙見所及。竊以爲此時各國對於內已漸趨於社會資本主義。對於外。已純趨於國家資本主義。我國向在各國權利糾紛之中。而地大物博。工業不振。實爲各國資本之巨閥。故經濟弊害。在於憑藉國力之外國資本家者爲重。而在於受

(14) 外資壓迫之本國資本家者爲輕。改善之方。亦當以設法對付各國資本勢力爲先。而防制內國資本勢力爲後。倘人云亦云。共產共產。本國資本。必將從此裹足不前而外國資本

。非我方所能與爲共產者。乃乘機而入。以強權爲後盾。樹其不可搖動之基。是此時共產云云。又何當爲淵駸魚。開門揖盜。果爾。則提倡共產。所以期脫離資本之毒者。將以愈造成資本之惡果。故吾謂我國之有心改造者。與其使國內勞動家與資本家。效俄國之爲仇視。毋寧使效英人之互爲提攜果能提攜。則可以與國內資本。而共利其利。並可以

抵制各國資本之害。果以鄙言爲不謬。則今日吾國勞資兩方。應如何合作。勞動生活。應如何改善。與夫應如何提倡國人完全以國產消費。以摺漏卮。而興實業。並組織全國對外貿易統一機關。免受外資操縱等等。皆爲吾人今日亟應研究進行之問題。是所冀於有心改造者。起而圖之矣。

▲附由哈爾濱循松黑兩江俄屬阿穆爾至赤塔遊記

以下遊記。係遊者在赤塔客中所筆錄。當時在赤勾留。幾近匝月。赴莫斯科事。已與赤當局秘密交涉。赤政府雖聲稱業爲代辦。而數四催詢。迄不得確實消息。以爲未必能果行。焦灼間正與尙君計議作罷將。取道滿洲里歸國。因原係僞託某行之調查經費專員。故記中專注重經濟。絕未及於交涉赴俄事。蓋預防歸途中遇受檢查。不便略暴真相也。不意在此中間。遽得莫斯科允許入境之電。遂立擱筆。收拾行裝。將原稿交尙君帶回。付之友人。而余遂匆匆西發。嗣此稿經友人轉寄滬上時事新報發出。他報亦有轉載者。想會寓者當必不少。茲因回想錄付刊。特仍檢齊附入。以成全豹。並於首尾將始末經過狀真相。追錄一二。俾與前錄銜接。俾閱者始終瞭然。至其餘悉仍其舊。不稍增削。以存其真。惟記中所錄。均係民國十年秋冬時事。其時東海濱省。尙在日人卵翼下之白黨盤據中。遼東共和政府。亦成立未久。與此時現象。迥不相同。惟昔所觀察。與現境亦不無關係。自信有關於推測之虞。尙不至大有差謬留心俄事者。作爲過去歷史觀。與近况爲互證。亦可以窺其前後變化之一般狀況。至於交涉赴俄詳情。在原錄業已補出。茲

不重贅。

▲俄遊運動之盤根錯節（此段係新增）

四 想 錄

初余之提劃俄遊也。本擬與海通君夫婦同行。惟余得海通君遊俄之消息甚遲。在京相晤時。彼進行已有眉目。余不但遊俄諸手續未備。即資斧亦未知將何從出。及得友助余以資斧時。海通君夫婦出國應有之手續。已完全準備妥洽。余上書請照。獨不得徐世昌政府之許可。海通君夫婦不得已遂先發。余意憤甚。計惟有再覓同志。別謀出國之道。期必達吾志。以是奔走各方。求所以如吾願者。而營營數月。迄無一線光明。偶聞人言。黑河渡江。即是俄界。商旅往來如織。絕不須所謂護照。而黑河在哈爾濱又每江輪可以直達。惟常有鬻匪截劫。較不易行。或常不通云云。余思哈黑既可通航。前方情形。較埠較為詳晰。因決意先到哈埠。再作計較。適助余資斧之友。亦有至友白君。在哈埠某行充經理。在哈商界中頗有勢力。因具書為余介紹。囑白君照料一切。余得此遂急料理家事畢。於陰歷七月二十日。隻身北發。抵哈爾濱持書謁白君。白君見書。情意感渥。即寓余於行中。款洽甚厚。并謂已意亦欲派人赴赤塔調查經濟情形。為將來擴充營業張

本。正有伴侶。可以同行。且謂出國護照。以行護保證。即在哈交涉署便可辦出。殊不費事。俟辦妥後即可由中東路循滿洲赴赤塔。不必遠繞黑河云云。余聞而大喜。以爲俗謠所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設預知此者。早已入俄。前此數月奔走。直是自尋煩惱。及夜將寤。忽一人推扇入。視之則爲久不通消息之故友尙君。握手歡敘。知渠亦在白君行中任事。尙君精通俄文。余喜又得一助。嗣白君來訪。訝余識尙。謂頃言欲派人赴赤塔調查經濟者。卽意在尙君。惟意本未決。故尙未與尙君提及。頃君來此。意始定。不意爾君乃故。可稱巧遇等語。余聞之。益詫爲奇緣。尙君亦甚喜。越日。白君往與相厚者商。將計議在交涉署請照事。乃據知此中事實者所述。則請照雖易。而出國仍有種種爲難。殊不白君所期之單簡。蓋當道爲防範過激事。新於滿洲里附近及交界處。設偵緝機關。對於往來者檢查甚嚴。出國之人。所携涉署護照。常不適用。間有携照亦生出意外而被逮捕者。且頃有男女學生數人。欲赴俄留學。當時在哈交涉署。亦請有護照。而渡滿洲里時。卒被緝詰扣留。指爲交通過激繫繫若囚。求援於北京學界。尙未了結。又沿途密謀加織。於口容貌稍異者。輒備極注意。況其數既衆

回 想 錄

。不能皆實。不肖者希圖詐索。故意留難。皆意中事。以爲余純係南人體態。又不常在
 此路往來。且屬僞託。不能以真相示人。殊恐或生意外。援救且無從着手。願王余不可
 冒險作此行。白君得此情況。舉以告余。相籌計之良策。尙君王與駐哈俄代表秘密交涉。
 蓋尙君平日在哈。頗聞赴俄人士。多有爲俄代表設法送出境外者。以爲若得俄代表同意
 。彼必有善法。且此行與俄代表接洽。前途亦稍方便。余以爲然。越日尙君遂引余赴道
 裏俄代表署。請謁俄代表。且述來歷。秘密婉商之。俄代表慨然允爲介紹。並告以相助
 越境之法。余與尙君師與白君核議。仍覺殊不安全因討論繞黑河渡江。自阿穆爾前進
 辦法。再往商之俄代表俄代表亦允之。惟謂聞阿穆爾至赤塔。車行甚緩。常至十餘日
 等語。歸寓熟商。覺黑河一途。僅沿塗稍有鬍匪險阻。昨日雖緩而比較稍爲安全。且白
 君有分行在黑河。可以照料。因決定出黑河一途。尙君亦慨允偕余同行。便中在赤塔考
 查經濟狀況並視察社會改革情形。議既定。遂與尙君籌備一切。白君又爲余招宴俄駐哈
 代表。并其重要人物。酬酢甚歡洽。俄代表遂爲余二人備護照各一。特別介紹書各一。
 白君亦爲余作書。僞託行員之名介紹於黑河支行。部署完竣。遂與尙君一同首途。時涼

風蕭瑟。已近中秋。羣雁南翔。吾與尙君乃正相携出塞也。

▲由哈赴赤之一行路難

余與尙君於陰歷八月十二日由哈爾濱乘戊通公司輪船上海營啓行。哈埠之濱黑河。按通常航期。由松花江順流駛至同江。（即於花江與黑龍江會處）至多不過三日。再由此轉入黑龍江。溯流而上。抵黑河。至亦不過六日。不意此次因秋深時期。水量不足。沿攔淺。尙須等候換乘淺水小輪船。轉駛前進。處處攔。前後換船者凡四次之多。在三姓地方（前清滿洲發祥地）逗留至四五日之久。因此遷延至陰歷九月初五。始抵黑河。而途中所經。又一鬻匪充斥之處。是歲匪患。較之往年且特別猖獗。截劫江輪。已數見不鮮。往來旅客。多被擄者。故出此途者。莫不惴惴然有戒心。每遇中途攔淺。或輪船須靠岸補充燃料時。（松黑兩江輪船皆以柴爲燃料）尤爲恐慌萬狀。蓋鬻匪常伏於此等處。出不意以截劫輪船也。行道之難。可謂達於極點。余在輪中二十餘日。日隨尙君習應用俄語。尙不至太過無聊。惟同行客多患目疾者。蓋煩悶悲慌。與焦急之結果也。抵黑河後。尙君與余登岸赴白君支行。即寓於行內。支行中人。以余等爲總行來人。

（19）回想錄

有考查一切權。款遇甚恭。報告營業概況。彼等固未審余之僞。幸有尙君在。余既意在掩余迹。亦惟有當仁不讓。儼然毅然。以總行使者自居。初木擬再乘江輪。前往漠河。(平時計程約須五日)再由漠河轉乘俄船。往俄屬之土特拉令斯克鎮。(亦須四五日)由此換乘汽車。不過半日。便可直抵赤塔。不料已近冬寒。爲時太晚。江流已發現小冰塊。輪船恐中途遇冰。已停止航行。察訪他途。惟江北俄屬之西比利亞之鐵道。尙可通行。但並無定時。若遇意外耽擱。實不能預定何時可達。且幾經戰亂之。車輛缺乏。客車皆以貨車替代。(聞所有客車均被日軍扣至海參崴)不但無臥車。且座位亦不可得。此外尙有困難之點。蓋由阿穆爾爾省會(即在黑河對岸)支線。至交幹線處。尙須等候幹線通車。(即由伯力直開赤塔之車)凡二三日之久。方可轉附前進。該處既無旅館。又無人家。天氣苦寒。實不易支持。往詢彼車站中人。有何善法。據謂最好能向營事者索專車一輛。開至幹線處。即駕車中。以俟迪車轉帶前進。則種種困難。均可解決云。白君支行中人。與彼省政府中人。素有交往。以爲可以交涉。惟須先接洽簽妥護照。余與尙君二人。遂私自渡江。至省政府請謁省長。出哈埠俄代表介紹書。申述來意。

省長閱。盤詰甚至。以爲余既係有志共產。不應由資本家展轉介紹。初不允簽字。余據理駁復。謂介紹者雖資本家。但余非資本家。且介紹者於資本界中不過係僱工者。非資本主人。況共產主義。亦決無可以拒絕資本家信仰之理由。於是省長乃許可署名。詢乘車。叫囑與當事人接洽。越日復與尙君同赴路局交涉。則車行祇每星期六有一次。專車價頗昂。且不能預定是否有車。余與尙君議。資斧有限。祇能以普通乘客附行。惟須在交幹處路候車。意尙躊躇。幸未幾。忽得消息。彼中有赤塔政府之內務次長某。東來考察。不日公畢。將附兵車一列回赤。此車係直達赤塔。無須中途換車。尙君與余復往商求附載。竟得允諾。余與尙君於是復得由黑河西進。計在黑河前後耽擱凡十有六日。想時天氣之寒。已在寒暑表十度左右矣。

錄 ▲阿穆爾與赤塔途中

余與尙君。由阿穆爾西發。係在陰歷九月二十二日。先是登車時。係在二等房中。已有客先在。僅餘床位一舖。行李甚夥。備極逼窄。後車行出一站。車守乃將余等移至前方之鐵道巡警局長專車內。自出前臨之床位兩舖。以安置余與尙君。以是余與尙君。乃得

安臥之所。誠始料所不及矣。

回 想 錄

由阿穆爾抵赤塔。當全盛時代。爲時不過二日半。惟自經革命後。戰亂甫定。種種缺乏。尚在整理中。加以飢饉之餘糧食大缺。鐵道工人。每不得一餉。每抵一大站。等候工人換班行車。動輒耽擱四五小時。或七八小時不等。遇有意外。甚或竟日停駛。余等開車之第二夜抵某大站。忽得消息。前站之鐵路工廠三百餘人。同盟罷工。聲言將扣留來往客車。繼而電報亦被隔斷。同行之內務次長。疑其含有政治臭味。中途調兵登車。實彈警備。進。余等所乘車之兩旁。亦鶴立武裝軍士七八人。持槍外向。如臨大敵。及抵站時。始訪知全係爲糧食一題。衆始帖然安枕。但事未解決。無行車之工人換班。待至次早九時。全體工人召集會議。擾攘至下午三時。經次長派代表再三開導。始暫行解決換班開車。至第五日始抵某站。該處工人七八人。亦以絕糧爭開勞工會議。由早九時聚議至晚八時。尙未能解決。內務次長大爲震怒。責當地市長。不能先事綢繆。欲加以逮捕。於是諸工人始解散。而換班行車。因此種種。遂遷延至陰歷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始抵赤塔。官軍兵車尙如此。則客車之延緩可想而知。聞彼中人言。此道偶或有反對黨襲擊行

車情事。由四言之。則此道尙不能謂全無險阻。余等幸附次尾。安全抵赤。然中途亦頗空虛驚矣。沿途經過各站。有食物可購買者。十不過三四。幸余等攜帶糧食頗爲豐富。尙不致有缺乏之虞。且與警長同車。茶水亦有人照料。惟藉軍務時期。車價較平時三倍收取。此等辦法。實聞所未聞。幸均按三等票價核計。（計每人票價須四十四元）尙不覺其過苛耳。抵赤以後。車站內外。並無招接來客之旅館中人。余等以一人出站探訪。凡得旅館三四家。（內有一家名公祥旅館。係中國人所開設）皆無空暇房間。最後至一俄人旅館。名倭爾加。尙有餘房。因去喚大車至站。將行李運出。暫寓此間。館中尙無電燈。且地板偏僻。街外又無路燈。因地極頗。宵小出入。輒有戒心。次日問俄報。見有爾密打十旅館告白。按址相宅。尙有空房一間。當通衢中心。設備亦較爲完善。價雖稍昂。但爲安全計。遂決定移寓於此。倭爾加旅館大房間。每房日租俄幣七九五角。小房間六元。爾密打十旅館房間大小一律。每間每日租金十二元。中國公祥旅館分三四等。最高房價。有每日每人至二十元者。但均以俄銀幣計。（每三元折合中幣一元。華人名之爲小銀。）但餐價太高。余等至備餐計。一日三餐皆就食於附近華人所設之

西式小館。然每日一人仍須中幣三元以外。余等此行本注意於經濟問題。更及於政治問題。安排已定。逐日實行余等任務。雖人地兩疎。幸華人衆多。且余等中有精通俄語者。逐漸進取。當不致終於隔膜。沿途所見所聞。拉雜附書於後。

△中國人俄途徑與護照

中國入俄之道有三。最便捷者在哈爾濱乘火車直抵滿洲里。由滿洲里換乘俄車。即可直抵赤塔。此路行程。若滿洲里無耽擱。則三日。便可達到。轉折既少。客車之設備。亦較為完整。惟須備有護照。至滿洲里外之八里站。經中國軍隊檢驗明白。方能放行。護照可在北京外務部請領。或在哈爾濱交涉署亦可。請照之法。在京須有同鄉薦任官擔保。在哈須不鋪保。惟護照亦有時一適於用。蓋滿站檢查之軍隊。防範交通過激派。不免有越軌行動。視護照如廢紙也。

其次經海參威乘俄東海濱省鐵道火車。至伯力。由伯力再轉乘阿穆爾鐵道火車。亦可直通赤塔。此路在俄未改變以前。行程不過五日半自變亂以後。日人藉口防範過激主義。駐兵東海濱省之南部。卵翼白黨。以爲漁利之計。遠東共和國勢力尙不能及伯力以南。

兩方相持。故此道早已梗塞。其三則由松黑航道入我江省屬之黑河。此處原有鐵道。水有航輪。亦可避至赤塔。並可免却請照驗照手續。惟轉折太多。三道之中。以此道最爲延緩。蓋松黑兩江通航時間。僅有七個月。(由清明後至霜降前)。餘皆在冰凍中。而此七閱月中。又祇得兩個月之利達。(由五月半至七月半江水盛漲。十日可達)餘時江水均小。程僅二千餘里。而航期間至一月以外者。余等此次已在哈也請得護照。但以任勞及爲多遊地方起見。遂改出此途。時方陰歷八月中旬。而航行竟至二十四日之久。其阻滯可以想見。故出此途者。當以及時爲相宜。若非其時。則在哈埠未啓行之先。須探聽各輪船公司(最大者爲戊通公司。阿穆爾公司。東亞公司。其餘小公司甚多。不能悉錄。)中吃水極淺之船。(以吃水一尺五寸以內者爲宜)方可塔附。蓋淺船可免攔淺。不致過於阻滯也。至於船艙分二三兩等。(航行黑龍江之大船始有頭等)二等票價。約二十元。三等價約十元左右。二等爲房艙。三等則係統艙。食物歸自備。亦可就沿途市鎮購辦。若取其方便。在船中包飯亦可。惟登輪時須向廚房聲明。但價目極昂。一日三餐。每人須中幣二元。若船阻滯。包飯之費。每數倍於票價。是皆不可不知。抵黑河後。

供運糧者。有人力車馬車。供住宿者有旅館。禦寒之物亦可在北購備。黑河對岸。即俄屬阿穆爾省所在地。兩岸往來有輪船一艘。係中俄合辦。由晨至夜。每小時往來一次。渡資因時變更。當江水盛漲時。每客渡資約收中幣一角。若在封江期近。則亦增至五角以外。華人除檢行李外。不須護照。可以自由來往。若係俄人。而防察甚嚴。居南岸者欲往江北。必須有中國護照。居北岸者欲往江南。必須有俄人護照。蓋俄人預防白黨混入。而中國亦防俄黨滋擾也。由此前往赤塔。分水陸兩道。若在通航時期。可乘俄國戊通公司輪船往漠河。由此轉乘俄船。往俄屬之土特拉斯克鎮。換乘火車。一日便可抵赤。惟此道係探訪得之。途中詳細情形。不能具述。若由陸道。則可直往江北。附火車前往。現時行車。每禮拜六早一次。將來能否加增。尙不可知。但此車亦僅開至交幹綫處。仍須在該處候幹綫通車經過時。始附以進。火車券即在阿穆爾車站購取。若開車時間太早。尙須隔晚先行渡江。擇寓俄館。方能趕及。現時客車只有三等。仍係以貨車替帶。席地以臥。人極擁擠。且無廁所可以遺洩。乘客大小兩便。均於停車時。下車擇地爲之。隨帶食物。須準備充足。蓋沿途以可購取食物之地甚少。若無預備。卽有特

腹之虞。此外緊要物件。尚須隨帶水盞一具。蓋車上並無餐車。惟每大站均有開水房。抵站時。必已石水盞。乃能取水解渴也。此外困難之點。則抵赤塔以後。並無旅館接客之人。且無搬運脚夫。須僱定俄人所御之夫運載行李。自行覓取寓所。故單獨旅行。殊不方便。必須有同道者守望相助。且須能通俄語者為合宜。此旅行之大略情形也。

▲濱黑間興安嶺陸道之匪患

由哈爾濱至黑河。除松黑兩航道外。別無鐵道可通。故封江以後。旅行者即須改行陸道。此路綫係由黑河經瑛瑛齊齊哈爾。(即黑省會)再轉乘中東路車南行。黑齊一段。坐郵站車。(即馬車中可睡眠)急行五日可達。(日夜進行)緩行(日行而夜不行)十日可達。若乘汽車。(黑河)汽車公司。每人票價五十元。齊齊哈爾有該公司代理處。惟車輛極少。並非日日行駛。三四兩日可達。汽車急行一日可達。(早六時至晚十時。私人車輛方有此急行者。)此途中有一段經興安嶺。道路頗有險阻。且近年鬍匪充斥常有截劫情事。必須少帶行李。乃可冒險前進。蜀道難行不是過也。

▲俄國違背黑龍江航權條約情形

近於花江入黑龍江處。今爲同江縣轄境。縣治在江岸處。地名齊稱拉哈蘇蘇。(滿洲語)由此出約十五華里。卽入黑龍江交會處。南岸水黃。北岸水黑。頗爲異觀。由此東北。可至伯力。出尼港(黑龍江入海處)西卽進瓊羅黑河以上。俄艦二艘駐此。以檢驗來往之俄人。故輪船經此。必暫停輪以待。黑龍江航權。按照中俄條約。兩國均可通行。俄艦無能檢驗我國商輪之道。惟去年我國戊通公司輪船杭州號。行經此間。不服俄艦檢驗竟受炮擊。海軍部江艦之駐同江者二艦。熟視若無睹。外部幾經交涉。至今尙未解決。俄之檢驗如故。我商輪俯首聽命。卒亦無可如何。

▲哈埠及伯力黑河間之航路

凡專航黑水上下游之船。較之航松黑直達者。吃水較深。(約五尺)而船身亦較大。(等於長江輪船)搭客往來於哈埠及伯力黑河之間者。除乘坐松黑直航之輪船外。間或分二截。由同江縣轉換輪船。故松黑兩江來往輪船。均以同江爲交會點。經過時必停泊於此。以待乘客之搭載。故旅行家。由哈出發或赴伯力。(哈埠無直通伯力之船)或赴黑河。均可購票至同江。再由同江購票轉附大船以進。由同江順流至伯力。不過一晝夜。

有奇。該處南下。卽烏蘇里江以東之俄海濱省地方。爲水陸交通之巨埠。余等初亦擬由
同江轉赴伯力一游。再由伯力乘專航黑水輪往黑河埠。但以時期太晚。恐受封江梗阻。
卒未能成行。故江水下游何似。今不能道其詳矣。

▲中俄天然境界與文野外觀

中俄東北。以黑水爲大界。江流屬中。江北屬俄。故航行於黑龍江者。中俄兩國景象。
在船均可望見。余等航行此間。前後凡六日。先兩日所經者兩方皆平原。中三日所經者
。兩岸皆山。以後所經又皆平原之地。俄地每百餘里。必有一大村落。民房十九皆以木
材爲之。皆歐西式樣。布置極爲整齊。間或見成羣牛馬。飲於江濱。足見其注重牧畜
回。反觀江南我國地界之村落。則大抵茅茅土階。零落而無次序。似奄奄無生氣者。一水
想。之隔。而文野判然。相形見絀。外人之所以輕我者。非無故矣

▲黑河之金鑛與毛革

(226) 黑水南北兩岸。富於森林鑛產。鑛以黃金爲大宗。北岸俄屬尤爲豐富。南岸地方。我國
已開採者寶興山附近一處。漠河一處。聞近年因開採已久。產額已大不如前。且昔多商

辦。與工人共其利。今則收歸官有。均爲監探者入已囊。於公於民。兩無所益。且設局派差。名目繁多。所入之利。尙不足敷支出。俄地令鑛。自革命以來。已收歸公有。開亦在停頓之中。不能實行興辦。此外產物。尙有皮張。自黑河以西。多水獺及狐。自黑河以北多灰鼠。在本地通行者。尙有一種樟皮。毛粗而硬。極易斷。極易脫落。惟甚能耐寒。居此之土客人等。多用以爲皮襪。或製爲柵褥。下流社會則用以爲外套。聞此地人言。在苦寒中若植野宿。亦此柵褥則溫暖異常云。且此物在當地出產甚富。價值不昂。(外套件約二十餘圓)稍能自治者。均可購置。

▲黑龍江地質農業與墾植情形

黑龍江前後之地質。江北不如江南。蓋江南皆可耕之地。江北則除昔日奪於我國之六十屯外。其餘地質。雖樹藝亦不甚能豐收矣。南岸土人爲韃子。依山而居。專以游獵爲生。仍其數百年前之故習。其務農者。多內地遷來。十九皆魯人。自開放墾植以來。內地人多有合資領地。以圖發展者。惟以鬻匪遍地。務農者均不聊生。故墾植事務。亦未能發達。且務農者并非盡樹藝五穀。仍附帶莖鴉片烟。俄籍高麗人。在江北者亦皆業此

。悉輸入我國內地。且其中亦有中國人。故在黑水西北。每逢農戶詢以鴉片。殆難不備具者。在黑河埠鴉片之賤。殆甲於全國。其豐富可以想見。猶憶余初抵哈埠時。某友詢余兩次初出關外。沿途耳目所及。心理上有何感想。余謂自山海關至此。但見山明水秀。土地膏腴。目力所及。人烟少而土穀茂。誠世界洞天福地。始知遼金清之所以能強盛者。皆此之由。友謂今年收穫。尚係極不佳者。若遇豐年。則君之福此。不知將更作何感想云。友在黑省有墾植公司。詢其現況。據謂受鬻匪之擾。間或兵過。亦每勒索供給。以此進行極難云。後余親經松黑各地。耳目所及。確不免有此等現象。東三省爲我國農產最豐富之地。中日俄三國。皆受其供給。哈長奉黑之商業。且恃此爲中堅。倘能注意治安。俾人民得盡量發展。全國民食。可不以仰給於外人。不知當事者能早注意及此否也。

▲黑河商業驟盛之原因

黑河埠爲我國北部商埠之一。居黑水上游南岸。與北岸之阿穆爾省會。遙遙相對。當俄人全盛時代。松黑航線爲俄人獨霸。我國無從得分一杯羹。所有商業俱萃於江北。黑河幾無商業之可言。自俄人政變以來。彼阿穆爾航業公司輪船。半售於俄國。戊通航業公

司成立。輪船往來俱泊於南岸。交通之權在握。商業之關係亦相隨而發生。其次俄商以共產主義影響。除挾所有遷至哈埠而外。餘多移寓於南岸。日俄地變亂之後。加以飢饉。物產糧食。俱求供於我國。以此種關係故。黑河商業。遂有一日千里之概。所可惜者。濱黑鐵路。徒託空言。來往交通。僅恃一松黑航行七閱月之險阻水道。否則卽此數年間。早當與哈埠媲美矣。黑河既得此三項機會。加以交通不便。又有此五閱月之封江時期。商入於此。遂有無限投機事業。獲利之厚。殆爲內地所絕無。且所謂投機亦極穩妥。並非津滬各埠間之買空賣空者。所可同年而語。譬如糧食一項。收成之候。適近封江時期。輪船阻滯。已不能大宗運哈。糧價當然低落。有資本者。乘機屯積。一到次歲開江時。哈埠糧食市面。全恃黑河爲之補充。價目當然高漲。數月之間。實利最少數亦當在五六分以上。又如木柴一物。夏時採辦較易。來源亦多。而禦寒時期。銷路亦大。(黑龍江無煤礦)乘此屯積。一及封江以後。不能採取。來源已絕。酷暑之季。需求倍增。不過半年。利市加倍。此外如雜貨各項。以交通不便。每有缺乏時期。存貨物價。因虧市而驟增至二三倍者。無時無之。以此之故。放款利率之厚。殆爲各地所無。極穩妥

者。利息亦四分以上。尙須有殷實商號二三家之保證。全市富商。止有一家。八個月滿期。利率六分。印子錢至八分以上。亦可謂駭聽人聞矣。

▲黑河之金砂業與銀行業

此外普通商業。金砂亦爲大宗。銀行業務。以此爲生涯。街市商肆。殆無一不掛收買金砂告白者。黑河之右銀行。係在六七年前。最初開設者。爲中國支行。東三省支行。係今年五月始分設於此。放款利率。以銀行爲最低。月不過一分二釐。蓋此間銀行與哈埠本行。均息息相關。期能便利兩方之來往商人。爲發展紙幣信用計。利率不便過昂。且匯款常不取匯費。況此間銀行業注重者。在於金砂。放款甚少。故亦無須乎利率過高。想因此亦有運動情面。由銀行借款放利。從中乞餘者。亦有備少數資本。備分向各行息借。等於其原本之款。以營商業者。此等現狀。皆爲他埠所罕見。至於銀行之營命業。多半輸赴瀉。週轉生銀。各大商號雖亦營金砂。然商本週轉甚速。而金價之漲落無常。銀行特紙幣信用。隨時屯積。可以待價而沽。不似商號之必急於出脫。故商號營金。終亦不能奪銀行之利。在此三家之中。中國行以國家行名義開設最早。對外之信用亦孚。去歲

(233)

滿俄人新舊兩黨之爭。海參崴交通斷絕。新黨政府初立。需款甚急。所有存金。悉就近售於黑河中國支行。時值歐戰初平。滬上金價暴漲。一年之間。黑河行獲利至二百餘萬之多。佔中國銀行全國各分支行贏利總額之半。亦可謂鉅矣。但此不過係一時幸運。決不能視為故常。近阿穆爾省政府存金已將次售罄。而金礦之採取。奄奄無生氣。產額亦大不如前。將來太平洋會議完畢後。美俄條約。日俄商約。次第告成。林礦之權。必分入於兩國之手。黑河交通不便。遼東商業。將復奉於海參崴。銀行業若不早以鉅大眼光。先自綢繆。恐將來營業終不能免有一落千丈之虞耳。此外尚有要點。為銀行所不可不注意者。蓋黑河各行。全係發行紙幣。為信用計。賴商貨之交換。特哈行為轉移中心。目今黑河各行。祇中行一家。已發出紙幣二百餘萬。俄境之所以信用者。以物產缺乏。全恃中國為來源。藉此為交換之利便。足見紙幣之信用。固以準備金為權衡。然其能發展與否。仍依本國商品為進退。濱黑鐵路。既未有眉目。交通不便。黑河終不能為商業中心。其所以偶然興盛者。不過因時事之推移。故我能獨佔其利。將來平和恢復。日美商品。隨彼國紙幣倒海參威埠而來。俄人昔之需求於我者。轉而需求於美日。黑河商業必轉

移於伯力。我國紙幣亦必有大爲縮減之時。萬一準備不充。恐將來信用亦必大受影響。我國商人在威埠及伯力者不少。爲銀行計。若能早於該二處先事網繆。不但可以推廣行務。且可維持將來紙幣之反響。管見如此。早否有當。竊願以質之銀行家也。

▲俄屬阿穆爾省會之形勢

正當黑河北岸。卽遠東北和國之阿穆爾省會。形勢東襟苦河。南帶黑水。北枕車站。西傍興安。鐵路環其左。兵營列其右。全市面積。約平方白里。東西南北。通衢縱橫。各十餘道。建築吻除衙署寺院兵房及三四大商肆外。餘大抵均以木材。然皆西式結構。氣象宏敞。而寺院尖塔尤爲高峻莊嚴。位置居黑水中部。航道在前。鐵道在後。(西北利幹線。距此僅二百餘華里。不支線可通。)水陸兩途。東可通伯力尼港。南可達海參威。西可達赤塔。帝制時代。阿穆爾總督駐此。今則有省政府。赤塔之共和中央政府派有軍隊駐紮此間。其監督行政之代表亦在焉。

▲政變後之阿穆爾省狀況

全省出產。黑河以東。(卽奪於我國之六十四屯)農業頗富。其餘金鑽皮張。亦爲大宗

。當全盛時期。實業有阿穆爾航業公司。江輪大小百餘艘。獨握松黑兩江霸權。起布林鐵工廠。平時工作者六七百人。居十萬。商肆大小千餘家。屹然爲東俄樞紐。自政變以後。經日俄之爭。新黨之爭。兵燹之餘。更加以共產主義影響。富商大賈。捷足者早席其所有逃赴濱江。後者亦乘索敵賦。避居於我黑河地方。航業公司之輪船已半售於我國之交通公司。起布林工廠。收爲公有。工人不及百。工資無着。已奄奄如繆絲錄。現方改造農器。尙不知誰支持至於何時。現全市舉目一望。零落無條。馬路不修。公園

荒蕪。商業除華人外。餘皆非俄籍。且均係小本經營。華商昔有五百餘家。(皆由東山西人)近年以俄紙幣之損失。省政府又嚴禁止黃金出口之名。屢派警搜查華人商店。沒收金砂。以此種種損失及騷擾。遂多歇業而去。現存者僅二百家。亦毫無生氣。大有朝不保夕之概。至於俄人。其上焉者。舊有私蓄。尙可苟延殘喘。但對外表面。仍竭力故作貧窶。不敢以真相示人。其次者家有車馬。尙可守候江干。以御者自活。下者典鬻故物。或尙不足以果腹。若房產不能被政府估用。否亦他人入室。其最有幸運者。乃僑得華商撤居之屋。尙可藉租金以自存。然以此者。百不獲一。投於政府之官兵工警。白

麵分麥。僅取半飽。薪工雖定。徒託空言。綜其大要言之。政變以後。綠兵變主義兩大原因。至於百事俱廢。稅收復無所出。政費遂絕來源。以故城市之間。游民滿目。莫非面有菜色之人。不必好閒。而身無所用其力。並非無藝。而實無可作之工。彼革命人物。因厭惡資本主義。乃並遷怒於資本造成之事業。舉所有已成實業竟一掃而空之。遂使以工自食者。今悉嗷嗷待哺。可謂盡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此後如欲重復整頓。必待外資之投入。而封鎖開放。又息息與主義相衝突。共產家其將萬策一心。甯餓死以終護其主義歟。抑將放棄主義。以圖苟全歟。其或別有妙策。足以並行而不悖歟。言念及此。吾不禁爲共產家不寒而慄。以此足^見天下事本無絕對之是非。當其衝者。總在平心準衡。不可因病廢而廢食。若逞一時意氣。矯枉過正。不惜趨於極端。平均已失。其害亦錄有不可勝言者。

▲阿穆爾省華工之癡悍

(237) 華僑之旅居於阿穆爾省會者。數約萬餘人。所有機關。除政府派駐之領事外。商有商會。工有會。商人多雜居於市內。工則大部分居於省會西北角之小北屯。(係昔時俄人所劃。專

爲華人居留者。(工會之設立。係革命後俄新政府所特許。蓋俄共產革命以工爲本位。華工爲無產階級。與共產性質接近。故俄政府亦親華工而仇視華商。對於華商每有利用工人之處。而華工亦輒假共產名義。與俄政府接近。藉以漁肉商人。其實華工何嘗有共產智識。且其大部皆屬馬賊原質。并非真正工人。以故小北屯。亦幾可稱爲吾國秀民之遺孑。堂堂公會。華商方面。屢發擄人勒索案件。皆與小北屯有關。迄今入夜以後。華商輒相戒不敢出門。亦可謂瀆地荆棘矣。據人言。本年前有華商被擄勒索餘金。係該號以三千金賄通俄警起獲。上半年工會內發生內訌。竟至擊斃會長(又有謂係中國官廳購凶手擊斃者)最近俄政府以賑災事演戲。交由工會送戲券於華商。收入之款。大半爲工會中飽。省政府偵悉。捕當事者數人下之獄。而工會之信用乃漸衰。余等初抵此。頗欲設法與彼中人接近。一覘其內容。而論者謂彼中性質素持秘密主義。內容真相。不能一索即得。且如入虎穴。事太危險云。嗣於某日乘汽車週遊全市。隨帶護兵二人。實彈以進。將及小北屯。同行猶命司機人疾馳而過。亦可見此間華商對於工會中人之戒慎恐懼矣。方汽車趨過時。余注意觀察其中街巷狹穢。房舍卑污。小本經營者。列肆兩旁。坐

立之慈民。暴殄其間。濟得暴戾之氣。確乎辭然現於面盎於背。固無怪乎人人之談虎變色也。

▲黑省鬍匪之橫行與其形勢之可危

據此間人言。黑省鬍匪之勢。今年較往歲爲特盛。某君本昔爲剿鬍匪之健將。今命令早不能行於師旅。有時近在一方。而對於鬍匪。但求彼不我犯。決不復有心於掃穴擒渠。若受有長官嚴令必不得已而與鬍匪相接者。則沿途鼓號喧天。若警告鬍匪。使速退避者。有時匪勢較大。故作不聞。或則遣人示意。求鬍匪之開面。(猶言給體面也)至於鄉民回之預和匪警者。輒斥爲多事。謂彼尚未擊我。我何必擊人云云。故黑省鄉市莫不倡設保衛團以備衛。保衛團皆精於射擊之獵戶。與鬍匪敵。閑暇整走。不中不發。故鬍匪不畏兵聲而獨畏保衛團。黑省之能一息尙存。皆賴有此等團體而已。但亦祇巨鄉大市爲然。若孤村另戶。則惟有任天安命而聽匪人之漁肉。黑省之軍事如此。而黑河雖孤懸北鄙。後方距省會千有餘里。乃鬍匪隔斷之中。前方與阿穆爾省會隔水而居。逼近於萬數萬業華工之下。封江以後。處處可以涉足而渡。黑河之富。又素爲馬賊所垂涎。萬一與

江北秀民。互相交結。合力以圖劫此一隅之地。形勢之險惡。不問可知。雖有鎮守使及一旅長駐紮此間。然僅數千不足恃之兵。又分布於上下游二千里之防地。在黑河北者不及千人。其何能恃以自固。近商民爲自衛計。組織商團六百人。各大商號并於舖之四週。高築砲堡。以爲防禦之計。但官商並不聯絡。形勢等於散沙。不守於四境。而守於戶庭。一旦有事。又豈能協同動作。故厲黑河者。封江後咸抱隱憂云云。嗟乎。黑河瑛錄。其能終免不爲庫倫之第二乎。

▲阿穆爾省華人之慘史

在阿穆爾省會中。尙有華人慘史一段。距今足二十年。蓋卽庚子之變。俄人方攻璦琿據黑河。復下令凡居留省會之華僑。均限二十四小時出境。華人措手不及。已無航筏。無從飛渡江南。次日卽被俄兵盡驅於市右之山間。壓脊出境。稍猶豫者卽被槍擊。華人不得已盡躍入江。頃刻之間。萬餘人悉逐波臣以去。浮屍幾於蔽江。及和議成。俄人乃復劃小北屯許華人復業焉。

▲阿穆爾省革命後之政局現況

阿穆爾政府官吏。余得白君支行人員之介紹。曾相款洽甚衆。其中類皆革命巨子。而懷抱新主義者。智識階級頗多。但以缺乏政治經驗。不能有條不紊。措施若如。等勸階級。躍登政界者。亦不乏人。然以視之吾國革命後。興台走卒。悉躋大位者。是固不足爲俄人詬病矣。省政府在舊時國家本有協濟。革命後協濟斷絕。而稅收有限。故政費軍費。毫無着落。除竭力搜括舊資本家而外。餘皆征發於鄉農。然以有限之遺產。豈能供無厭之需求。故鄉農已力竭聲嘶。而政府之拮据。猶復不可以言喻。公家如此。其受役於公家者。私人經濟之困難。不問可知。堂堂高級官吏。款客不能備茶煙。衣履雖不至原憲之捉襟見肘亦幾等仲由之衣敝繡袍。下乎此者。更不足具論矣。有此問友人某。謂聞俄新官。實不窮蹙至此。不過以滿目瘡痍。不能獨自華美。以此時飾爲窮狀。以免庶民之訾議。實則其家中享用。仍儘極豐腴云。余以爲此等不能謂其必無。但凋敝至此。亦未必人人能復爾爾。即令有之。亦足見俄新人物廉恥猶在。知畏人言。以視吾國之藉官歛財。不恤輿論。一朝得志。遂忘却本來面目者。固自有天淵之別矣。俄地現時最感缺乏者。爲爲糧食。布匹。布匹非俄地所產。在封鎖中感受困苦。自事勢之必然。至於糧

回 想 錄

(241)

食。遠東俄地去歲收成雖不極佳。要亦足有中稔。所謂饑荒。決不至如西俄之甚。顧耕種畝數則較往年爲大減。所以然者。蓋農人惡政府之頻頻徵發。輒減少耕種之地。期於自給爲止。不願爲國家犧牲其餘力。人心如此。共產云乎哉。恐此問題終當從道德上解決。要非單純政之力。所能達到者。

▲俄國之良母與其兵民之堅忍

錄 余於種種未能滿意之中。覺俄人現雖民不聊生。然有兩項佳況。前途尙大有希望。蓋地方雖凋敝至此。而教育之進行不因而停頓。各級學堂。依然舉辦。莘莘學子。大不乏人。其次如孩提之撫育。頗爲得法。余每與友人馳車於其間。輒見男女學生。手挾書包。踴躍赴校者。絡繹於道。而嬰兒之相追逐於通衢兩旁者。莫不神采奕奕。肥碩如飽。有許國民。何憂不復振興。良教授與賢母。有關係於國家之命運亦大矣哉。俄人性質直而富於忍耐。無論何黨。何界人物。苟有所詢。無不應有盡有。具道所以。當此衣食不給。飢寒交迫中。輿動亦復如常。不見其爲愁慘氣象。余此次隨兵車赴赤。每於停頓車站時。輒見軍士二人奏樂。餘皆聽節而舞。怡怡笑樂。若不知特艱從軍之苦者。現時政治雖多

不以爲然。然若安於淪變。無憤怨之言色。戰爭甫定。秩序遂復。非有此良善國民。烏克臻此。回念我國共和成立。今已十年。而社會凌亂。有增無已。不禁感慨係之矣。

▲起布林工廠工作

起布林工廠自沒收後。受任董督其事者。現爲會計一人。工長一人。余等連袂偕遊其間。二人出而招待。導往各處觀察。詳爲指示。誠藹可親。詢其來歷。皆昔日廠主信任之人。言次猶殷殷有故主之感。詢以今昔工作能刀之比較。據謂現時工人僅有二百。得昔時三分之一。工作能刀。以工資無着。當然不能及昔日。三個月以前。發工資一次。工人之工作能力。亦頗佳。其後以工資無着。食糧亦不足工。工作遂大減色。日又得發到麵八十袋。工作又復稍有生氣。不然者幾無可以示來客云。詢以現造者注重何物。據謂方趕造打麥機器二百架。乃他省所定造者。以此可見俄人現時之注意農業矣。

▲在車與俄人之談話

(243) 余等動身赴赤在霜降前二日。渡江以後。先移行李寄頓內務次長車中。時方奇寒。而車守猶祇棉衣夾襖。詢以現狀亦滿意否。答謂窮蹙至此。復何滿意之可言。詢以工資若干

。答謂雖定有工資。但已二年未發。雖時有白麵分給。然亦不足充飢。家中生活。除爲人作零星工作外。輒與需用物。以補不足云。詢以現狀既如此。何爲安此不去。答爲是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蓋現方值徵兵時期。而已之年歲。又當兵役年限。若不任此役卽。卽須入伍。現人民無願入伍者。卽如此次所徵兵。逃者幾四分之一。故余與其入伍。尙不如添耐守此云。次日余等抵某站。遇換班之路警。詢以生活狀況。答謂工資無着。所得於職務者。殊不足以自存。卽如此次受命當班。號令臨門。急於星火。而來不及預備糧食。所帶麵包。均係假之鄰人。詢其未革命前職務。答謂昔係小工。每日可得工資二元。衣食頗有餘饒。今則遠不逮矣。詢以既如是。何必革命。答昔每被警兵凌辱。畏而惡之。故願推翻皇室以去此惡魔。余等詰曰。想係爾醉酒滋事。致觸警兵之怒耳。該路警以答。惟俯首笑。若默認其誠然者。余等又詢以現狀若此。何不另謀生活。答謂奉命任此。不能自由。若不聽命。卽須下獄耳。又某日抵某大站。下車購取食物者甚夥。余等亦雜廁其中。有護送內務次長之軍官某。詢一售物之老婦曰。汝等對於現狀之希望。亦漸佳否。老婦曰無衣無食。有何希望。當事者亦曾允許吾民以好希望。但可惜

愈希望。輒愈見江河之日下耳。軍官笑而去。而老婦猶若嗷嗷不休者。

▲朝鮮要人感慨之言

中途又有朝鮮籍者一人。自他車遷來。與余等同車。其年長者能操華語。余與款洽。知爲韓國在滬之臨時政府中要人。同行之少年。乃其秘書。蓋亦同往赤塔者。余詢以此次赴赤爲公乎。爲私乎。答言爲公。余詢以將有所求援於遠東政府乎。答曰否。不過一訪彼中當道耳。余疑其有所隱秘。默不復問。彼復笑謂余曰。君有所疑於吾言乎。此皆在君觀察中。殊不難明白。遠東政府。方在接受日人制限之中。以不得援助朝鮮獨立。爲日俄交涉之重要條件。試思此時遠東國能開罪於日政府乎。自所謂求助。不過餉與械。遠東政府。此時官吏麴王且無所出。兵復不得一飽。時用之械。又皆舊式。且皆羸敗不一律者。此皆君沿途中所親見。彼方不暇自顧。而謂能有所助於我乎。又余等抵某站。內務次長遣人來告。謂距此不遠。即有國家所設稽查。登車檢驗。客如未購車券者。在此須即預備云。余等當按應付出之數。共付給九十餘元。有俄海軍下士卒在旁見而笑曰。自有遠東共和國。鐵路收入之鉅。當以此爲第一次。謂者爲之愕然。由此種談話觀之。則遠

東俄人之困苦思治。與其經濟之不振。亦可見一般矣。

▲阿穆爾與後貝加爾省之於我國紙幣

阿穆爾省。最通行哈埠中國分行之紙幣。貿易出入。均以大洋爲本位。甚至以大洋呼中國人。省政府頗嫉之。近下令凡省中稅收。均須以金盧布交納。不復收中國紙幣。其報界亦日以抵制大洋票鼓吹其人民。但鼓吹者自鼓吹。禁者自禁。而信任者仍自信任。蓋俄人自受列國封鎖之後。日需物產。均賴我國黑龍江上下游之私人交易爲之供給。既需我國之商品。則交易自以中國內地通行之大洋票爲便。卽如日本朝鮮銀行之公票。絕不兌現。而所能維持其信用者。亦各賴彼之出口貨多。俄出口貨既少。而新政府幣制。又未整頓。徒囂於衆曰抵制抵制。吾知其必無濟於事也。但阿穆爾省雖如此。然一天後貝加爾省界。輒又不然。後貝加爾省所通行者爲俄國銀幣及金盧布。至於大洋票惟中國商人尙用之。俄民則不信任也。余等抵赤後。考其原因。據人言緣昔有俄商收得偽大洋票十餘元。一經傳播。遂皆疑中國大洋票多偽者。故遂不通用云。余以爲此固原因之一。但後加貝爾省情形與阿穆爾省亦略有不同。蓋紙幣信用。視準備金爲轉移。而準備之

充足與否。賴兌現爲表示。阿穆爾省會南岸。卽我之黑河埠。而埠內中國銀行既可兌現。又可通匯於哈爾濱。既有可以表示信用之地。則其信任也固宜。若赤塔既未設行。距國界又極遼遠。卽在國境之滿洲里。亦無兌現之地。就近無可以表示信用者。故人之不信任亦宜。此外阿穆爾全省上下二千餘里。均同在黑水南北岸之間。私人貿易。一輩可航。受供給者。必備原供給者通用之貨幣。乃便於交易。然則中行之貨幣。既通行於黑省。則俄人之不得不信任。亦固其所。若後貝加爾省。則僅恃一鐵道與中國相通。除大商不計外。私人之交易極少。而中國商人。又不知推廣國幣。棄收大洋。則信用自不能佳。吾意他日若能簽定商約。中能分設支行於滿洲里及赤塔。有隨時可以兌現之地。則此事自解決矣。

想 回 錄

▲阿穆爾至赤塔之所見

(247) 自阿穆爾至赤塔。鐵道之長。凡三千二百華里。在平時二日半可達。余等此次之行。前後凡七日。沿途所見。第一二日所經者皆平原。每約七八十華里。輒有一大站。居民零落附焉。所業大抵皆農牧。第三四五三日。入興安嶺山脈。日盤旋於深林之中。大抵每

七八十華里。亦有大站。沿鐵道綫單家獨戶。孤立一地者。亦復不少。其大抵皆爲鐵道伐木作燃料爲生。在此三日中。絕無可以購食物者。且空山寂寂。鴉雀無聲。三四日間。除零落孤獨之人家外。絕未見一飛禽走獸。每駛經荒野獨戶時。憑窗外眺。惟見老婦携一二幼子。憑欄而立。與二三家畜相親。或一三七八齡之幼童。單衣破履。負斧斫立道旁。目灼灼以俟汽車之過而已。在後之二日漸出與安嶺。沿河循山而進。近後貝加爾省界。則童山濯濯。絕無林木。惟餘礦工廠。與大畜牧場。將近赤塔之三四百里間。則又見森林與牧場相間。食物已可購買。人煙亦漸覺富庶。較之阿穆爾略有生氣矣。

又沿途各大站。均見有華人蹤跡。詢其所業。大抵皆小工。詢以境遇佳否。則云所入不能敷衣食。詢到此歲月。則皆在七八年以上。詢以何不歸國。則云不願歸去。以意度之。殆皆邊鄙秀民。亡命於此者。又同列車之兵車內。亦有華籍者三五人。欲乘隙詢其來歷。輒無機會。及入貝加爾省界後。則華人已有小本營生者。有業園圃者。不盡爲工界矣。

▲赤塔之各機關與路政

赤塔舊爲後貝加爾省之大都會。在有帝政時代。原爲特設之軍區總區。有重兵駐此。其始相宅。建築本在今赤塔之西約三華里處。未幾又復移成於此。今俄人則呼舊者爲第一赤塔。新者爲第二赤塔。革命後。勞農政府以主義衝突。不見容於日本。歐患方殷。力不能東顧。爲一時和緩遠東各國感情起見。乃劃出遠東三省之地。（東海濱省阿穆爾省後貝加爾省）另建共和主義之國家。以爲緩衝之計。國之都城初定在上烏金斯克。後以覺其偏僻。乃移治於第二赤塔。全市面積約七八十方華里。南北兩方。背山帶水。水亦名赤塔。爲黑龍江支流中之支流。市之命名。蓋原於水名也。水甚淺。不可以航行。交通全恃鐵道。鐵道卽西伯利亞幹綫。西通歐俄。東至距赤塔約二百華里處之某站。分爲二線。一甫向我國之滿洲里。銜接中東鐵路。一東向橫斷阿穆爾省。轉入東海濱省。以達海參崴港。近赤塔河之上下游路綫。傍山沿河而進。經赤塔穿市而過。車站卽設於市之中部。商肆皆聚於車站附近靠北之兩大通衢。國民議會設於是。建築之美。甲於全市。明先爲一大資本家之商肆。革命後爲政府所沒收。今乃列爲公產。政府各衙署。又在商肆通衢之北。巍樓峻宇。閎偉可觀。但皆非新建築。其爲帝政時代之官署。不言而喻。

回 想 錄 (49)

市內街衢寬廣。惟馬路均未鋪石。土質爲細沙。踏之綿軟陷足。頗艱於步履。居民約十餘萬。俄人居十分之九。華人居十分之一。餘如日本奧地利丹麥。美利堅各國籍民均有之。但晨星可數耳。俄人中以猶太人爲最衆。開帝政時代。移民於西比利亞時。猶太籍人之被移於後貝加爾省者爲數獨多。故現時赤塔猶太人之力。亦絕巨焉。

▲後貝加爾省之出產

後貝加爾省出產。除農牧森林外。有金塊金條金沙及皮張。皮張以灰鼠貂皮及狐皮爲多。然產額並不極富。金鑛開採者有三四處。開鑛苗亦不甚旺。且作工人數亦遠不及昔時。此外工業除電力工廠及鐵路工廠外。並無其他製造廠。在帝政時期。日用製造品。均恃歐俄之輸出。革命以後。歐俄工業根本破壞。又復加以飢饉。於其糧食雜貨。遂急待外貨之維持。俄人之急待通商。良有以也。蘇莫斯科政府現有民事部採辦員一組駐赤。分向我國哈爾濱上海等處購辦需用品。蓋資本家制度已廢。故設此以爲替代云。

▲東俄與歐俄兩政府之關係

赤塔政府。雖以共和政體而立。但其內容。實息息與勞農政府相關。政府中人。十九爲

共產黨。且多曾任職於莫斯科者。故赤塔政府人員之黜陟。常依莫斯科政府之意向爲轉移。現莫斯科有共產支部駐赤。其最大權力之非常委員會支部。尙係受莫斯科總部直轄。凡赤政府有特別設施。必先得該部長之同意。國務會議。該部長必列席。殆不啻一監視機關。而赤政府之財政。亦尙待莫斯科政府之協濟支配。亦可見其關係之密切。故赤塔政府。直勞農政府之一僞面具。謂之爲勞農政府之特別機關。亦無不可也。

▲俄商多與華人合資經商

遠東既以共利名義而立。本可以營商。但俄國資本家仍如驚弓之鳥。裹足不敢復前。故赤塔俄人亦不營業者。然無不與華人合股。以期有所維護。余等初至赤塔。於旅館中遇一俄商。款洽問其現況。據謂素來業商。但昔日經營。已悉隨革命潮流以去。然平生智識習慣。均受商業之陶冶。時除商而外。已別無生活之餘地。願共產政治。又無商人立足之所。只可與人民合股。特外亦關係爲之保障。若單獨經營。則政府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即如莫斯科政府。現何嘗不許小商販之存在。又何嘗不許私人單獨投資建設工廠。但營業者稍不起色。彼政府所建立之工廠相形見絀輒生嫉忌。每藉口謂非營

業之能致此。必係昔日資本家。藏有私蓄。私行其壟斷故技。因悉加以沒收。故俄人現實無單獨營商自存之餘地云云。詢以則赤政府賦歛頗重。恐商業亦不易起色。據謂稅之重者不過對於奢侈品為然。其餘尚不致過苛。且俄國物料缺乏。需求甚急。故商品之牟利亦易於看厚云云。余等詢以莫斯科現況。據述其弟自莫斯科來書。現在政府任分配糧食之職。麵包尚不缺乏。但口不食肉者。今已二年。如能設法。務急代為運動。俾得脫離東來云云。又謂現俄人生活佳者。只有執政中人。其餘則莫不有朝不保暮之感。其然豈其然乎。

▲赤塔政府之組織

赤塔政府之組織。亦係議會政府。與莫斯科政府大略相同。最高級機關為七人議會組成。此七人係直接由國民代表大會選出。每二年為一任。（其性質似等於國會之常駐議員。）七人之中公舉一人為總裁。（性質等於國會議議長兼大總統）一人為副總裁。（性質等於國會之副議長兼副總統）直接監督行政。其下有國務院總理一人。由總裁委任。各部總長由國務總理提出。但須經總裁批准。國務院機關分內務部。軍務部（海陸參三總均

在其內) 教育部。衛生部。商部。農部。實業部。運輸部。郵電部。撫。勞部。勳。植部。
財政部。司法部。民族部。平政院。

此外尚有一非常委員會支部。握有兵權。此項部隊。昔直隸於勞農政府之第五軍司令部。爲共產黨之中堅分子。(俄之第五軍爲共產革命最有功者) 分佈各處。專司偵察監視之責。蓋以防制反對黨之行動者。其權力絕偉。對於檢查沒收或逮捕之事舉動常有越軌情事。自今年以來。改隸於內務部。然其專橫。政府常不能制。現此項部隊。除城市外。往來要衝多有之。

▲遠東共和國之黨派及其政府人物

回 想

錄

遠東共和國之政黨。分多數農黨。少數農黨。多數共產黨。少數共產黨。社會革命黨。立憲黨。蒙民黨。社會民主黨。中立民主黨。中立農工黨。國民黨人數。以多數農黨爲最衆。多數共產黨次之。社會革命黨又次之。但多數農黨。每受共產黨之指揮。而遠東多數共產黨本部。又即歐俄第三國際會支部。故共和國國民大會。多數共產黨佔絕大多數。力而政府中人。亦以多數共產黨人爲最多。按多數共產黨之黨規。凡行政官。屬該於

(53)

黨者。凡百措施。必須先得該部之同意。故多數共產黨中。尤極力鼓吹。欲完全造廢該黨之政黨政府。以期為所欲為。聞遠東政府中現祇有民族黨長為社會革命黨人。多數共產黨人。每提議欲將該部歸併於內務部。以排去之。因兩黨頗有齟齬云。其餘各黨。亦甚恨惡共產黨。議員嘗在廣西政府。詢以其利之真正根據者。政府輒置之不理。各黨議員。每欲改組政府。而勢力不敵共產黨。卒不能達到目的。余等在赤時。正在集國民會議。聞有阿穆爾某議員。曾草列政府違背共和精神之事實六十餘條。預備質問政府。而卒不能提出。以此觀之。則遠東共和國。全在政黨專制時期。而操持其柄者。即為勞農政府。此吾所以謂為勞農政府之僞面其者也。

▲赤塔之教育狀況

余等對於赤塔教育狀況。未有考查之機會。惟出入通衢中。亦嘗見有學生蹤跡。某日在某學校所設之遊藝會中。與一成童之學生共座。詢其現入何校。據謂係平民學校之四年級生。(程度等於中學初級)詢以斯間學校之數。據謂有初等小學一。高等小學一。皆官立。平民學校三。官立者一。私立者二。其餘尚有陸軍學校。鐵路學校。及師範學校。

。亦皆官立。大抵均係男女合校云。詢以學費。據謂現入之學校。月須學費金幣半磅。
(約合中幣五元) 故家計不充者。仍多失學云。

▲赤塔之財政

赤塔政府之財政。收入來源。現可計而知者。有郵政。電報。鐵路。商稅。營業捐。出入口護照費。居留照費七項。而此七項收入之消長。均視商務之消長為轉移。遠在亦在列國封鎖之中。往來經商者。僅有少數華人。則其收入之不能豐裕。已可想見。沒收徵發。惟軍興時能行之。但資木家之不能捲逃出外者。早已夷為貧民。而徵發一舉。已招農民之反感。至於減少耕作。為消極之抵制。遂使民食亦大受影響。則此二者之不能復持。亦頗顯然。此外有金鑛數處。但自變亂以來。工作已非常減縮。在見工人。十九皆韓人。在貝加爾前後一帶者。其數有十餘萬之多。政變以後。以其產主義影響。工人所得。不足以自給。殆皆散在中國東三省。改圖他業。而現存者。僅有數百人。西比利亞採金。素恃中韓兩國工人。今兩皆散。必以俄工為繼續。然民以食為天。在飢寒交迫之中。產額減縮。亦當然之事。來源之拮据如此。其所以支出者。兵工兩項。悉仰給於

公家。開其兵額。約五六萬人。工人數目。當亦不減於此。兩者合計。其額已在十二萬人以外。所需之費。以最節省計。每月亦須百餘萬元。而政費尙不在內。以此種種。則遼東政府財政。出入不敷之鉅。已可概見。聞政府人員薪水。自今秋以來。始預備規定總長以上爲百二十元。以次遞減。至科員。得不過十二元。又預備實行徵收農產稅。以增加收入。兩者均將於今年臘間提交國民大會解決。現時工人雖定有工資。但每不能發給。僅能發麵包以充饑。因現時兵工。每人每日。最多時。給麵包一磅。牛肉半磅。有軍收能維持之二。或當至於減半發給。願。猶尙待勞農政府之源源接濟方克臻此。不然實更尙不堪設想者。近日莫斯科遣人解來。錢一批。但不知其詳數。余等抵此。偶於其酒館中晤。其隨從人詢之。亦不能言其究竟。惟據稱歐俄界內。現禁止行用金幣。銀幣。交易悉以新鈔。現時市上交易。新鈔均可通行。麵包磅約須新鈔二萬五千元。麵每布袋（中國合三十斤）新鈔約六十萬元云云。繼復出示余等以新鈔式樣。大小二十餘種。每張少者十元。多者至五萬元。何以有此駭人聽聞之數目。真不可解。亦可謂奇觀矣。余等由此。有可以推知勞農政府政策。及其現狀者。（一）彼對於國內。已絕然強迫以

紙幣代替現幣。(二)彼對於舊幣。已絕不許整理。以防制舊日卷帖之侵入。(三)工業不振。無出口貨以資交換。不得不以此法收集現金。以應對外購買物品之需求。其挖肉補瘡情形。已不啻如畫。雖然。來者有限。而去者無窮。吾不禁大爲俄人抱杞憂矣。

▲歐俄之災荒消息

此間即來自莫斯科者。對於勞農政府之現狀。言人人殊。大抵近於政府人物。則言其佳。非近於政府人物。則言其惡。即如余等在酒館中所遇解金來赤委員之隨從。詢以如何。亦但云不預褻。詢以生活佳者爲何等人物。則云在吾上者。想必較佳云。及晤其探辦委員某。則謂莫斯科現況甚好。行新經濟政策後。市上已自由買賣。只須有金錢。便可無求不待云。但此外亦不能稱道其更佳者爲何事。此外更有人言。謂俄國饑荒之地。每日餓斃以數百計。災民之向歐洲逃荒者。絡繹成羣。不絕於道。政府無法爲之救濟。又吾等在黑河時。確聞勞農政府將運送災區孩童二萬五千名。分給遼東人家撫養。但至赤塔。則未聞此消息。其對於外人。除國家之正式機關代表外。凡私人而非共產黨者。已不許入境。至於俄人在國外者。幾絕不許復入。在國內者。亦幾絕不許復出。

(25f) 故遠東俄人之家在災區者。對於政府無論如何籲請。終不能提挈以出。任令兒號寒妻啼。卒莫可如何。聞赤政府中有某司長。止一老母。尙在歐俄。屢次來信。囑令設法。

俾得東來。該司長請於總次長。總次長亦極力爲之正式請求。然函電交馳。卒不得結束而止。近水樓臺者。猶如此。其疎遠者更可知。再四思索。究不能明其見解如何也。

想 回 △赤塔政府之國際貿易概況

赤塔政府雖在共產黨勢力左右之中。然既以共和名義立國。對於自由貿易。當然有正當之維護。況彼方急於恢復國際貿易。對於外商亦萬不能復加以摧殘。故赤塔外商。一切尙稱安謐。不遭毒暴之待遇。但此亦僅中央政府所在之後貝加爾省爲然。對於外省仍存顧長莫及之慮。卽如阿穆爾省。及伯力等處。仍屢有借端沒收華入金錢貨物情事。致兩國非正式之交涉。屢陷於困難。在赤政府未嘗不欲竭力免除此等事端。以免爲招徠通商之障礙。惟命令不能生效力。亦無可如何。聞赤總理先數月巡遊各處。至阿穆爾時。對於省政府諸人演說中。有謂阿穆爾尙認赤塔爲最高統治機關。因此後當聽從赤政府命令云。亦可見其瀕履牢騷矣。

遠東共稱國。與吾華壤地相接。現雖未正式通商。然以地理歷史關係。實始終並未斷絕貿易。自今年通車以後。來者益復踴躍。現計在赤經商者。大小合計共有五六百家。其中資本稍大者。約六七十號。餘多小本經營。然所謂大資本者。殆亦不過三四萬金。且十九有俄人資本在內。蓋俄人以受共產主義影響。已不敢單獨營商。此時各國尚未互市。稍有外交關係。可爲保障者。只有我國。故皆願與我商人合股。商人在內地以糧食雜貨。而來易錢。或皮張以去。以俄人需求急迫之故。出脫易。回轉速。而看利亦高。故營業多見發達。所惜者商人智識短淺。無大眼光。謀遠大之組織。且所販商品。除糧食絲茶而外。餘十九皆非國貨。而銀行未設。既無後盾。匯兌亦不利便。商人回國者。攜帶金幣。需費已繁。且殊冒險。似此根基淺薄。金融阻滯。竊恐即不致或遭意外。而他日各國互市後。亦大有爲他國巨大資本家吞併之憂。若不未雨綢繆。終虞有一落千丈之日。即以各國論。現雖以種種原因。未能締結商約。然商業關係。仍然藕絕絲連。如日本則曾有恩田洋行。西東公司。在赤專販麵粉與雜貨。美國亦有公司二家。輸入機器與布疋。比利時。捷克。丹麥亦各有公司一家。販賣機器與雜貨。此外商人與外交官之來亦

(25)

觀察者解釋不絕於途。注意者此。亦可見其存心之所在。我國人若爲利權計。又豈可漠然置之。

△我國對於赤塔國際貿易所應取之政策

若以地位而論。我國由哈爾濱入俄其第一要口。卽爲赤塔。東由海參崴轉入歐俄。亦必經赤塔。然則歐亞陸道交通。赤塔實爲其樞紐。其關係之重要。實不僅限於遠東一隅。而歐俄缺乏物資。不能全恃歐洲之供給。所需求於東方各國者。亦必留赤塔爲轉換地點。各國以權利所在。既不能始終與俄人斷絕關係。則將來恢復通商之日。赤塔亦爲商貨蓄聚之區。且歐俄工業。亟待外資爲之復興。而外資之抵此品。惟恃西比利亞之森林與金礦。而將來森林金礦之開發。必輸入多數之工人。工人之所需。舍赤塔外。亦別無供給之所。有此種種關係。則將來赤塔商務。其必有一日千里之觀。殆可斷言。日美之互換於海參崴。各國之耽耽於中東鐵路。其用意所在。殆無非欲握赤塔之先着。是豈偶然而然哉。我國地理上與俄有特別關係。外交上之注意。亦當然與各國不能強同。爲利權計本國家計。均當捷足先登。自立地步。方不致落他人後。德不因協約之牽掣。而斷絕德俄

貿易。莫不以英法之同盟。而斷絕交俄通商。是皆其前例。乃我國當局者。優柔寡斷。惟列強之是步。是趨。故作高論。以強俄人之所不能。而塞國人之口。遂致我國對俄商業。不但無從乘機發展。反並昔日已成立之基礎。亦坐困而無由恢復。馴至坐視邊鄙之日趨糾紛。亦無法解決。吾不敢謂當局對俄所提之條件。不盡善盡美。但以鄙見所及。竊以爲黨人對我所提之條件。較之帝制時代。其委曲求全之處。已不啻判若天淵。我其乘其渴望。加以磋商。其必更能大有利於吾國。可操左券。若必藉端苛求。故示強硬。以爲外交光榮。不知將來日美通商後。當局者亦能單獨堅持原有條件。而與俄人始終周旋否。又不知日美對俄。能助成我國之條件。以和當局之是步是趨否。利權所在。即國力所在。大利所歸。稍縱即逝。然則當局之高調。何啻畫餅充饑。吾不知其具何眼光。而在此外交手段也。語云亡羊補牢。猶未爲晚。見兔顧犬。亦未爲遲。我國對俄新外交。已陷於作繭自縛之中。且問題益趨糾紛。所謂通商已無法從速解決。且通商以來。商貨之往來者絡繹不絕。己在不通商而通商之中。若必待外交全部解決。然後商業爲大規模之設施。恐爾時日美。先我而來。己無我插足之餘地。爲今之計。我國商人惟有暫脫離全

務交涉之牽掣。而專促成黑龍江省之局勢通商。趕速組織銀行。來亦發展金融勢力。以維持現有商業之進步。並可爲將來投資之準備。一而招集股本。築成濱黑鐵路。務使將來哈黑兩處之國商務。能與赤塔相呼應。根基既固。方不懼他國之排擠。濱黑鐵路非一日所能告成。但銀行之分設。以國家銀行之力。則實咄嗟可辦。遠東商品。本以哈埠爲來源。而哈埠中行紙幣。又早由黑河遍流通於阿穆爾全境。若能設分行於赤塔。而於滿洲里增設兌換機關。則金融消息。於哈黑赤三大商務要點。均能脈絡貫通。紙幣信用

更可由阿穆爾。進展至後貝加爾全境。現我國商人勢力西至烏金斯克。卽就赤塔一部現時之商況而論。我華商收入貨價。合計每日不下三四萬元。既有銀行。爲免除危險計。人皆樂於存貯。其便於華商者一也。在哈埠購貨匯兌便利。無攜帶金錢之危險。而費用亦較廉。其便於華商者二也。銀行爲之後盾。商業可益加發展。其便於華商者三也。至於銀行方面。除匯兌利益而外。旣可以紙幣吸收現金。復可以現金維持紙幣信用。有利之投資。咄嗟可以着手。又鞏固中行在哈黑赤流通之勢力。於國家利權。商人營業。兩有裨益。應宜急起而圖者也。余等在此。曾以此意詢之我駐赤塔總領事沈君。及赤塔

政府之大總裁。沈君亦謂此事誠爲發展我國商務扼要之圖。但此時未正式通商。難得確實之保障。最好於此設籌備處。先行布定人員。試行營業。以喚起我商人之注意。將來一旦正式通商。祇須改換頭銜。便可卽立進行。亦不致落他人後云。據赤大總裁謂如中國能率開設銀行。極所歡迎。蓋此時遠東幣市。操於小兌換商之手。彼等消息靈通。每聞工人發薪。彼等輒乘機抑勒行市。爲不規則之投機。工人所得幾何。實不堪此剝奪。若有銀行。其營業均循正當手續。足以平準金融。則工人之受惠。實非淺鮮云。此是否由衷之言。雖不可知。然其並不表示反對銀行。已可概見。沈公之論。注意在保障問題。但若能促進局勢通商。則此亦易解決。以余等私意。竊以爲卽如沈公之論。以籌備之名。漸先試行營業。卽未正式通商。亦當無大障礙。蓋遠東方在渴望通商。其對於商業之措施。一舉一動。均關係全國觀聽。彼爲促進貿易計。方當表示善意之不懈。又豈能妄加摧殘。致因小以失大乎。且籌備試辦。志在樹立將來基礎。營業範圍。亦當有限。是明保障問題。亦殊不必鯁鯁過慮者也。

▲赤塔華僑商會之爲奸人盤踞

赤塔華僑萬餘人，機關有三，亦如黑河北岸之阿穆爾省然。一為總領事署，為中國國家代表機關。二為華僑聯合會。係商會性質。為商人機關。三為華工會。為工人機關。華僑聯合會。原由原有之商會擴充。商會係於民國六年冬。由赤商曲某創始。一切辦法。均按照我國商會章程組織。回國稟准內務部外交部存案。於民國七年春。正式成立。嗣後後貝迦爾境內。十四埠華商。相繼創立分會。提議聯合。以赤會為總機關。遂改稱華僑聯合會。此其沿革之大概也。當創立商會時。我國尙未有領事。駐赤代表華僑。遇事與俄官接洽。幾以此會為主體。至民國八年杪。聯合之議成立。各埠派代表來赤開會。改選會長。原會長曲某辭職。烏金斯克分會代表某甲運動得選。遂主持會事。至今會內組織。正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會董二十八人。財政員一人。均由公舉。凡有赤大小華商。均須報名入會。會費分四等徵收。第一等。最大商號。月取會費中幣八元。二等次大商號。月收六元。三等凡佔地成舖攤者。月收四元。四等手提肩負沿街喚賣者。月收二元。每月按規由會長指派會。畫帶同會差前往。按戶按名索取。不能拖欠。去年都派領事官。奉命來赤駐節。該會以補助會務為名。商允贊領。將護照事交由該會代發。

總部款一元。購費增收一元二角。以二角歸領館。而以一元歸商會。今年該會又以不足會費爲名。稟請管領。將商人由滿洲里來赤貨物值百抽二。歸該會開支。並規定凡商人來貨提單。必經由該會簽蓋圖章。方能提取。而簽蓋圖章。又須徵取手續費若干。凡此各事。管領事均予批准。其種種收入之法。殊可謂駭人聽聞。按部章雖規定商埠可以組織商會。但入會與否。悉聽商人之自由。商會無強迫之道。今沿街喚賣者。亦須入會。而會費又每月徵收至二元之多。試問小販所得幾何。乃能堪此賤削。又外部定章。凡駐外代表機關。照費每張止取一元。此項收入。以二成歸該本機關。以八成繳部。今改作維持僑商之費。亦自有理由。但開當時管領事並未經部允可。卽行值百抽二之徵收。管領事亦係私自批准。並未呈部請示。亦未呈部存案。吾不解以一外交官。何以能擅動部款。又何以能私定稅章。又不解以一商會。何以必須費用至如此之多。開現時會中財政員。係會長所派。其時時公舉者。已被驅除。會款收入。並無存根。人人均不能知其確數。報支之款。多有舊日管領事之數目在內。正當會董。不取到會。每月收會捐之會董。多以無賴下流之小商販充數。收款之時。隨以挾持手續之會董。繳納稍遲者。卽橫置

(265)

回 想 錄

相加。或竟遭不測之禍。而窮極無聊之俄輩。亦為彼金錢權力所驅使。時有助紂為虐舉動。故大小商販。絕無敢拖欠會費者。往年此間商人。捐有款項一宗。將以立華僑醫院。該會長竟取以開設一小藥肆。在俄政府立案。則謂係華僑公共。其實係據為私有。去年與今年華僑被難之經赤者。商會輒熟視無睹。商人捐有白麵五百布袋。付會中為救濟之用者。亦竟不知下落。商人以身家性命所在。膽小畏事。但求相安。一切不敢過問。亦有貪圖小利。為所籠絡。樂與朋比為好者。故該會長益敢肆無忌憚。今年管領事為難華僑在京指控。因被撤任。該會長發起公舉派員赴京挽留。聞當時被舉者。係前會長曲某。而管領表示意見。仍屬意於某甲。曲某見此情形。遂以商素事繁辭退。該會長遂僱管領赴京為之洗刷。適值征蒙事起。該會長乘機發綠。居然得經路使署駐俄軍事。刪結員。及哈滿司令為諮議名目。於是益復虎而加冠。招搖過市。其時沈領事已經到任。以照費一事。種種不合部章。已直接收歸領事自辦。其商人運貨提單。須交領事簽蓋圖章一事。亦經向俄官交涉取消。擅稅商貨一事。沈領亦一面飭該員將理由明白稟覆。一面紙部請示。該員因此三事。遂恨沈領刻骨。屢屢布散流言。欲中傷沈領。又勾結奸商。

捏詞赴部控告。聞部中置之不理。似亦頗明真相者。但既不派人徹底查察。抽收商貨捐項一事。部部迄今半載。亦未表示處置之方。而華僑會亦至今未具稟呈復。沈顧不得奉命。無可如何。而釐稅商貨一事。至今仍舊百抽二。并未取銷。皇皇大都。竟任命一高級外交代表一。般華僑與國家法令。受舞弄於奸商之手。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矣。

余等初抵此間。不明地方情形。以華僑會爲商務機關。照例前往拜訪會長。到會時。適某甲以他出未歸。余等遂回客寓。後以尋覓較佳之旅館。又從事遷移。奔忙者數日。以是未得復往。在此數日中。屢遇華商談話。間詢及會中情形。輒搖首談爲不知。詢以是否。在會。輒稱此間商人無一不在會。詢以既在會何以不知會務。輒云生意過忙。到會之時。太少。余初頗以爲異。及後來往既多。款洽稍熟。彼知余等來歷。始略吐露真相。以後想注意博訪。始知此大概情形。據人言。某甲初本在島金斯克爲花會之走風者。(報信人)後有同鄉某設藥肆於是。以其能賂通棍徒。招爲夥。未幾主人死。肆遂歸於甲。適組織華僑會之議起。該員運動得以代表來赤。僑會長抽某辭職。各股實商人。重在牟利。以生意繁忙。不願分身。無親親會長者。用是甲又幾經運動得選。得選之時。甲在赤霄

(267)

無實業。後藉華商醫院捐款。始開設一藥房。未幾又設一黃酒肆。轉瞬間居然開身商界。且躡居華商首座。繼又藉此內結官吏。又藉官吏以外欺僑民。而其財力又足以驅策下流。其運用益靈。其勢力因亦益加膨脹云云。余以爲凡在黑暗地方。及嫌疑時代。無處不有此等人。中俄邊壤。正恣風聲鶴唳之中。而所謂共產者流。神秘不可捉摸。爲官吏所注目。於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良懦者。畏禍而苟安。狡黠者。因得從中行其擾弄之技。以爲漁肉之計。如某甲者。殆亦時勢所造者也。又余等初到此時。聞人言。今年有廣信公司中。其人來赤辦貨。寓於華人所開設之公祥旅館。亦曾往訪某甲。居數日。忽寓中接一匿名書。內有紅手印。書中危詞恫嚇。索數千金。飭置某僻處以爲交付。否則激烈對待云。某大驚。往告甲。甲殷勤爲之移寓華僑會。力任保護。次日遂送令登火車回國云云。余等不明真相。初頗自危。遷寓之計。亦緣於此。既而博訪此間人。始聞此事實與某甲有關。蓋赤塔商人。出身多非智識分子。且資本不多。勢力亦小。皆在某甲操弄之中。若有正當鉅商。則此間商人視錢轉移。必不利於甲之地位。廣信公司某殆亦欲擴充商業於此者。適中某甲之忌。故某甲因乘其不明此間真相。出此計以愚弄之。使

不敢計劃來赤云云。繼而言者。又謂赤匪極難僅變亂之徒。人民困苦。無衣無食者。偶在曠地。伺劫行人。但通衢上。頗極安靖。所有商人。亦未見遇有紅手印之匿名書。何以不先不後。獨發現於僑來此數日之一商人。即此一端。已可見其中鬼蜮。并謂君等尙未得見某甲。若見之。彼必以危詞奉敬。或再出此策。亦未可知云云。余等聞之。頗駭疑。顧旅居危險之念。從此亦爲之消釋。未數日。市中忽發生謠言。謂余等來此。係將行用僑鈔者。繼又謂余等實南方軍政府之代表。又聞某甲在華僑會。宣言東省張使。將畀以現金五十萬。在赤屬設銀行云。余等知謠言之生。皆事出有因。輒置之不較。一日。忽有軍衣軍帽者來寓。直至余等室內。詢有無從滿姑來赤之老客寓此。余等詢客之姓名。無又稱不知。詢從何處來。則云華僑會。余等因飭令詢之管事者。然已確知爲某甲之偵探人。次日甲來訪。其隨從者。果即昨來此詢客之人。余等虛與委蛇。甲果乘機以危詞偵余等。謂余等來此。未幾日即有警兵到會中詢問。彼當時已據實以告。警兵謂二人皆形迹可疑。若非華僑會證明。將即加以嚴懲云云。余等知其伎倆。惟有付之一笑。彼繼又述此間種種危險。並述已在赤如何維持華商。如何出力不討好。滿口孝悌廉恥。子孫

(260)

(270)

陰謀。始與辭而去。次日余等回訪之於會中。彼又欲選其代表到京。如何辦理。而事務。張使如何求之不得。俯昇如何重要。彼如何漂泊。言僞而竊。頗能自飾其非。若輩亦知此間華僑會情形。始無有不爲所惑者。巨擘大鱗。必羣所長。如某甲亦可謂善偶然。其

▲赤塔之華僑工會

錄 除商會而外。此間又有華工會。與黑河北岸之華工協會相關。會中性質。聞卽華人之共產機關。俄人利用之。以宣傳其主義。故此會與俄政府接近。此會昔日有發照權。其照可通行於俄屬各地。後沈領接任。與俄政府抗議。始將該會之發照權取消。聞該會中人。素持秘密主義。無由得窺其內容。但聞領事館中人言。彼等對於回國之被難華工。頗能盡力奔走。沈領到此。頗欲設法勸化。但彼等始終不與領館接近云。又據久於此間之某大商言。該會中人。頗有智識分子。但其所以爲此者。亦不過爲異域自存計。並非真心愛勞。行其共產主義。至於華工則智識低下。絕不知共產主義爲何物。因已無可隱。不得不依附該黨。以求免俄人之被難。稍有益活。仍多脫離。設作小團體。更不足言。

爲共產黨云云。人慾橫流。焉能共產。該商乃久於赤塔者。其言或不爲無見也。

▲赤塔之公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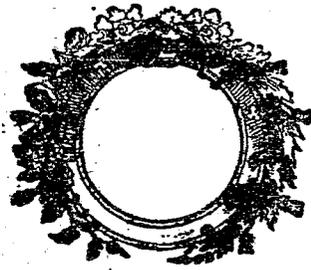
赤塔商業除外商而外。尙有政府之公商。公商之最巨者。爲中央民食部。該部由莫斯科分布各處。收羅國有出產。對外貿易。採辦物品。以供給人民之需求。此外尙有各工團自組之公司。又有昔被沒收。今仍舊開設者。如戲院書肆藥房等類。其中夥計。衣食居住。悉由國家供給。而收入則歸國家。至其各部。如何組織。如何交換。現尙未有考查。自不能言其究竟也。

回
除

——(完)——

(271)

錄
卷



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圖書室

借閱者注意

- 甲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乙 損壞或遺失應照時價加倍賠償
- 丙 借閱以二星期為限
- 丁 滿期之書欲續借者須持書至本室聲明但本室於必要收同時即須交還

7
742/42

(Z)

